

## 卷第一 帝纪第一

### 宣帝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仰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既而从讨孙权，破之。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硃乐号曰四友。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

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从之。其后诸亡者悉复业。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

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

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

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留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

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余人来降。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虜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搃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屯于宛。

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胸肋，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

隩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

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

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捣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

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帝弟孚书问军事，帝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

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

四年，获白鹿，献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千载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征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行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

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

“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是时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帝将即戎，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沈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帝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教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

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橰钩撞，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慑。文懿大惧，乃使其所署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请解围而缚。不许，执建等，皆斩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文懿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帝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文懿攻南围突出，帝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将反，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文懿皆杀之。帝乃释恭之囚，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令曰：“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诬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帝曰：“襦者官

物，人臣无私施也。”乃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将吏从军死亡者致丧还家。遂班师。天子遣使者劳军于蓟，增封食昆阳，并前二县。初，帝至襄平，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嫁娶丧葬取给于官，以世子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三人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帝固让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天子归美宰辅，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

二年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殊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骖掠柘中，帝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帝曰：“边城受敌而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

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天子遣侍中常侍劳军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鄆、临颖，并前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帝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恆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谥皇考京兆尹为舞阳成侯。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帝欲自击恪。议者多以贼据坚城，积谷，欲引致官兵，今悬军远攻，其救必至，进退不易，未见其便。帝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帝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颖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节劳军。尚书邓扬、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诏帝朝会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吴寇柤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长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以不审。设令贼以二万人断沔水，三万

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梁柁中，将何以救之？”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柁中，所失万计。

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为之备，爽之徒属亦颇疑帝。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帝。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霑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于是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帝列阵阙下，经爽门。爽帐下督严世上楼，引弩将射帝，孙资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大司农桓范出赴爽，蒋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

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上奏曰：“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根据盘牙，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前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鉴，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车驾，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诣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桓范果劝爽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万端，终不能从。乃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范拊膺曰：“坐卿。灭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初，爽司马鲁芝、主簿杨综斩关奔爽。及爽之将归罪也，芝、综泣谏曰：“公居伊周之任，挟天子，杖天威，孰敢不从？舍此而欲就东市，岂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综科罪，帝赦之，曰：“以劝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颖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请，每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谘访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帝潜知其计，不听。夏四月，帝自帅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曰：“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帝曰：“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即以凌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至项，仰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策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侯者十九人。固让相国、郡公不受。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凌为祟，甚恶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天子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追赠相国、郡公。弟孚表陈先志，辞郡公及辒辌车。九月庚申，葬于河阴，谥曰文贞，后改谥文宣。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晋国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庙称高祖。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

遂安。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已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幗，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

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 帝纪第二

### 景帝 文帝

景皇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采，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宣穆皇后崩，居丧以至孝闻。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寻加卫将军。及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诸葛诞、毋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裴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𪔐、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羨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钁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因下诏曰：“奸臣李丰等请譖庸回，阴构凶慝。大将军纠虔天刑，致之诛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过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帝让不受。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帝召群臣会议，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权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惟命是从。”帝曰：“诸君见望者重，安敢避之？”乃与群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皇帝春秋已长，未亲万机，日使小优郭怀、袁信等裸袒淫戏。

又于广望观下作辽东妖妇，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狐景谏帝，帝烧铁灸之。太后遭合阳君丧，帝嬉乐自若。清商丞庞熙谏帝，帝弗听。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帝甚恚望。熙谏，帝怒，复以弹弹熙。每文书入，帝不省视。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讲学，帝又不从。不可以承天序。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皇帝玺绶，以齐王归藩。”奏可，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庙，王就乘舆副车，群臣从至西掖门。帝泣曰：“先臣受历世殊遇，先帝临崩，托以遣诏。臣复忝重任，不能献可替否。群公卿士，远瞿旧典，为社稷深计，宁负圣躬，使宗庙血食。”于是使使者持节卫送，舍河内之重门，诛郭怀、袁信等。是日，与群臣议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争衡，四海之主，惟在贤哲。彭城王据，太祖之子，以贤，则仁圣明允；以年，则皇室之长。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宁济六合。”乃兴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则烈祖之世永无承嗣。东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贵乡公髦。帝固争不获，乃从太后令，遣使迎高贵乡公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玺情，举趾高，帝闻而忧之。及将大会，帝训于天了曰：“夫圣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当大会，万众瞻穆穆之容，公卿听玉振之音。诗云：‘示人不佻，是则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虽礼仪周备，犹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颙颙式仰。”癸巳，天子诏曰：“朕闻创业之君，必须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赖匡佐之辅。是故文武以吕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兴之业。大将军世载明德，应期作辅。遭天降险，帝室多难，齐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义执忠，以宁区夏，式是百辟，总齐庶事。内摧寇虐，外静奸宄，日昃忧勤，劬劳夙夜。德声光于上下，勋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议，首建明策，权定社稷，援立朕躬，宗

庙获安，亿兆庆赖。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义也。其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赐钱五百万，帛五千匹，以彰元勋。”帝固辞相国。又上书训于天子曰：“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颜冉之才虽茂，不学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观黄轩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则，颡顛受学于绿图，高辛问道于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辅，故能离经辩志，安道乐业。夫然，故君道明于上，兆庶顺于下。刑措之隆，实由于此。宜遵先王下问之义，使讲诵之业屡闻于听，典谟之言日陈于侧也。”时天子颇修华饰，帝又谏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朴。”并敬纳焉。十一月，有白气经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之分，西北竟天。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作乱，矫太后令移檄郡国，为坛盟于西门之外，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二月，俭、钦帅众六万，渡淮而西。帝会公卿谋征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帝自行。戊午，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甲申，次于隐桥，俭将史招、李绩相次来降。俭、钦移入项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帝深壁高垒，以待东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其城，帝曰：“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且俭、钦欲蹈纵横之迹，习仪秦之说，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绩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也。”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向寿春，征东

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帝屯汝阳，遣兖州刺史邓艾督太山诸军进屯乐嘉，示弱以诱之。钦进军将攻艾，帝潜军衔枚，轻造乐嘉，与钦相遇。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请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三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帝谓诸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皆曰：“钦旧将，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长史司马琰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使将军乐林等督步兵继其后。比至沙阳，频陷钦阵，弩矢雨下，钦蒙盾而驰。大破其军。众皆投戈而降，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俭闻钦败，弃众宵遁淮南。安风津都尉追俭，斩之，传首京都。钦遂奔吴，淮南平。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啗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疾笃，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时年四十八。二月，帝之丧至自许昌，天子素服临吊，诏曰：“公有济世宁国之勋，克定祸乱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礼。其令公卿议制。”有司议以为忠安社稷，功济宇内，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马之号以冠大将军，增邑五万户，谥曰武公。文帝表让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诚以太祖常所阶历也。今谥与二祖同，必所祗惧。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必以文武为谥，请依何等就加。”诏许之，谥曰忠武。晋国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庙称世宗。

文皇帝讳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

城乡侯。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转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势。蜀将王林夜袭帝营，帝坚卧不动。林退，帝谓玄曰：“费祎以据险距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后图。”爽等引旋，祎果驰兵趣三岭，争险乃得过。遂还，拜议郎。及诛曹爽，帅众卫二宫，以功增邑千户。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进帝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麹，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帅众来降。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及大军讨王凌，帝督淮北诸军事，帅师会于项。增邑三百户，假金印紫绶。寻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蜀将姜维又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将军，次长安。雍州刺史陈泰欲先贼据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若实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扬声言出，此欲归也。”维果烧营而去。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聳，叛者悉降。以功复封新城乡侯。高贵乡公之立也，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帝固辞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又固辞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钺，增封三县。

二年夏五月辛未，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綝，以淮南作乱，遣子靓为质于吴以请救。议者请速伐之，帝曰：“诞以母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楨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甲戌，帝进军丘头。吴使文钦、唐咨、全端、全恂等三万余人来救诞，诸将逆击，不能御。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八月，吴将硃异帅兵万余人，留辎重于都陆，轻兵至黎浆。监军石苞、袞州刺史州泰御之，异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袭都陆，焚其粮运。苞、泰复进击异，大破之。异之余卒馁甚，食葛叶而遁，吴人杀异。帝曰：“异不得至寿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杀之，适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若其不尔，彼当突围，决一旦之命。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三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禀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石苞、王基并请攻之，帝曰：“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全恂母，孙

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仪兄静时在寿春，用钟会计，作祎、仪书以谯静。静兄弟五人帅其众来降，城中大骇。

三年春正月壬寅，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会钦计事与诞忤，诞手刃杀钦。钦子鸯攻诞，不克，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而呼。帝见城上持弓者不发，谓诸将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斩诞，夷三族。吴将唐咨、孙弥、徐韶等帅其属皆降，表加爵位，稟其馊疾。或言吴兵必不为用，请坑之。帝曰：“就令亡还，适见中国之弘耳。”于是徙之三河。夏四月，归于京师，魏帝命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九让，乃止。于是增邑万户，食三县，诸子之无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了，随才叙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使石苞都督扬州，陈騫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钧监青州诸军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复命帝爵秩如前，又让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蹕，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帝召百

僚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太后令曰：“昔汉昌邑王以罪发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礼葬之，使外内咸知其所行也。”杀尚书王经，貳于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入兵阵，伤公至陨。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貳，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悼痛恨，五内摧裂。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济家属，付廷尉。”太后从之，夷济三族。与公卿议，立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为帝。六月，改元。丙辰，天子进帝为相国，封晋公，增十郡，加九锡如初，群从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固让，乃止。冬十一月，吴吉阳督萧慎以书诣镇东将军石苞伪降，求迎。帝知其诈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内为之备。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

三年夏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弩、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复命帝如前，又固让。三月，诏大将军府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虜。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

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颉趣甘松。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于乐城，又使步将易愷攻蒋斌于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于强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钟会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诸侯献捷交至，乃申前命曰：

朕以寡德，获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难，不明于训。曩者奸逆屡兴，方寇内侮，大惧沦丧四海，以堕三祖之弘业。惟公经德履哲，明允广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辅义皇家。栉风沐雨，周旋征伐，劬劳王室，二十有余载。毗翼前人，乃断大政，克厌不端，维安社稷。暨俭、钦之乱，公绥援有众，分命兴师，统纪有方，用缉宁淮浦。其后巴蜀屡侵，西土不靖，公奇画指授，制胜千里。是以段谷之战，乘衅大捷，斩将搴旗，效首万计。孙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车首路，威灵先迈，黄钺未启，鲸鲵窜迹。孙壹构隙，自相疑阻，幽鉴远照，奇策洞微，远人归命，作藩南夏，爰授锐卒，毕力戎行。暨诸

葛诞，滔天作逆，称兵扬楚，钦、咨逋罪，同恶相济，帅其螫贼，以入寿春，凭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龚行在罚，玄谋庙算，遵养时晦。奇兵震击，而殊异摧破；神变应机，而全琮稽服；取乱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战不穷武，而大敌殄溃；旗不再麾，而元愬授首。收勅吴之隳臣，系亡命之逋虏。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万积尸成京。雪宗庙之滞耻，拯兆庶之艰难。扫平区域，信威吴会，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获义。乃者王室之难，变起萧墙，赖公之灵，弘济艰险。宗庙危而获安，社稷坠而复宁。忠格皇天，功济六合。是用畴咨古训，稽诸典籍，命公崇位相国，加于群后，启土参墟，封以晋域。所以方轨齐鲁，翰屏帝室。而公远蹈谦损，深履冲让，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朕重违让德，抑礼亏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载。上阙在昔建侯之典，下违兆庶具瞻之望。

惟公严虔王度，阐济大猷，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稽劝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养之德，鰥寡蒙矜恤之施，仁风兴于中夏，流泽布于遐荒。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讎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维翼朕躬，下匡万国，思靖殊方，宁济八极。以庸蜀未宾，蛮荆作猾，潜谋独断，整军经武。简练将帅，授以成策，始践贼境，应时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溃，禽其戎帅，屠其城邑。巴汉震叠，江源云彻，地平天成，诚在斯举。公有济六合之勋，加以茂德，实总百揆，允厘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训。而靖恭夙夜，劳谦昧旦，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

昔先王选建明德，光启诸侯，体国经野，方制五等。所以籓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齐鲁之封，于周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难，桓文以翼戴之劳，犹受锡命之礼，咸用光畴大德，作范于后。惟公功迈于前烈，而赏阙于旧式，百辟于邑，人神同恨焉，岂可以公谦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凡十郡，南至于华，北至于陁，东至于壶口，西逾于河，提封之数，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实纪纲诸夏，用率旧职。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以永籓魏室。

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鄴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加绿綬绶。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礼，仪刑作范，旁训四方，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道和阴阳，敬授人时，嗇夫反本，农殖维丰，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显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顺，庶尹允谐，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镇靖宇宙，翼播声教，海外怀服，荒裔款附，殊方驰义，诸夏顺轨，是用锡公殊户以居。公简贤料材，营求俊逸，爰升多士，置彼周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严恭寅畏，底平四国，式遏寇虐，苛厉不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简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纠不虔，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爰整六军，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维诛殛，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兹弓十、兹矢千。公飨祀蒸蒸，孝思维则，笃诚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晋国置官司以下，率由旧式。

往钦哉！祇服朕命，弘敷训典，光泽庶方，永终尔明德，丕显余一人之休命。

公卿将校皆诣府喻旨，帝以礼辞让。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曰：“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吕尚，磻溪之渔者也，一朝指麾，乃封营丘。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秕政，人无谤言。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来驰，回首内向，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虏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时俗畏怀，东夷献舞。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明公宜承奉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愆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济江，扫除吴会，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回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海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帝乃受命。十一月，邓艾帅万余人自阴平逾绝险至江由，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斩瞻，传首。进军雒县，刘禅降。天子命晋公以相国总百揆，于是上节传，去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之号焉。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会潜谋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槛车征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鄴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鄴，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汉中。钟会遂反于蜀，监

军卫瓘、右将军胡烈攻会，斩之。初，会之伐蜀也，西曹属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众人皆言不可，唯会与吾意同。灭蜀之后，中国将士，人自思归，蜀之遗黎，犹怀震恐，纵有异志，无能为也。”卒如所量。丙辰，帝至自长安。三月己卯，进帝爵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吴人相国参军徐劭、散骑常侍水曹属孙彧使吴，喻孙皓以平蜀之事，致马锦等物，以示威怀。丙午，天子命中抚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肋县献灵龟，归于相府。夏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虞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帝皆奏除之。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

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寝，时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淮静乱，桐宫胥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摯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

赞曰：世宗继文，邦权未分。三千之士，其从如云。世祖无外，灵关静氛。反虽讨贼，终为弑君。

## 帝纪第三

### 武帝

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国内行服三日。是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十一月，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

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祇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僉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礼毕，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祇，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

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于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鄴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迫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叡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彤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几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圭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譙王，睦为中山王，凌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琳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騫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在差。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赐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附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

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是月，凤皇六、青龙三、白龙二、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请建七庙，帝重其役，不许。庚寅，罢鸡鸣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宫曰弘训。丙午，立皇后杨氏。二月，除汉宗室禁锢。己未，常山王衡薨。诏曰：“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传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三月戊戌，吴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佗、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羸靡未宾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夏五月戊辰，诏曰：“陈留王操尚谦冲，每事辄表，非所以优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骠骑将军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济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戊戌，譙王逊薨。丙午晦，日有蚀之。八月丙辰，省右将军官。初，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戊辰，有司奏改服进膳，不许，遂礼终而后复吉。及太后之丧，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领谏官，上书谏诤，有司奏请寝之。诏曰：“凡关言人主，人臣所

至难，而苦不能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陈事出付主者，多从深刻，乃云恩贷当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详评议。

“戊戌，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丁未，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辛卯，迁祖祢神主于太庙。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是岁，凤皇六、青龙十、黄龙九、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龙二见于弘农浞池。丁卯，立皇子衷为皇太子。诏曰：“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丁未，昼昏。罢武卫将军官。以李熹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张掖太守焦胜上言，氐池县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画成文，实大晋之休祥，图之以献。诏以制币告于太庙，藏之天府。秋八月，罢都护将军，以其五署还光禄勋。九月甲申，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议增吏俸。”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司空荀顗为司徒。冬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山

阳公刘康来朝。禁星气讖纬之学。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丙戌，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轸。丁亥，帝耕于藉田。戊子，诏曰：“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长吏、郡丞、长史各赐马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阳公国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各有差。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候官。甲寅，以东海刘俭有至行，拜为郎。以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东莞王佃为尚书右仆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于崇阳陵。罢振威、扬威护军官，置左右积弩将军。六月甲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黷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众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

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谒崇阳陵。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诏曰：“虽诏有所欲，及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郁寇襄阳。遣太尉义阳王望屯龙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郁。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十一月，吴将丁奉等出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丙申，帝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青龙二见于荥阳。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辛巳，白龙二见于赵国。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丁亥，诏曰：“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后，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己未，诏蜀相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吏。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凤皇见于赵国。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六月，鄴奚官督郭嵩上疏陈五事以谏，言甚切直，擢为屯留令，西平人曲路伐登闻鼓，言多祆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而不问。罢镇军将军，复置左右将军官。秋七月，延群公，询讠言。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冬十月丙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绩，赐谷千斛。十一月，追封谥皇弟兆为城阳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临轩，不设乐。吴将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三月，赦五岁刑已下。夏四月，白龙二见于东莞。五月，立寿安亭侯承为南宮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虜于万斛堆，力战，死之。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之。秋七月丁酉，复陇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赋，不能自存者禀贷之。乙巳，城阳王景度薨。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为汝南王。十二月，吴夏口督、前将军孙秀帅众来奔，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戊辰，复置镇军官。

七年春正月丙子，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帅刘猛叛出塞。二月，孙皓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丙戌，司空、巨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护军王业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珪为尚书右仆射。孙秀部将何崇帅众五千人来降。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虜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五月，立皇子宪为城阳王。雍、凉、秦三州饥，赦其境内殊死以下。闰月，大雩，太官减膳。诏交趾三郡、南中诸郡无出今年户调。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辛丑，大司马义阳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八月丙戌，以征东大将军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丙申，城阳王

宪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冬十月丁丑，日有蚀之。十一月丁巳，卫公姬薨。十二月，大雪。罢中领军，并北军中候。以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

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癸亥，帝耕于藉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诮言謗语，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后将军，以备四军。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壬辰，大赦。丙申，诏复陇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来降，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宜都公。吴将陆抗攻阐，遣车骑将军羊祜帅众出江陵，荆州刺史杨肇迎阐于西陵，巴东监军徐胤击建平以救阐。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还。阐城陷，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郑袤薨。二月癸巳，司徒、乐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为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祗为东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领司徒。六月乙未，东海王祗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蚀之。吴将鲁淑围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击败之。罢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十一月丁酉，临宣武观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闰月癸酉，太傅、寿光公郑冲薨。己卯，高阳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瑰薨。丁亥，诏曰：

“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蚀之。夏四月己未，太尉、临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崩。壬午，吴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帅众降。八月，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阳陵。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騫为大尉。攻拔吴枳里城，获吴立信校尉庄祐。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立河桥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庚午，帝临宣武观，大阅诸军。十二月，有星孛于轸。置籍田令。立太原王子緝为高阳王。吴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硃买来降。是岁，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

咸宁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辛酉，以故鄴令夏馥有清称，赐谷百斛。以奉禄薄，赐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夏五月，下邳、广陵大风，拔木，坏庐舍。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戊申，置太子詹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郡国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騫、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权薨。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宣武观，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封裴顗为钜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

二月丙戌，河间王洪薨。甲午，赦五岁刑以下。东夷八国归化。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夏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立国子学。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荐荔支于太庙。甲戌，有星孛于氏。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吴京下督孙楷帅众来降，以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白龙二见于新兴井中。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吴临平湖自汉末壅塞，至是自开。父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东夷十七国内附。河南、魏郡大水，杀百余人，诏给棺。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八月庚辰，河东、平阳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为太傅，太尉陈骞为大司马，司空贾充为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攸为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闰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余家。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赐王公以下及于鳏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龙二见于梁国。十二月，征处士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询、前广平太守孟桓清白有闻，询赐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为安平王。诏曰：“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棠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

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于西方。使征北大将军卫瓘讨鲜卑力微。三月，平虏护军文淑讨叛虏树机能等，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将射雉，虑损麦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吴将邵凯、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中山王睦以罪废为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伉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大风拔树，暴寒且冰，郡国五陨霜，伤谷。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诏振给之。立齐王子蕤为辽东王，赞为广汉王。冬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十二月，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三月甲申，尚书左仆射卢钦卒。辛酉，以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东夷六国来献。夏四月，蚩尤旗见于东井。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弘训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献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阳王缉薨。癸巳，范阳王绥薨。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大傅何曾为太宰。辛巳，以尚书令李胤为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

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吴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降。辛卯，以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郎陵公何曾薨。是岁，东夷九国内附。

五年春正月，虜帅树机能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虜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二月甲午，白麟见于平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乙亥，以百姓饥馑，减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丁亥，郡国八雨雹，伤秋稼，坏百姓庐舍。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九月甲午，麟见于河南。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十二月，马隆击叛虜树机能，大破，斩之，凉州平。肃慎来献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癸丑，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二月戊午，王浚、唐彬等克丹阳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浚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王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浚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浚、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鹭，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浚，七千给

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败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孙皓穷蹙请降，送玺绶于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浚以舟师至于建鄴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榦，降于军门。浚杖节解缚焚榦，送于京都。收其图籍，得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穷。夏四月，河东、高平雨雹，伤秋稼。遣兼侍中张恻、黄门侍郎硃震分使扬越，尉其初附。白麟见于顿丘。三河、魏郡、弘农雨雹，伤宿麦。五月辛亥，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丙寅，帝临轩大会，引皓升殿，群臣咸称万岁。丁卯，荐酺录酒于太庙。郡国六雹，伤秋稼。庚午，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庚辰，以王浚为辅国大将军、襄阳侯，杜预当阳侯，王戎安丰侯，唐彬上庸侯，贾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于是论功行封，赐公卿以下帛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军校尉官。封丹水侯睦为高阳王。甲申，东夷十国归化。秋七月，虜轲成泥寇西平、浩亶，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东夷二十国朝献。庚寅，以尚书魏舒为尚书右仆射。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为乐平王。白龙三见于永昌。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复。十二月戊辰，广汉王赞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阳地震。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东夷五

国朝献。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郡国十六雨雹，大风拔树，坏百姓庐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余家。秋七月，上党又暴风雨雹，伤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张。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马陈騫薨。有星孛于轩辕。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罢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鲁公贾充薨。闰月丙子，司徒、广陆侯李胤薨。癸丑，白龙二见于济南。秋八月，罢平州、宁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为抚军大将军，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丙申，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尚书左仆射，下邳王晃为尚书右仆射。戊午，司徒山涛薨。二月己丑，立长乐亭侯寔为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癸丑，大司马齐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将军、琅邪王伷薨。徙辽东王蕤为东莱王。六月，增九卿礼秩。牂柯獠二千余落内属。秋七月壬子，以尚书右仆射、下邳王晃为都督青州诸军事。丙寅，衮州大水，复田租。八月，鄯善国遣子人侍，假其归义侯。以陇西王泰为尚书右仆射。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阅于宣武观。是岁，河南及荆州、扬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龙二见于武库井中。二月丙寅，立南宮王子玷为长乐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鲁国池水赤

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庙梁折。六月，初置黄沙狱。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国、中山雨雹，伤秋稼。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风折木。郡国五大水，陨霜，伤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辅薨。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闰月，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岁不登，免租贷宿负。戊辰，以征南大将军王浑为尚书左仆射，尚书褚契都督扬州诸军事，扬济都督荆州诸军事。三月，郡国六陨霜，伤桑麦。夏四月，扶南等十国来献，参离四千余落内附。郡国四旱，十大水，坏百姓庐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减百姓绵绢三分之一。白龙见于京兆。以镇军大将军王浚为抚军大将军。九月丙子，山阳公刘康薨。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阳郡获两足兽。龟兹、焉耆国遣子人侍。十二月甲申，大阅于宣武观，旬日而罢。庚寅，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卯，诏曰：“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夏五月，郡国十三旱。鲜卑慕容廆寇辽东。秋七月，硃提山崩，犍为地震。八月，东夷十一国内附。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骠骑将军、扶风王骏薨。郡国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诸郡。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三百七十人归于家。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己亥，河阴雨赤雪二顷。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太庙殿陷。三月乙丑，临商观震。夏四月，齐国、天水陨霜，伤麦。六月，鲁国大风，拔树木，坏百姓庐舍。郡国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数丈，中有破船。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月，改营太庙。冬十

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羨县，州郡捕讨，皆伏诛。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是岁，郡国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蚀之。诏曰：“兴化之本，由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江东四郡地震。二月，尚书右仆射、阳夏侯胡奋卒，以尚书硃整为尚书右仆射。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赐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为一。夏四月，江南郡国八地震；陇西陨霜，伤宿麦。五月，义阳王奇有罪，黜为三纵亭侯。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徙章武王威为义阳王。郡国三十二大旱，伤麦。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诏郡国五岁刑以下决遣，无留庶狱。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郡国二十四螟。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间平王洪子英为章武王。戊申，青龙、黄龙各一见于鲁国。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刘霄、阳平太守梁柳有政绩，各赐谷千斛。郡国八陨霜。太庙成。乙巳，迁神主于新庙，帝迎于道左，遂禘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庙者二等。丁未，尚书右仆射、广兴侯硃整卒。癸丑，崇圣殿灾。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六月庚子，山阳公刘瑾薨。复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宫王承为武邑王。十一月丙辰，守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卒。帝疾瘳，赐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

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叢为西阳公。徙扶风王暢为顺阳王，暢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覲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淮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改诸王国相为内史。十二月庚寅，太庙梁折。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壬戌，虜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司空卫瓘为太保。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琅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葬峻阳陵，庙号世祖。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讷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纒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恆。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平吴之后，天下义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

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侈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讎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虜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籓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竟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貽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

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 帝纪第四

### 惠帝

孝惠皇帝讳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为永熙。尊皇后杨氏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于峻阳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以太尉杨骏为太傅，辅政。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遹为皇太子，以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子太傅，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将石崇、射声校尉胡奕、长水校尉赵俊、扬烈将军赵欢将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鉴为太尉，前镇西将军、陇西王泰为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临朝，不设乐。诏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赖祖宗遗灵，宰辅忠贤，得以眇身托于群后之上，昧于大道，不明于训，战战兢兢，夕惕若厉。乃者哀迷之际，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又诏子弟及郡官不得谒陵。丙午，皇太子冠，丁未，见于太庙。二月甲寅，赐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镇南将军楚王玮、镇东将军淮南王允

来朝。戊寅，复置秘书监官。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同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贾后矫诏废皇太后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庙。诛太后母庞氏。壬寅，征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王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东安王。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东安王繇及东平王楙，繇徙带方。夏四月癸亥，以征东将军、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西诸军事，太子少傅阮坦为平东将军、监青徐二州诸军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为尚书右仆射。五月甲戌，毗陵王轨薨。壬午，除天下户调绵绢，赐孝悌、高年、鳏寡、力田者帛，人三匹。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阳公卫瓘。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以广陵王师刘寔为太子太保，司空、陇西王泰录尚书事。秋七月，分扬州、荆州十郡为江州。八月庚申，以赵王伦为征东将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河间王颙为北中郎将，镇鄴；太子太师何劭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徙长沙王义为常山王。己巳，进西阳公崇爵为王。辛未，立陇西世子越为东海王。九月甲午，大将军、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彤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是岁，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冬十一月，大疫。是岁，沛国雨雹，伤麦。

三年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鉴薨。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及百姓庐舍。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六月，寿春地大震，死者二十余家。上庸郡山崩，杀二十余人。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饥。九月丙辰，赦诸州之遭地灾者。甲午，枉矢东北竟天。是岁，京师及郡国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见于西方，孛于奎，至轩辕。六月，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丹杨雨雹。有石生于京师宜年里。是岁，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诏遣御史巡行振贷。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大尉、陇西王泰为尚书令，卫将军、梁王彤为太子太保。丁丑，地震。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彭城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夏四月，大风。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氏、羌悉叛，推氏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将军夏侯俊、建威将军周处等讨万年，梁王彤屯好畤。关中饥，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

死之。夏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诏发仓禀，振雍州饥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禘石破为二。秋九月，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彤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鄴。夏四月，鄴人张承基等妖言署置，聚党数千。郡县逮捕，皆伏诛。六月戊戌，太尉、陇西王泰薨。秋八月，以尚书裴颙为尚书仆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京师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蚀之。丙子，皇孙霖卒。二月丁酉，大风，飞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于南方。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遹于许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蚀之。癸巳，梁王彤、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颙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追复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彤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淮南王允为骠骑将军。己亥，赵王伦矫诏害贾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孙臧为皇太孙，尚为襄阳王。六月壬寅，葬怀愍太子于显平陵。抚军将军、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阳陵标。秋八月，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汉王迪皆遇害。曲赦

洛阳。平东将军、彭城王植薨。改封吴王晏为宾徒县王。以齐王冏为平东将军，镇许昌；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录尚书事。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梁王彤为之。冬十月，黄务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见于东方。益州刺史赵廞与洛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

永宁元年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丙寅，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臧为濮阳王。五星经天，纵横无常。癸酉，伦害濮阳王臧。洛阳流人李特杀赵廞，传首京师。三月，平东将军、齐王冏起兵以讨伦，传檄州郡，屯于阳翟。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伦遣其将间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堽坂以距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距颖。及颖将赵驥、石超战于溴水，会等大败，弃军走。闰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夏四月，岁星昼见。冏将何勛等击张泓于阳翟，大破之，斩孙辅等。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陵王漣勒兵入宫，禽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骆休等，皆斩之。逐伦归第，即日乘舆反正。群臣顿首谢罪，帝曰：“非诸卿之过也。癸亥，诏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统，远不能光济大业，靖绥四方；近不能开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孙秀敢肆凶虐，窥间王室，遂奉赵王伦篡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冏，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并以明德茂亲，忠规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国难。尚书漣共立大谋，左卫将军王舆与群公卿士，协同谋略，亲勒本营，斩秀及其二子。前赵王伦为秀所误，与其子等已诣金墉迎朕幽宫，旋转闾阖。岂在予一人独殄

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于是大赦，改元，孤寡赐谷五斛，大酺五日。诛赵王伦、义阳王威、九门侯质等及伦之党与。五月，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复封宾徒王晏为吴王。庚午，东莱王蕤、左卫将军王舆谋废齐王冏，事泄，蕤废为庶人，舆伏诛，夷三族。甲戌，以齐王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颙为太尉。罢丞相，复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彤为太宰，领司徒。封齐王冏功臣葛旃牟平公，路季小黄公，卫毅平阴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吴王晏子国为汉王，复封常山王乂为长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边者。益州刺史罗尚讨羌，破之，己巳，徙南平王祥为宜都王。下邳王躡薨。以东平王楙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九月，追东安王繇复其爵。丁丑，封楚王玮子范为襄阳王。冬十月，流人李特反于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封齐王冏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是岁，郡国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东将军、谯王随薨。三月癸卯，赦司、冀、兖、豫四州。皇太孙尚薨。夏四月，彗星昼见。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领司徒、梁王彤薨。以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太傅。太尉、河间王颙遣将衙博击李特于蜀，为特所败。特遂陷梓潼、巴西，害广汉太守张微，自号大将军。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为皇太子，赐孤寡帛，大酺五日。以齐王冏为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间王颙表齐王冏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同会洛阳，请废冏还第。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幽其诸子于金墉城，废冏弟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莱王蕤子照为齐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岁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击特，斩之，传首京师。夏四月，特子雄复据益州。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南阳太守刘彬，平南将军羊尹，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并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王师败绩。秋七月，中书令卞粹、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等贰于长沙王义，义疑而害之。张昌陷江南诸郡，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纆、豫章太守阎济、武昌太守刘根皆遇害。昌别帅石冰寇扬州，刺史陈徽与战，大败，诸郡尽没。临淮人封云举兵应之，自阜陵寇徐州。八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义，帝以义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庚申，刘弘及张昌战于清水，斩之。颙遣其将张方，颖遣其将陆机、牵秀、石超等来逼京师。乙丑，帝幸十三里桥，遣将军皇甫商距方于宜阳。己巳，帝旋军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楼。天中裂，无云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桥。壬午，皇甫商为张方所败。甲申，帝军于芒山。丁亥，幸偃师。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书右仆射、兴晋侯羊玄之卒。帝旋于城东。丙申，进军缙氏，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逼乘舆于缙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宫。石超焚缙氏，服御无遗。丁未，破牵秀、范阳王虓于东阳门外。戊申，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走，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张方退屯十三里桥。十一月辛巳，星昼陨，声如雷。师王攻方垒，不利。方决千金堤，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稟，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蹙，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气竟天，隐隐有声。丙辰，地震。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义，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所害。甲子，大赦。丙寅，

扬州秀才周 、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兴内史顾秘起义军以讨石冰。冰退，自临淮趣寿阳。征东将军刘准遣广陵度支陈敏击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尚委城而遁，雄尽有成都之地。封鲜卑段勿尘为辽西公。

永兴元年春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卒。成都王颖自鄴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帝逼于河间王颙，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沈举兵攻长安，为颙所败。张方大掠洛中，还长安。于是军中大馁，人相食。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二月乙酉，废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复为清河王。三月，陈敏攻石冰，斩之，扬、徐二州平。河间王颙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戊申，诏曰：“朕以不德，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圯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承相如故。”大赦，赐鳏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丙辰，盗窃太庙服器。以太尉颙为太宰，太傅刘实为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门。秋七月丙申朔，右卫将军陈 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戊戌，大赦，复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东海王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右仆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阳，众十余万，颖遣其将石超距战。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矢及乘舆，百官分散，侍中嵇绍死之。帝伤颊，中三矢，亡六玺。帝遂幸超军，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颖帅群官迎谒道左。帝下舆涕泣，其夕幸于颖军。颖府有九锡之仪，陈留王送貂蝉文衣鸂尾，明日，乃备法驾幸于鄴，唯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藩从。庚申，大赦，改元为建武。八月戊辰，颖杀东安王繇。张方复

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反于离石，自号大单于。安北将军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鄴，大败之。颖舆帝单车走洛阳，服御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余杭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御中黄门布被。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孟。有老父献蒸鸡，帝受之。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赏从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请帝谒庙，因劫帝幸长安。方以所乘车入殿中，帝驰避后园竹中。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唯中书监卢志侍侧。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进面衣，帝嘉之。河间王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帝下车止之。以征西府为宫。唯仆射荀籥、司隶刘暉、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焉。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辛丑，复皇后羊氏。李雄僭号成都王，刘元海僭号汉王。十二月丁亥，诏曰：“天祸晋邦，冢嗣莫继。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闻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以隆我晋邦。以司空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朕躬。司徒王戎参录朝政，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安南将军虓、安北将军浚、平北将军腾各守本镇。高密王简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权镇洛阳；东中郎将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镇于鄴；镇南大将军刘弘领荆州，以镇南土。周馥、繆胤各还本部，百官皆复职。齐王冏前应还第，长沙王乂轻陷重刑，封其子绍为乐平

县王，以奉其嗣。自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蠲除苛政，爱人务本。清通之后，当还东京。”大赦，改元。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四月，诏封乐平王绍为齐王。丙子，张方废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丰侯王戎薨。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李雄僭即帝位，国号蜀。秋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烧崇礼闕。东海王越严兵徐方，将西迎大驾。成都王颖部将公师藩等聚众攻陷郡县，害阳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张延等，转攻鄴，平昌公模遣将军赵骧击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骠骑将军、范阳王虓逐冀州刺史李义。扬州刺史曹武杀丹阳太守硃建。李雄遣其将李骧寇汉安。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九月庚寅朔，公师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冯熊。庚子，豫州刺史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败之。壬子，以成都王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镇鄴。河间王颙遣将军吕郎屯洛阳。冬十月丙子，诏曰：“得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颖川太守刘舆迫胁骠骑将军虓，距逆诏令，造构凶逆，擅劫郡县，合聚兵众，擅用苟晞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等，其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建武将军吕郎、广武将军騫羆、建威将军刁默等为军前锋，共会许昌，除舆兄弟。”丁丑，使前车骑将军石超、北中郎将王阐讨舆等。赤气见于北方，东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等屯河桥。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皇后羊氏。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皇后。十二月，吕郎等东屯荥阳，成都王颖进据洛阳，张方、刘弘等并校兵不能御。范阳王虓济自官渡，拔荥阳，斩石超，袭许昌，破刘乔于萧，乔奔南阳。右将军陈

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应邈奔弋阳。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帝在长安。河间王颙闻刘乔破，大惧，遂杀张方，请和于东海王越，越不听。宋胄等破颖将楼哀，进逼洛阳，颖奔长安。甲子，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三月，东莱愷令刘柏根反，自称愷公，袭临淄，高密王简奔聊城。王浚遣将讨柏根，斩之。夏四月己巳，东海王越屯于温。颙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与刁默战，默大败，颙、颖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己亥，弘等奉帝还洛阳，帝乘牛车，行宫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骠骑、范阳王虓杀司隶校尉刑乔。己酉，盗取太庙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丙辰朔，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谒于太庙。复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太庙吏贾苞盗太庙灵衣及剑，伏诛。八月，以太傅、东海王越录尚书，骠骑将军、范阳王虓为司空。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执成都王颖，送之于鄴。进东嬴公腾爵为车燕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冬十月，司空、范阳王虓薨。虓长史刘舆害成都王颖。十一月庚午，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四十八，葬太阳陵。

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帝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

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帝文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后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

史臣曰：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迥宵人。褒姒共叔带并兴，襄后与犬戎俱运。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责，相彼凶德，事关休咎，方乎土梗，以坠其情。溽暑之气将阑，淫蛙之音罕记，乃彰蚩笑，用符颠陨。岂通才俊彦犹形于前代，增淫助虐独擅于当今者欤？物号忠良，于兹拔本，人称祆孽，自此疏源。长乐不祥，承华非命，生灵版荡，社稷丘墟。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轡，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岂明神丧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赞曰：惠皇居尊，临朝听言。厥体斯昧，其情则昏。高台望子，长夜奚冤。金墉毁冕，汤阴释胄，及尔皆亡，滔天来遘。

## 帝纪第五

### 孝怀帝 孝愍帝

孝怀皇帝讳炽，字丰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属孝惠之时，宗室构祸，帝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交世事，专玩史籍，有誉于时。初拜散骑常侍，及赵王伦篡，见收。伦败，为射声校尉。累迁车骑大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未之镇。永兴元年，改授镇北大将军、都督鄴城守诸军事。十二月丁亥，立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庐陵修肃曰：“二相经营王室，志宁社稷，储贰之重，宜归时望，亲贤之举，非大王而谁？清河幼弱，未允众心，是以既升东宫，复赞藩国。今乘輿播越，二宫久旷，常恐氏羌饮马于泾川，蚁众控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时登储副，上翼大驾，早宁东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从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于太弟为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为惠皇后，居弘训宫，追尊所生太妃王氏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蚀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城县王。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辛丑，以中书监温羨为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

为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阳陵。李雄别帅李离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东海王越辅政，杀御史中丞诸葛玫。二月辛巳，东莱人王弥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长广太守宋黑、东牟太守庞伉并遇害。三月己未朔，平东将军周馥斩送陈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杨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诠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东海王越出镇许昌。以征东将军、高密王简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改封安北将军、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镇鄴；以征南将军、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镇长安。并州诸郡为刘元海所陷，刺史刘琨独保晋阳。夏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反，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腾。烧鄴宫，火旬日不灭。又杀前幽州刺史石鲜于乐陵，入掠平原，山阳公刘秋遇害。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色苍者冲天，白者不能飞。建宁郡夷攻陷宁州，死者三千余人。秋七月己酉朔，东海王越进屯官渡，以讨汲桑。己未，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鄴。八月己卯朔，抚军将军苟晞败汲桑于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兖、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垒。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于东北，天尽赤，俄有声如雷。始修千金竭于许昌以通运。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蚀之。甲寅，以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甲午，以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庚子，以光禄大夫、延陵公高光为尚书令。东海王越矫诏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为丞相。以抚军将军苟晞为征东大将军。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日有蚀之。丁未，大赦。

二月辛卯，清河王璋为东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将军王浚讨破之。三月，东海王越镇鄆城。刘元海侵汲郡，略有顿丘、河内之地。王弥寇青、徐、兖、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许昌，诸郡守将皆奔走。五月甲子，弥遂寇洛阳，司徒王衍帅众御之，弥退走。秋七月甲辰，刘元海寇平阳，太守宋抽奔京师，河东太守路述力战，死之。八月丁亥，东海王越自鄆城迁屯于濮阳。九月，石勒寇赵郡，征北将军和郁自鄆奔于卫国。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十一月乙巳，尚书令高光卒；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为尚书令。己酉，石勒寇鄆，魏郡太守王粹战败，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长沙王乂子硕为长沙王，鲜为临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释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将军、高密王简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尉荆湘交广等四州诸军事，司隶校尉刘暉为尚书左仆射。丁巳，东海王越归京师。乙丑，勒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刘寔请老，以司徒王衍为太尉。东海王越领司徒。刘元海寇黎阳，遣车骑将军王堪击之，王师败绩于延津，死者三万余人。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积弩将军硃诞叛奔于刘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县百余壁。秋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各广三丈，长三百余步。辛未，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刘元海遣子聪及王弥寇上党，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聪所败。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及聪战，又败，超、融死之。上党太守庞淳以郡降贼。九月丙寅，刘聪围浚仪，遣平北将军曹武讨之。丁丑，王师败绩。东海王越人保京城。聪至西门门，越御之，战于宣阳门外，大

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将军王浚使鲜卑骑救之，大破勒于飞龙山。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使其将淳于定破刘芒荡、五斗叟，并斩之。使车骑将军王堪、平北将军曹武讨刘聪，王师败绩，堪奔还京师。李雄别帅罗羨以梓潼归顺。刘聪攻洛阳西明门，不克。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长乐，安北将军王斌遇害。因屠黎阳。乞活帅李恇、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恇等又破王弥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气如带，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袭鄆城，兖州刺史袁孚战败，为其部下所害。勒又袭白马，车骑将军王堪死之。李雄将文硕杀雄大将军李国，以巴西归顺。戊午，吴兴人钱璩反，自称平西将军。三月，丞相仓曹属周 帅乡人讨璩，斩之。夏四月，大水。将军祁弘破刘元海将刘灵曜于广宗。李雄陷梓潼。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执太守胡宠，遂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建鄴。大风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六月，刘元海死，其子和嗣伪位，和弟聪杀和而自立。秋七月，刘聪从弟曜及其将石勒围怀，诏征虏将军宋抽救之，为曜所败，抽死之。九月，河内人乐仰执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监军王隆自下邳弃军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举兵反于宛，杀害令长，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大掠汉沔，新平人庞寔、冯翊人严寔、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应之。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将杜蕤并遣兵援京师，及如战于宛，诸军皆大败；王澄独以众进至沔口，众溃而归。冬十月辛卯，昼昏，至于庚子。大星西南坠，有声。壬寅，石勒围仓垣，陈留内史王赞击败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骠骑将军王浚为司空，平北将军刘琨为平北大将军。京师饥。东海王越羽檄征天下兵，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

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旷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鲜卑文鸯帅骑救之，勒退。浚又遣别将王申始讨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东海王越帅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宫省无复守卫，荒饉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越军次项，自领豫州牧，以太尉王衍为军司。丁丑，流氏隗伯等袭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王申始攻刘曜、王弥于瓶垒，破之。镇东将军周馥表迎大驾迁都寿阳，越使裴硕讨馥，为馥所败，走保东城，请救于琅邪王睿。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十二月，征东大将军苟晞攻王弥别帅曹窳，破之。乙酉，平阳人李洪帅流人入定陵作乱。

五年春正月，帝密诏苟晞讨东海王越。壬申，晞为曹窳所破。乙未，越遣从事中郎将杨瑁、徐州刺史裴盾共击晞。癸酉，石勒入江夏，太守杨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谯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据长沙反。戊寅，安东将军、琅邪王睿使将军甘卓攻镇东将军周馥于寿春，馥众溃。庚辰，太保、平原王干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诏下东海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以征东大将军苟晞为大将军。丙子，东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东海王越丧，及于东郡，将军钱端战死，军溃，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尚书郑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贼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济淮，至于历阳。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抚作乱于湘州，虏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诸郡，东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劭陵太守郑融、衡阳内史滕育并遇害。进司空王浚为大司马，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为太尉，太子太傅傅祗为司徒，尚书令荀藩为司空，安东将军、

琅邪王睿为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将军荀晞表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滔，不敢奉诏，且宫中及黄门恋资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会议，将行而警卫不备。帝扶手叹曰：“如何会无车舆！”乃使司徒傅祗出诣河阴，修舟楫，为水行之备。朝士数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驰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奔轘辕，太子左率温几夜开广莫门奔小平津。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琳、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缙、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坐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荀藩移檄州镇，以琅邪王为盟主。豫章王端东奔荀晞，晞立为皇太子，自领尚书令，具置官属，保梁国之蒙县。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秋七月，大司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镇。石勒寇谷阳，沛王滋战败遇害。八月，刘聪使子粲攻陷长安，太尉、征西将军、南阳王模遇害，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九月癸亥，石勒袭阳夏，至于蒙县，大将军荀晞、豫章王端并没于贼。冬十月，勒寇豫州，诸军至江而还。十一月，猗卢寇太原，平北将军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刘聪寇太原。故镇南府牙门将胡亢聚众寇荆土，自号楚公。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大司马王浚移檄天下，称被中诏承制，以荀藩为太尉。汝阳王熙为石勒所害。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山简卒。秋七月，岁星、荧惑、太白聚

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刘粲寇晋阳，平北将军刘琨遣部将郝洗帅众御粲，洗败绩，死之，太原太守高乔以晋阳降粲。八月庚戌，刘琨奔于常山。辛亥，阴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鉴，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刘琨乞师于猗卢，表卢为代公。九月己卯，猗卢使子利孙赴琨，不得进。辛巳，前雍州刺史贾疋讨刘粲于三辅，走之，关中小定，乃与卫将军梁芬、京兆太守梁综共奉秦王鄴为皇太子于长安。冬十月，猗卢自将六万骑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刘粲遁走，刘琨收其遗众，保于阳曲。是岁大疫。

七年春正月，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三十。

帝初诞，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子气”，其后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在东宫，恂恂谦损，接引朝士，讲论书籍。及即位，始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秘书监荀崧又常谓人曰：“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

孝愍皇帝讳鄴，字彦旗，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及洛阳倾覆，避难于荥阳密县，与舅荀藩、荀组相遇，自密南趋许颍。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藩、组等同谋奉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途复叛，鼎追杀之，藩、组仅而获免。鼎遂挟帝乘牛车，自宛趣武关，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鼎告雍州刺史贾疋，疋遽遣州兵迎卫，达于长安，又使辅国将军梁综助守之。时有玉龟出霸水，神马鸣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为皇太子，登坛

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贾疋讨贼张连，遇害，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为盟主，承制选置。

建兴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怀帝崩问，举哀成礼。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使持节、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綝为尚书右仆射。石勒攻龙骧将军李恹于上白，恹败，死之。五月壬辰，以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司马、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又诏二王曰：“夫阳九百六之灾，虽在盛世，犹或遭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绪，庶凭祖宗之灵，群公义士之力，荡灭凶寇，拯拔幽宫，瞻望未达，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陕，姬氏以隆；平王东迁，晋郑为辅。今左右丞相茂德齐圣，国之昵属，当恃二公，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复中兴。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赴同大限，克成元勋。”又诏琅邪王曰：“朕以冲昧，纂承洪绪，未能臬夷凶逆，奉迎梓宫，枕戈烦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已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达洛阳。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连旗万里，已到；开陇；梁州刺史张光，亦遣巴汉之卒，屯在骆谷；秦川骁勇，其会如林。间遣使适还，具知平阳定问，云幽并隆盛，余胡衰破，然犹恃险，当须大举。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马，未便进军。今为已至何许，当须来旨，便乘輿自出，会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谋猷，勸济远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赖。故遣殿中都尉刘蜀、苏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属，宣隆东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谁！但洛都陵庙，不可空旷，公宜镇抚，以绥山东。右丞相当

入辅弼，追踪周邵，以隆中兴也。”六月，石勒害兖州刺史田徽。是时，山东郡邑相继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刘蜀等达于扬州。改建鄴为建康，改鄴为临漳。杜弼寇武昌，焚烧城邑。弼别将王真袭沔阳，荆州刺史周顓奔于健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荥阳。刘聪寇河南，河南尹张髦死之。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弼党杜曾于石城，为曾所败。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杨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雾著人如墨，连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丁丑，大赦。杨武大略汉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为大司马，卫将军荀组为司空，凉州刺史张轨为太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刘琨为大将军。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杀侍中、大司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杜弼别帅王真袭荆州刺史陶侃于林鄣，侃奔淝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领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张轨薨。六月，刘曜、赵冉寇新丰诸县，安东将军索綝讨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领军将军麴允讨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将刘演克顿丘，斩石勒所署太守邵攀。丙戌，麟见襄平。单于代公猗卢遣使献马。蒲子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盗杀晋昌太守赵佩。吴兴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二月丙子，进左丞相、琅邪王睿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保为相国，司空荀组为太尉，大将军刘琨为司空。进封代公猗卢为代王。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真于巴陵。杜弼别将杜弘、张彦与临川内史谢朏战于海昏，朏败绩，死之。三月，豫率内史周访击杜弘，走之，斩张彦于陈。夏四月，大赦。五月，刘聪寇并州。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

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敕雍州掩骼埋胔，修复陵墓，有犯者诛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濮阳，害太守韩弘。刘聪寇上党，刘琨遣将救之。八月癸亥，战于襄垣，王师败绩。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败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刘曜寇北地，命领军将军麴允讨之。冬十月，允进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东将军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刘聪陷冯翊，太守梁肃奔万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寔送皇帝行玺一纽。盗杀安定太守赵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夏四月丁丑，刘曜寇上郡，太守籍韦率其众奔于南郑。凉州刺史张寔遣步骑五千来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将刘演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照害南广太守孟桓，帅二郡三千余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蝗。秋七月，刘曜攻北地，麴允帅步骑三万救之。王师不战而溃，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师。曜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建威将军鲁克、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等皆死之。八月，刘曜逼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国难，麴允与公卿守长安小城以自固，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东屯霸上，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冬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曲数饼，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帝泣谓允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因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行矣遣书，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乘羊车，肉袒衔壁，舆榱出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之手，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吉朗自杀。曜焚榱受壁，使宋敞奉帝还宫。初，

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以应之。及帝如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辛丑，帝蒙尘于平阳，麴允及群官并从。刘聪假帝光禄大夫、怀安侯。壬寅，聪临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恸哭，因自杀。尚书梁允、侍中梁浚、散骑常侍严敦、左丞臧振、黄门侍郎任播、张伟、杜曼及诸郡守并为曜所害，华辑奔南山。石勒围乐平，司空刘琨遣兵援之，为勒所败，乐平太守韩据出奔。司空长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己未，刘琨奔蓟，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庚子，虹霓弥天，三日并照。平东将军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将李恭、罗寅寇巴东。二月，刘聪使其将刘暢攻荥阳，太守李矩击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建康。夏五月丙子，日有蚀之。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八月，刘聪使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定颖，遂害之。冬十月丙子，日有蚀之。刘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十八。

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故君臣窘迫，以至杀辱云。

史臣曰：昔炎晖杪暮，英雄多假于宗室。金德韬华，颠沛共推于怀愍。樊阳寂寥，兵车靡会，岂力不足而情有余乎？喋

喋遗萌，苟存其主，譬彼诗人，爱其棠树。夫有非常之事，而无非常之功，详观发迹，用非天启，是以輿棺齿剑，可得而言焉。于时五岳三涂，并皆沦寇，龙州、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战之秋，刘石有滔天之势，疗饥中断，婴戈外绝，两京沦狄，再驾徂戎。周王陨首于骊峰，卫公亡肝于淇上，思为一郡，其可得乎！干宝有言曰：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輿轡，驱驰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大小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内夷曹爽，外袭王凌。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然后推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埽，而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故民咏维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杖王杜之决，役不二时，江湖来同。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朝为伊周，夕成桀蹠，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

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杨，元海、王弥挠之于青冀，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彼元海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虜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重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御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蕝泽也。然后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辟消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

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于公刘，遭夏人之乱，去郤之豳，身服厥劳。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从之如归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貌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维新其命。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黄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

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瀚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妇道。是以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以三圣之知，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愿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提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未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

觉礼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羈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赞曰：怀佩玉玺，愍居黄屋。鰲坠三山，鲸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圜颅尽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阳。主忧臣哭，于何不臧！

## 帝纪第六

### 元帝 明帝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闻。及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害。帝惧祸及，将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卫严警，帝无由得去，甚窘迫。有顷，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驰，因得潜出。颖先令诸关无得出贵人，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俱归国。东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鄴，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顛、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增封宣城郡二万户，

加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受越命，讨征东将军周馥，走之。及怀帝蒙尘于平阳，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使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遣诸将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于宣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荆扬。及西都不守，帝出师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征天下之兵，克日进讨。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诏曰：“遭运逆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诏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三月，帝素服出次，举哀三日。西阳王羨及群僚参佐、州征牧守等上尊号，帝不许。羨等以死固请，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节死义，以雪天下之耻，庶赎鈇钺之诛。吾本琅邪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乃不敢逼，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驸马都尉。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时四方竞上符瑞，帝曰：“孤负四海之责，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丙辰，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以抚军大将军、西阳王羨为太保，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右将军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将军，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王子宣城公裒琅邪王。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

州刺史、祝阿子劭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曰：

臣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监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飧，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藩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三叶重光，四圣继轨，惠泽侔于有虞，卜世过于周氏。自元康以来，艰难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赖先后之德、宗庙之灵，皇帝嗣建，旧物克甄。诞授钦明，服膺聪哲，玉质幼彰，金声夙振。冢宰摄其纲，百辟辅其政，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不图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忘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还，乃承西朝自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等荷宠三世，位厕鼎司，闻问震惶，精爽飞越，且惊且惋，五情无主，举哀朔垂，上下泣血。

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是以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丽姬之难，而重耳以主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符瑞之表，天人有征；中兴之兆，图讖垂典。自京畿陨丧，九服崩离，天下嚣然，无所归怀，虽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离犬戎，蔑以

过之。陛下抚征江左，奄有旧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摄不类，杖大顺以号宇内。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暢，则遐方企踵。百揆时叙于上，四门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宣王中兴，周诗以为休咏。况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苍生颯然，莫不欣戴，声教所加，愿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意兆攸归，曾无与二。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征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由巢抗矫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尉宗庙乃顾之怀，下释普天倾首之勤。则所谓生繁华于枯槁，育丰肌于朽骨，神人获安，无不幸甚。

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浹辰，则万机以乱。方今踵百王之季，当阳九之会，狡寇窥窬，伺国瑕隙，黎元波荡，无所系心，安可废而不恤哉？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虏秦，晋国震骇，吕去卞之谋，欲立子圉，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阖境之情。故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睦，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陛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猷，出自胸怀。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是以陈其乃诚，布之执事。臣等忝于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阙庭，与睹盛礼，踊跃之怀，南望罔极。

帝优令答之。语在琨传。

石勒将石季龙围谯城，平西将军祖逖击走之。己巳，帝傅

檄天下曰：“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邪王裒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逖节度。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封赏亦同之。”七月，散骑侍郎硃嵩、尚书郎顾球卒，帝痛之，将为举哀。有司奏，旧尚书郎不在举哀之例。帝曰：“哀乱之弊，特相痛悼。”于是遂举哀，哭之甚恸。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组为司徒。弛山泽之禁。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翹为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为贼帅杜曾所推，遂与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硃轨、陵江将军黄峻讨猗，为其将杜曾所败，诱等皆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华谭。梁州刺史周访讨杜曾，大破之。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为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刘琨为太尉。置史官，立太学。是岁，扬州大旱。

太兴元年春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三月癸丑，愍帝崩问至，帝斩辒辌居庐。丙辰，百僚上尊号。令曰：“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今宗庙废绝，亿兆无系，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辞，辄敬从所执。”是日，即皇帝位。诏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诞生期运，廓开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缉熙诸夏。爰暨世祖，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济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怀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祸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无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畴咨庶尹，至于华戎，致葺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违。遂登坛南狱，受终文祖，焚柴颁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纘我洪绪，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黑之臣，用能弼

宁晋室，辅余一人。思与万国，共同休庆。”于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壬申，诏曰：“昔之为政者，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及当官软弱，茹柔吐刚，行身秽浊，修饰时誉者，各以名闻。令在事之人，仰鉴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无废朕命。远近礼贽，一切断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将军王敦江州牧，进骠骑将军王导开府仪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节、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为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亲雩。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甲申，以尚书左仆射刁协为尚书令，平南将军、曲陵公荀崧为尚书左仆射。庚寅，以荥阳太守李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为武陵王。初置谏鼓谤木。秋七月戊申，诏曰：“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纲弛坠，颠覆大猷。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夙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长当祇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恣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暗塞之责。各明慎奉行。”刘聪死，其子粲嗣伪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准弑刘粲，自号汉王。冬十月癸未，加广州刺史陶侃平南将军。刘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蔡王弼薨。加大将军王敦荆州牧。庚申，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上不能调和阴阳，下不能济育群生，灾异屡兴，咎徵仍见。壬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灾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有所讳，将亲览焉。”新作

听讼观。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十二月，刘聪故将王腾、马忠等诛斩准，送传国玺于刘曜。武昌地震。丁丑，封显义亭侯焕为琅邪王。己卯，琅邪王焕薨。癸巳，诏曰：“汉高经大梁，美无忌之贤；齐师入鲁，修柳下惠之墓。其吴之高德名贤或未旌录者，具条列以闻。”江东三郡饥，遣使振给之。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修复山陵。迎梓宫于平阳，不克而还。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斩周抚，传首京师。夏四月，龙骧将军陈川以浚仪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号兖州刺史，寇济岱。秦州刺史陈安叛，降于刘曜。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徐杨及江西诸郡蝗。吴郡大饥。平北将军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壬戌，诏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天生蒸黎而树之以君，选建明哲以左右之，当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为楚悼王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除废公族疏远，以附益将士，而国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当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访及杜曾战于武当，斩之，禽第五猗。六月丙子，加周访安南将军。罢御府及诸郡丞，置博士员五人。己亥，加太常贺循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贺循卒。八月，肃慎献楛矢石弩。徐龕寇东莞，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冬十月，平北将军祖逖使督护陈超袭石勒将桃豹，超败，没于阵。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国号赵。十二月乙亥，大赦，诏百官各上封事，并省众役。鲜卑慕容廆袭辽东，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骊。是岁，南阳王保称晋王于祁山。三吴大饥。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晋王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二月

辛未，石勒将石季龙寇厌次，平北将军、冀州刺史邵续击之，续败，没于阵。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玺三纽。闰月，以尚书周顓为尚书仆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轸。五月丙寅，孝怀帝太子诠遇害于平阳，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晋王保为其将张春所害。刘曜使陈安攻春，灭之，安因叛曜。石勒将徐龕帅众来降。六月，大水。丁酉，盗杀西中郎将、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寔，寔弟茂嗣，领平西将军、凉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朕应天符，创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祖逖部将卫策大破石勒别军于汴水。加逖为镇西将军。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为敬皇后。辛酉，迁神主于太庙。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将军周访卒。皇太子释尊于太学。以湘州刺史甘卓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诛。王敦杀武陵内史向硕。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帅众来降。鲜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玺。庚戌，告于太庙，乃受之。癸亥，日斗。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癸酉，以平东将军曹嶷为安东将军。夏四月辛亥，帝亲览庶狱。石勒攻厌次，陷之。抚军将军、幽州刺史段匹磾没于勒。五月，旱。庚申，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壬午，以骠骑将军王导为

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将军王敦举兵于武昌，以诛刘隗为名，龙骧将军沈充帅众应之。三月，徵征西将军戴若思、镇北将军刘隗还卫京都。以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若思为骠骑将军，丹阳诸郡皆加军号。加仆射周顓尚书左仆射，领军王邃尚书右仆射。以太子右卫率周筵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甲午，封皇子昱为琅邪王。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六师于郊外。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帅所统以蹙敦后。四月，敦前锋攻石头，周札开城门应之，奋威将军侯礼死之。敦据石头，戴若思、刘隗帅众攻之，王导、周顓、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战，六军败绩。尚书令刁协奔于江乘，为贼所害。镇北将军刘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腾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辛未，大赦。敦乃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丙子，骠骑将军、秣陵侯戴若思，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武城侯周顓为敦所害。敦将沈充陷吴国，魏又陷湘州，吴国内史张茂，湘州刺史、谯王承并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阳王羲为太宰，加司空王导尚书令。乙亥，镇南大将军甘卓为襄阳太守周虑所害。蜀贼张龙寇巴东，建平太守柳纯击走之。石勒遣骑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郗鉴为安北将军。石勒将石季龙攻陷太山，执守将徐龛。兖州刺史郗鉴自邹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见含为卫将军，自领宁、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孙默叛，降于石勒。

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暠卒。辛卯，以下邳内史王邃为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新昌太守梁硕起兵反。京师大雾，黑气蔽天，日月无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围谯，破祖约别军，约退据寿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组为太尉。己酉，太尉荀组薨。罢司徒，并丞相。闰月己丑，帝崩于内殿，时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庙号中宗。

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王导深以为言，帝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曰：“汉文集上书阜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彩。从母弟王暠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然晋室遘纷，皇舆播越，天命未改，人谋叶赞。元戎屡动，不出江畿，经略区区，仅全吴楚。终于下陵上辱，忧愤告谢。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咸宁初，风吹太社树折，社中有青气，占者以为东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东莞王于琅邪，即武王也。及吴之亡，王濬实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远归玺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

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昔光武以数郡加名，元皇以一州临极，岂武宣余化犹暢于琅邪，文景垂仁传芳于南顿，所谓后乎天时，先诸人事者也。驰章献号，高盖成阴，星斗呈祥，金陵表庆。陶士行拥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回首朝阳，仰希乾栋，帝犹六让不居，七辞而不免也。布帐練帷，详刑简化，抑扬前轨，光启中兴。古首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为威福，王之常制，以训股肱。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两京胡羯，风埃相望。虽复六月之驾无闻，而鸿雁之歌方远，享国无几，哀哉！

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

建兴初，拜东中郎将，镇广陵。元帝为晋王，立为晋王太子。及帝即尊号，立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于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及王敦之乱，六军败绩，帝欲帅将士决战，升车将出，中庶子温峤固谏，抽剑斩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大会百官而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必欲使有言。峤对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止。

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为建安郡君。

太宁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京师火。李雄使其将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玖死之。越嵩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以郡叛，降于骧。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进华恆为骠骑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乙丑，黄雾四塞。丙寅，陨霜。壬申，又陨霜，杀谷。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停飧宴之礼，悬而不乐。丙戌，陨霜，杀草。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灾，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献皇帝信玺一纽。敦将谋篡逆，讽朝廷徵己，帝乃手诏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转司空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巴东监军柳纯为敦所害。以尚书陈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幽州刺史。五月，京师大水。李骧等寇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姚岳距战于堂狼，大破之。梁硕攻陷交州，刺史王谅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将军陶侃遣参军高宝攻梁硕，斩之，传首京师。进侃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极殿柱。是月，刘曜攻陈安于陇城，灭之。八月，以安北将军郗鉴为尚书令。石勒将石季龙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将军含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以军事饥乏，调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临朝，停飧宴之礼，悬而不乐。庚辰，赦五岁刑以下。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石勒将石季龙寇兖州，刺史刘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刘曜将康平寇魏兴，及南阳。夏五月，王敦矫诏拜其子应为武卫将军，兄含为骠骑大将军。帝所亲信常从督公乘雄、冉曾并为敦所害。六月，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

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书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姬，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姬。姬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丁卯，加司徒王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硃雀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尚书卞壺行中军将军。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硃雀桁，以挫其锋。帝躬率六军，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钟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义师于会稽。沈充帅万余人来会含等，庚辰，筑垒于陵口。丁亥，刘遐、苏峻等帅精卒万人以至，帝夜见，劳之，赐将士各有差。义兴人周蹇杀敦所署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寿春。乙未，贼众济水，护军将军应詹帅建威将军赵胤等距战，不利。贼至宣阳门，北中郎将刘遐、苏峻等自南塘横击，大破之。刘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贼烧营宵遁。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悉平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阳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壺建兴县

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郗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胤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其余封赏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太宰、西阳王羨领太尉，应詹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刘遐为监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庾亮为护军将军。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是时，石勒将石生屯洛阳，豫州刺史祖约退保寿阳。十二月壬子，帝谒建平陵，从大祥之礼。梁水太守爨亮、盗窃州太守李暹以兴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将顾颺反于武康，攻烧城邑，州县讨斩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癸巳，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为博士。夏四月，诏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又诏曰：“餐直言，引亮正，想群贤达吾此怀矣。予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也。吾虽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谈。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勸之。”己亥，雨雹。石勒将石良寇兖州，刺史檀赞力战，死之。将军李矩等并众溃而归，石勒尽陷司、兖、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舒为安南将军、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六月，石勒将石季龙攻刘曜将刘岳于新安，陷之。以广州刺史王舒为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刘顗为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书令郗鉴为

车骑将军、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假节，镇广陵，领军将军卞壺为尚书令。诏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兴灭继绝，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勋于大晋受命之际者，佐命功臣，硕德名贤，三祖所与共维大业，咸开国胙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废绝，禋祀不传，甚用怀伤。主者其祥议诸应立后者以闻。

“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八月，诏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汉高过赵，录乐毅之后，追显既往，以劝将来也。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闰月，以尚书左仆射荀崧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尚书左仆射。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羨，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壺，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丁亥，诏曰：“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终堂构，大耻未雪，百姓涂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衍以幼弱，猥当大重，当赖忠贤，训而成之。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拥育孝昭，义行前典，功冠二代，岂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时之望也。敬听顾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断金，以谋王室。诸方岳征镇，刺史将守，皆朕扞城，推毂于外，虽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譬若唇齿，表里相资。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缉事为期。百辟卿士，其总己以听于冢宰，保佑冲幼，弘济艰难，永令祖宗之灵，宁于九天之上，则朕没于地下，无恨黄泉。”戊子，帝崩于东堂，年二十七，葬武陵陵，

庙号肃祖。

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

史臣曰：维扬作宇，凭带洪流，楚江恆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权外假，嫌隙内兴，彼有顺流之师，此无强籓之援。商逢九乱，尧止八音，明皇负图，属在兹日。运龙韬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余烬，有若秋原。去纒纆而践戎场，斩鲸鲵而拜园阙。镇削威权，州分江汉，覆车不践。貽厥孙谋。其后七十余年，终罹敬道之害。或曰：“兴亡在运，非止上流。”岂创制不殊，而弘之者异也。

赞曰：倾天起害，猛兽呈灾。琅邪之子，仁义归来，龚行赵璧，命筮荆台。云瞻北海，江望南开。晋阳御敌，河西全壤。胡寇虽艰，灵心弗爽。三方驰鹜，百蛮从响。宝命还昌，金辉载明。明后岐嶷，军书接要。莽首晨悬，董脐昏燎。厥德不回，余风可劭。

## 帝纪第七

### 成帝 康帝

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临朝称制。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参辅朝政。以抚军将军、南顿王宗为骠骑将军，领军将军、汝南王祐为卫将军。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广陵相曹浑有罪，下狱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赐鰥寡孤老米，二人斛，京师百里内复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将石生寇汝南，汝南人执内史祖济以叛。甲子，尚书左仆射邓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节、散骑常侍、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泉陵公刘遐卒。癸酉，以车骑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征虏将军郭默为北中郎将、假节、监淮北诸军。刘遐部曲将李龙、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临淮太守刘矫击破之，斩龙，传首京师。秋七月癸丑，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平南将军、观阳伯应詹卒。八月，以给事中、前将军、丹阳尹温峤为平南将军、假节、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将张龙寇涪陵，执太守谢俊。冬十月，封魏武帝

玄孙曹劼为陈留王，以绍魏。丙寅，卫将军、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为吴王。车骑将军、南顿王宗有罪，伏诛，贬其族为马氏。免太宰、西阳王羨，降为弋阳县王。庚辰，赦百里内五岁以下刑。是月，刘曜将黄秀、帛成寇鄴，平北将军魏该帅众奔襄阳。十一月壬子，大阅于南郊。改定王侯国秩，九分食一。石勒将石聪攻寿阳，不克，遂侵谿道、阜陵。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征讨诸军事以御之。历阳太守苏峻遣其将韩晃讨石聪，走之。时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十二月，济岷太守刘闾杀下邳内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义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雄遣其将罗恆、费黑救之。宁州刺史尹奉遣裨将姚岳、硃提太守杨术援遗，战于台登，岳等败绩，术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丙戌，加豫州刺史祖约为镇西将军。戊子，京师大水。冬十月，刘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历阳太守苏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苏峻使其将韩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师戒严。假护军将军庾亮节为征讨都督，以右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使与左将军司马流帅师距峻，战于慈湖，流败，死之。假骁骑将军钟雅节，帅舟军，与赵胤为前锋，以距峻。丙寅，徙封琅邪王昱为会稽王，吴王岳为琅邪王。辛未，宣城内桓彝及峻战于芜湖，彝军败绩。军骑将军郗鉴遣广陵相刘矩帅师赴京师。

三年春正月，平南将军温峤帅师救京师，次于寻阳，遣督护王愨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太守纪睦为前锋。征西大将军陶侃遣督护龚登受峤节度。钟雅、赵胤等次慈湖，王愨期、邓

岳等次直读。丁未，峻济自横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蒋山。假领军将军卞壺节，帅六军，及峻战于西陵，王师败绩。丙辰，峻攻青溪栅，因风纵火，王师又大败。尚书令、领军将军卞壺，丹阳尹羊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并遇害，死者数千人。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内，遂携其诸弟与郭默、赵胤奔寻阳。于是司徒王导、右光禄大夫陆晔、荀崧等卫帝于太极殿，太常孔愉守宗庙。贼乘胜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后宫，左右侍人皆见掠夺。是时太官唯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百姓号泣，响震都邑。丁巳，峻矫诏大赦，又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吴郡太守庾冰奔于会稽。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阳太守王国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迁天子于石头，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峻以仓屋为宫，遣管商、张瑾、弘徽寇晋陵，韩晃寇义兴。吴兴太守虞潭与庾冰、王舒等起义兵于三吴。丙午，征西大将军陶侃、平南将军温峤、护军将军庾亮、平北将军魏该舟军四万，次于蔡洲。六月，韩晃攻宣城，内史桓彝力战，死之。壬辰，平北将军、雍州刺史魏该卒于师。庐江太守毛宝攻贼合肥戍，拔之。秋七月，祖约为石勒将石聪所攻，众溃，奔于历阳。石勒将石季龙攻刘曜于蒲坂。八月，曜及石季龙战于高候，季龙败绩，曜遂围石生于洛阳。九月戊申，司徒王导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护杨谦攻峻于石头。温峤、庾亮阵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阳距贼南偏。峻轻骑出战，坠马，斩之，众遂大溃。贼党复立峻弟逸为帅。前交州刺史张琏据始兴反，进攻广州，镇南司马曾勰等击破之。冬十月，李雄将张龙寇涪陵，太守赵弼没于贼。十二月乙未，石勒败刘曜于洛阳，获之。是岁，石勒将石季龙攻氏帅蒲洪于陇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头，贼将匡术以苑城归顺，百官赴焉。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谋奉帝出，为贼所害。戊辰，冠军将军赵胤遣将甘苗讨祖约于历阳，败之，约奔于石勒，其将牵腾帅众降。峻子硕攻台城，又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城中大饥，米斗万钱。二月，大雨霖。丙戌，诸军攻石头。李阳与苏逸战于祖浦，阳军败。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之，逸等大败。含奉帝御于温峤舟，群臣顿首号泣请罪。弋阳王蒙有罪，伏诛。丁亥，大赦。时兵火之后，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甲午，苏逸以万余人自延陵湖将入吴兴。乙未，将军王允之及逸战于溧阳，获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刘曜太子毗与其大司马刘胤帅百官奔于上邽，关中大乱。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封长沙郡公；车骑将军郗鉴为司空，封南昌县公；平南将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余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禄大夫陆晔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复封高密王弘为彭城王。以护军将军庾亮为平西将军、都督扬州之宣城江西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镇芜湖。夏四月乙未，骠骑将军、始安公温峤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会稽、吴兴、宣城、丹阳大水。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八月，刘曜将刘胤等帅众侵石生，次于雍。九月，石勒将石季龙击胤，斩之，进屠上邽，尽灭刘氏，坑其党三千余人。冬十月，庐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将军郭默害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刘胤，太尉陶侃帅众讨默。是岁，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诏除诸将任子。二月，以尚书陆玩为尚书左仆射，孔愉为右仆射。夏五月，旱，且饥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于寻阳，斩之。石勒将刘徽寇南沙，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税田，亩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将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退归武昌，

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阳，屯于樊城。九月，造新宫，始缮苑城。甲辰，徙乐成王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紘子浚为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导第，置酒大会。李雄将李寿寇巴东、建平，监军毋丘奥、太守杨谦退归宜都。十二月，张骏称臣于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刘徽复寇娄县，遂掠武进。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已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单于段辽为骠骑将军。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癸未，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丙申，复故河间王颙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成王，章武王混子珍为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将李寿侵平阳，武都氏帅杨难敌降之。八月庚子，以左仆射陆玩为尚书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将赵胤、司徒中郎匡术攻石勒马头坞，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将郭敬陷襄阳。五月，大水。秋七月丙辰，诏诸养兽之属，损费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进太尉陶侃为大将军。诏举贤良。十二月庚戌，帝迁于新宫。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诏曰：“昔犬贼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翦，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诞，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矣。思蠲密网，咸同斯惠，其赦五岁刑以下。”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丙寅，李雄将李寿陷宁州，刺史尹奉及建宁太守霍彪并降之。癸酉，以张骏为镇西大将军。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夏四月，诏封故新蔡王弼弟邈为新蔡王。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

五月，有星陨于肥乡。麒麟、驺虞见于辽东。乙未，车骑将军、辽东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抚军将军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伪位，其将石聪以谯来降。冬十月，石弘将石生起兵于关中，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石弘将石季龙攻石朗于洛阳，因进击石生，俱灭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将郭权遣使请降。

九年春正月，陨石于凉州二。以郭权为镇西将军、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镇西大将军张骏为大将军。三月丁酉，会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将石季龙使石斌攻郭权于郿，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伪位。乙卯，太尉、长沙公陶侃薨。大旱，诏太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贬费节用。辛未，加平西将军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秋八月，大雪。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骑常侍，卫将军、江陵公陆晔卒。冬十月，李雄子期弑李班而自立，班弟玠与其将焦会、罗凯等并来降。十一月，石季龙弑石弘，自立为天王。十二月丁卯，以东海王冲为车骑将军，琅邪王岳为骠骑将军。兰陵人硃纵斩石季龙将郭祥，以彭城来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亲释奠。扬州诸郡饥，遣使振给。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石季龙将石遇寇中庐，南中郎将王国退保襄阳。秋八月，长沙、武陵大水。束帛徵处士翟汤、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是岁，大旱，会稽余姚尤甚，

米斗五百价，人相卖。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见于奎。以吴国内史虞潭为卫将军。二月，算军用税米，空悬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骊遣使贡方物。三月，旱，诏太官减膳，免所旱郡县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见于太庙。雨雹。秋七月，扬州会稽饥，开仓振给。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诏曰：“历观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宾礼三恪。故杞宋启土，光于周典；宗姬侯卫，垂美汉册。自顷丧乱，庶邦殄悴，周汉之后，绝而莫继。其祥求卫公、山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新作朱雀浮桁。十一月，遣建威将军司马勋安集汉中，为李期将李寿所败。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丁卯，慕容皝自立为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龙帅众七万，击段辽于辽西，辽奔于平岗。夏四月，李寿弑李期。僭即伪位，国号汉。石季龙为慕容皝所败，癸丑，加皝征北大将军。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郗鉴为太尉，征西将军庾亮为司空。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太傅王导为之。秋八月丙午，分宁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广州刺史邓岳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将军庾亮遣参军赵松击巴郡、江阳，获石季龙将李闳、黄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节、侍中、丞相、领扬州刺史、始兴公王导薨。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八月壬午，复改丞相为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九月，石季龙将夔安、李农陷沔南，张

貉陷邾城，因寇江夏、义阳，征虏将军毛宝、西阳太守樊俊、义阳太守郑进并死之。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距战，破之，斩首五千余级。安乃退，遂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冬十二月丙戌，以骠骑将军、琅邪王岳为司徒。李寿将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扬战败，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节、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广七州诸军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陆玩为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季龙将石成战于辽西，败之，献捷于京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车骑将军、东海王冲为骠骑将军。李寿陷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堂。冬十月，林邑献驯象。十一月癸卯，复琅邪，比汉丰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玺，许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兴平陵。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秋八月辛酉，骠骑将军、东海王冲薨。九月，罢太仆官。冬十二月癸酉，司空、兴平伯陆玩薨。除乐府杂伎。罢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蚀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杨皇后配飨武帝庙。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诏曰：“朕以眇年，获嗣洪绪，托于王公之上，于兹十有八年。未能阐融政道。翦除逋昆，夙夜战兢，匪遑宁处。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龄眇眇，未堪艰难。司徒、琅邪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协和内外，允执其中。呜呼，敬之哉！无坠祖宗之显命。”壬辰，引武陵王晞、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二，葬兴平陵，庙号显宗。

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之知，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庾怿尝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与犬，犬毙，惧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药而死。然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及长，颇留心万机，务在简约，常欲于后园作射堂，计用四十金，以劳费乃止。雄武之度，虽有愧于前王；恭俭之德，足追踪于住烈矣。

康皇帝讳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骑常侍，加骠骑将军，咸康五年迁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诏以琅邪王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长，不得辄离所局而来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时帝谅阴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兴平陵。帝亲奉奠于西阶，既发引，徒行至阊阖门，升素舆，至于陵所。己未，以中书令何充为骠骑将军。八月辛丑，彭城王纘薨。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九月，诏琅邪国及府史进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卫将军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独。三月，以中书监庾冰为车骑将军。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李寿，败其将恆于江阳。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请改素服，御进膳如旧。壬寅，诏曰：“礼之降杀，因时而寝兴，诚无常矣。至于君亲相准，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权制之作，盖出近代，虽曰适事，实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后世犹怠，而况因循，又从轻降，义弗可矣。”石季龙帅众伐慕容皝，皝大败之。秋七

月，石季龙将戴开帅众来降。丁巳，诏曰：“慕容皝推殄羯寇，乃云死没八万余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筹量。且戴开已帅部党归顺，宜见慰劳。其遣使诣安西、骠骑，咨谋诸军事。”以辅国将军、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帅众入临淮，安西将军庾翼为征讨大都督，迁镇襄阳。庚申，晋陵、吴郡灾。八月，李寿死，子势嗣伪位。石季龙使其将刘宁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车骑将军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骠骑将军何充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龙侵张骏，骏使其将军谢艾拒之，大战于河西，季龙败绩。十二月，高句骊遣使朝献。

二年春正月，张骏遣其将和麟、谢艾讨南羌于阆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鲜卑帅宇文归战于昌黎，归众大败，奔于漠北。四月，张骏将张瓘败石季龙将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丙子，进安西将军庾翼为征西将军。庚辰，持节、都督司雍梁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平北将军、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卫将军褚裒为特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金城。九月，巴东太守杨谦击李势将申阳，走之，获其将乐高。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时年二十三，葬崇平陵。

初，成帝有疾，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遂以帝为嗣。制度年号，再兴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谓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验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岂伊朝夕。若乃详刑不怨，庶情犹仰，又可以见逆顺之机焉。成帝因削弱之资，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阳，声乖威服。凶徒既纵，神器阽危，京华元敖之资，宫室类咸阳之火。桀犬吠尧。封狐嗣乱，方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驾，不有晋文之师，系于苞桑，且赖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则避宫北面，闻诸遗策，用为恆范。显宗于王导之门，敛衣前拜，岂鲁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俭于躬，庶能激扬流弊者也。

赞曰：惟皇夙表，余舅为毗。勤于致寇，拙于行师。火及君屋，兵缠帝帷。石头之驾，海内含悲。康后天资，居哀礼缛。坠典方兴，降龄奚促。

## 帝纪第八

穆帝      哀帝      海西公

穆皇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岁。大赦，尊皇后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临朝摄政。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于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车骑将军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改元。甲申，进镇军将军、武陵王晞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镇军将军顾众为尚书右仆射。夏四月壬戌，诏会稽王昱录尚书六条事。五月戊寅，大雩。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节、都尉江荆司梁雍益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将于瓚、戴羲等杀冠军将军曹据，举兵反，安西司马硃焘讨平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季龙。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春。九月丙申，皇太后诏曰：“今百姓劳弊，其共思详所以振恤之宜。及岁常调非军国要急者，并宜停之。”冬十二月，李势将麴頔来奔。凉州牧张骏伐焉耆，降之。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州

诸军事、扬州刺史、骠骑将军、录尚书事、都乡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葵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及谟并辅政。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五月丙戌，凉州牧张骏卒，子重华嗣。六月。石季龙将王擢袭武街，执张重华护军胡宣。又使麻秋、孙伏都伐金城，太守张冲降之。重华将谢艾击秋，败之。秋七月，以兖州刺史褚裒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将军桓温帅征虜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无忌，建武将军袁乔伐蜀，拜表辄行。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竟天。

三年春正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势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邓定、隗文举兵反，桓温又击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抚镇彭模。丁巳，邓定、隗文复入据成都，征虜将军杨谦弃涪城，退保德阳。五月戊申，进慕容皝为安北将军。石季龙又使其将石宁、麻秋等伐凉州，次于曲柳。张重华使将军牛旋御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范文复陷日南，害督护刘雄。隗文立范贲为帝。八月戊午，张重华将谢艾进击麻秋，大败之。九月，地震。冬十月乙丑，假凉州刺史张重华大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大将军，武都氏王杨初为征南将军、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并假节。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害征虜将军杨谦，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汉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杀害。五月，大水。秋八月，进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西中郎将谢尚为安西将军。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隼嗣伪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龙使其将苻健寇竟陵。十二月，

豫章人黄韬自号孝神皇帝，聚众数千，寇临川，太守庾条讨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龙僭即皇帝位于鄴。二月，征北大将军褚裒使部将王龁北伐，获石季龙将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硃焘击范贲，获之，益州平。封周抚为建城公。假慕容隼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大单于、燕王。征西大将军桓温遣督军滕峻讨范文，为文所败。石季龙死，子世嗣伪位。五月，石遵废世而自立。六月，桓温屯安陆，遣诸将讨河北。石遵扬州刺史王浹以寿阳来降。秋七月，褚裒进次彭城，遣部将王龁、李迈及石遵将李农战于代陂，王师败绩，王龁为农所执，李迈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广陵，西中郎将陈逵焚寿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马勋功石遵长城戍，仇池公杨初袭西城，皆破之。冬十月，石遵将石遇攻宛，陷之，执南阳太守郭启。司马勋进次悬钩，石季龙故将麻秋距之，勋退还梁州。十一月丙辰，石鉴弑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乡侯褚裒卒。以建武将军、吴国内史荀羨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临朝，以褚裒丧故，悬而不乐。闰月，冉闵弑石鉴，僭称天王，国号魏。鉴弟祗僭帝号于襄国。丁丑，彗星见于亢。己丑，加中军将军殷浩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假节。氏帅苻洪遣使来降，以为氏王，封广川郡公。假洪子健节，监河北诸军事、右将军，封襄国县公。三月，石季龙故将麻秋鸩杀苻洪于枋头。夏五月，大水。庐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克之。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闵将王泰于邯郸，琨师败绩。秋八月，辅国将军、谯王无忌薨。苻健帅众入关。冬十一月，冉闵围襄国。十二月，免司徒蔡谟为庶人。是岁，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蚀之。辛丑，鲜卑段龛以青州来降。苻健僭称王，国号秦。二月戊寅，以段龛为镇北将军，封齐公。石祗大败冉闵于襄国。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出步骑三万，自汉中入秦川，与苻健战于五丈原，王师败绩。加尚书令顾和开府仪同三司。刘显杀石祗。五月，祗兖州刺史刘启自鄆城来奔。秋七月，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顾和卒。甲辰，涛水入石头，溺死者数百人。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拜镇西将军。九月，峻阳、太阳二陵崩。甲辰，帝素服临于太极殿三日，遣兼太常赵拔修复山陵。冬十月，雷雨，震电。十一月，石祗将姚弋仲、冉闵将魏脱各遣使来降，以弋仲为车骑将军、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为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脱为安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将军桓温帅众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时石季龙故将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乐立屯许昌，李历屯卫国，皆相次来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蚀之。刘显僭帝号于襄国，冉闵击破，杀之。苻健僭帝号于长安。二月，峻平、崇阳二陵崩。戊辰，帝临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阳，以卫五陵。镇西将军张遇反于许昌，使其党上官恩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三月，使北中郎荀羨镇淮阴。苻健别帅侵顺阳，太守薛珍击破之。夏四月，冉闵为慕容隼所灭。隼僭帝号于中山，称燕。安西将军谢尚帅姚襄与张遇战于许昌之诫桥，王师败绩。苻健使其弟雄袭遇，虏之。秋七月，大雩。石季龙故将王擢遣使请降，拜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丁酉，以镇军大将军、武陵王晞为太宰，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为司徒，征西大将军桓温为太尉。八月，平西将军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冉闵子智以鄴降，督护戴施获其传国玺，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百僚毕贺。九月，冉智为其将马愿所执，降于慕容恪。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为苻健所逼，奔于凉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张重华使王擢与苻健将苻雄战，擢师败绩。丙寅，皇太后与帝同拜建平陵。三月，旱。交州刺史阮敷讨林邑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夏四月，以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五月，大疫。张重华复使王擢袭秦州，取之。仇池公杨初为苻雄所败。秋七月丁酉，地震，有声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间王钦修复五陵。冬十月，中军将军殷浩进次山桑，使平北将军姚襄为前锋，襄叛，反击浩，浩弃辎重，退保谯城。丁未，凉州牧张重华卒，子耀灵嗣。是月，张祚弑耀灵而自称凉州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将刘启、王彬之讨姚襄，复为襄所败，襄遂进据苟陂。十二月，加尚书仆射谢尚为都督豫、扬、江西诸军事，领豫州刺史，镇历阳。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凉州牧张祚僭帝位。冉闵降将周成举兵反，自宛陵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谯渚。丁卯，地震，有声如雷。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将军桓温帅师伐关中。废扬州刺史殷浩为庶人，以前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温及苻健子萇战于蓝田，大败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六月，苻健将苻雄悉众及桓温战于白鹿原，王师败绩。秋九月辛酉，桓温粮尽，引还。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统薨。平羌校尉、仇池公杨初为其部将梁式所害，初子国嗣位，因拜镇北将军、秦州刺史。齐公段龛袭慕容隼将荣国于郎山，败之。夏四月壬申，陨霜。乙酉，地震。姚襄帅众寇外黄，冠军将军高季大破之。

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伪位。秋七月，宋混、张瓘弑张祚，而立耀灵弟玄靚为大将军、凉州牧，遣使来降。以吏部尚书周闵为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王彪之为尚书右仆射。冬十月，进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镇马头。十二月，慕容恪帅众寇广固。壬戌，上党人冯鸯自称太守，背苻生遣使来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临朝，以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镇北将军段龕及慕容恪战于广固，大败之，恪退据安平。二月辛丑，帝讲《孝经》。三月，姚襄入于许昌，以太尉桓温为征讨大都督以讨之。秋八月己亥，桓温及姚襄战于伊水，大败之，襄走平阳，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而归。使扬武将军毛穆之，督护陈午，辅国将军、河南太守戴施镇洛阳。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慕容恪攻段龕于广固，使北中郎将荀羨帅师次于琅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缙，于太极殿临三日。是岁，仇池公杨国为其从父俊所杀，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天太庙，始亲万机。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丁丑，陨石于槐里一。是月，镇北将军、齐公段龕为慕容恪所陷，遇害。扶南竺旃檀献驯象，诏曰：“昔先帝以殊方异兽或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还本土。”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镇西将军谢尚卒。苻生将苻眉、苻坚击姚襄，战于三原，斩之。六月，苻坚杀苻生而自立。以军司谢奕为使持节、都督、安西将军、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坚将张平以并州降，遂以为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赐孝悌鬴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债皆勿收，大酺三日。冬

十月，皇后见于太庙。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为尚书左仆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会稽王昱稽首归政，帝不许。三月，慕容隼陷冀州诸郡，诏安西将军谢奕、北中郎将荀羨北伐。三月，饮飞督王饶献鸩鸟，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鸟于四达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并州刺史张平为苻坚所逼，帅众三千奔于平阳，坚追败之。慕容恪进据上党，冠军将军冯鸯以众叛归慕容隼，隼尽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将军谢奕卒。壬申，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冬十月乙丑，陈留王曹劭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十二月，北中郎将荀羨及慕容隼战于山茌，王师败绩。

三年春三月甲辰，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秋七月，平北将军高昌为慕容隼所逼，自白马奔于荥阳。冬十月慕容隼寇东阿，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之，王师败绩。十一月戊子，进扬州刺史王述为卫将军。十二月，又以中军将军、琅邪王丕为骠骑将军，东海王奕为车骑将军。封武陵王晞子 逢为梁王。交州刺史温放之帅兵讨林邑参黎、耽濠，并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杨俊卒，子世嗣。丙戌，慕容隼死，子 嗣伪位。二月，凤皇将九雏见于丰城。秋七月，以军役繁兴，省用撤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郡公。凤皇复见丰城，众鸟随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郗

晏卒。二月，以镇军将军范汪为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平南将军、广州刺史、阳夏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温镇宛，使其弟豁将兵取许昌。凤皇见于沔北。

五月丁巳，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葬永平陵，庙号孝宗。

哀皇帝讳丕，字千龄，成帝长子也。咸康八年，封为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骑常侍，十二年加中军将军，升平三年除骠骑将军。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诏曰：“朕获承明命，入纂大统。顾惟先王宗庙，蒸尝无主，太妃丧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内抽割。宗国之尊，情礼兼隆，胤嗣之重，义无与二。东海王奕，戚属亲近，宜奉本统，其以奕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将吕护退保荥阳。八月己卯夜，天裂，广数丈，有声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称永安宫。吕护叛奔于慕容。冬十月，安北将军范汪有罪废为庶人。十一月丙辰，诏曰：“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育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十二月，加凉州刺史张玄靓为大都督陇右诸军事、护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减田税，亩收二升。是月，慕容 将吕护、傅末波攻陷小垒，以逼洛阳。二

月辛未，以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前锋监军、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汝南，并假节。丙子，尊所生周氏为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旱。诏出轻系，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浩衅山崩。吕护复寇洛阳。乙酉，辅国将军、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将庾希、竟陵太守邓遐以舟师救洛阳。秋七月，吕护等退守小平津。进琅邪王奕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邓遐进屯新城，庾希部将何谦及慕容 将刘则战于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次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冬十月，赐贫乏者米，人五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诏曰：“戎旅路次，未得轻简赋役。玄象失度，亢旱为患，岂政事未洽，将有板筑、渭滨之士邪！其搜扬隐滞，蠲除苛碎，详议法令，咸从损要。”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袁真自汝南退镇寿阳。

兴宁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夏四月，慕容 寇荥阳，太守刘远奔鲁阳。甲戌，扬州地震，湖渌溢。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复以西中郎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庾希都督青州诸军事。癸卯，慕容 陷密城，荥阳太守刘远奔于江陵。秋七月，张天锡弑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玄靓，自称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马桓温帅众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陈留王世子恢为王。十一月，姚襄故将张骏杀江州督护赵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冲讨斩之。是岁，慕容 将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平。汝南太守硃斌承虚袭许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 将慕容评袭许昌，颍川太守李福死之。评遂侵汝南，太守硃斌遁于寿阳。又进围陈郡，太守硃辅婴城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刘岵击退之。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癸卯，帝亲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夏四月甲申，慕容 遣其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绩于悬瓠，硃斌奔于淮南，硃辅退保彭城。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阳仪道以通运，温帅舟师次于合肥，慕容 坐复屯许昌。五月，迁陈人于陆以避之。戊辰，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卫将军。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遣使喻温入相，温不从。秋七月丁卯，复征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坚别帅侵河南，慕容 寇洛阳。九月，冠军将军陈祐留长史沈劭守洛阳，帅众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将军桓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监江州荆州之江夏随郡豫州之汝南西阳新蔡颍川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并假节。

丙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为东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骑常侍，寻加镇军将军；升平四年拜车骑将军。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崩，无嗣。丁酉，皇太后诏曰：“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恻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于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骑常侍、河间王钦薨。丙子，慕容 将慕容恪陷洛阳，宁朔将军竺瑶奔于襄阳，冠军长史、扬武将军沈劲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节、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抚卒。秋七月，匈奴左贤王卫辰、右贤王曹谷帅众二万侵苻坚杏城。己酉，改封会稽王昱为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为会稽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帅众人剑阁，攻涪，西夷校尉毋丘 弃城而遁。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温遣江夏相硃序救之。十二月戊戌，以会稽内史王彪之为尚书仆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凉州刺史张天锡为大将军、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西平郡公。丙申，以宣城内史桓秘为持节、监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三月辛亥，新蔡王邈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护桓黑攻南郑，魏兴人毕钦举兵以应黑。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硃序攻司马勋于成都，众溃，执勋，斩之。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坚将王猛、杨安攻南乡，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师次新野而猛、安退。以会稽王昱为丞相。十二月，南阳人赵弘、赵忆等据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 将慕容厉陷鲁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将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 将慕容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苻坚将王猛寇凉州，张天锡距之，猛师败绩。五月，右将军桓豁击赵忆，走之，进获慕容 将赵槃，送于京师。秋九月，以会稽内史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

雨雹，大风折木。秋八月壬寅，尚书令、卫将军、蓝田侯王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帅众伐慕容 。秋七月辛卯，将慕容垂帅众距温，温击败之。九月戊寅，桓温裨将邓遐、硃序遇 将傅末波于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温至枋头。丙申，以粮运不继，焚舟而归。辛丑，慕容垂追败温后军于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声如雷。己巳，温收散卒，屯于山阳。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叛。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十二月，遂城广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双之、爱之害梁国内史硃宪、汝南内史硃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陈郡太守硃辅立真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 。夏四月辛未，桓温部将竺瑶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八月癸丑，桓温击袁瑾于寿阳，败之。九月，苻坚将猛伐慕容 ，陷其上党。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众万余人，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冬十月，王猛大破慕容 将慕容评于潞川。十一月，猛克鄴，获慕容 ，尽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坚遣将王鉴来援袁瑾，将军桓伊逆击，大破之。丁亥，桓温克寿阳，斩袁瑾。三月壬辰，监益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夏四月戊午，大赦，赐穷独米，人五斛。苻坚将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杨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并大水。秋八月，以前宁州刺史周仕孙为假节、监益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十一月癸卯，桓温自广陵屯于白石。丁未，诣阙，因图废立，诬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硃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温因讽太后以伊霍之举。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

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此。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于是百官入太极前殿，即日桓温使散骑侍郎刘享收帝玺绶。帝著白帽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兽门。群臣拜辞，莫不齟齬。侍御史、殿中监将兵百人卫送东海第。

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遂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闈重闷，床第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为海西县公。四月，徙居吴县，敕吴国内史刁彝防卫，又遣御史顾允监察之。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其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帝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龙曰：“大事将捷，焉用儿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哉！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汝必为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时人怜之，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吴，时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繯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无事，十有

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哀皇宽惠，可以为君，而鸿祀禳天，用尘其德。东海违许龙之驾，屈放命之臣，所谓柔弱胜刚强，得尽于天年者也。

赞曰：委裘称化，大孝为宗，遵彼圣善，成兹允恭。西旌玉垒，北旆金墉。迁殷旧楚，莫不来从。哀后宽仁，惟灵既集。海西多故，时灾见及。彼异阿衡，我非昌邑。

## 帝纪第九

### 简文帝 孝武帝

简文皇帝讳昱，字道万，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临琅邪。继世相承，国嗣未立，蒸尝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庙，以慰罔极之恩。其封昱为琅邪王，食会稽、宣城如旧。”咸和元年，所生郑夫人薨。帝时年七岁，号慕泣血，固请服重。成帝哀而许之，故徙封会稽王，拜散骑常侍。九年，迁右将军，加侍中。咸康六年，进抚军将军，领秘书监。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诏曰：“太常职奉天地，兼掌宗庙，其为任也，可谓重矣。是以古今选建，未尝不妙简时望，兼之儒雅。会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无倦，优游上列，讽议朝肆。其领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临朝，进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二年，骠骑何充卒，崇德太后诏帝专总万机。八年，进位司徒，固让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归政，不许。废帝即位，以琅邪王绝嗣，复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为会稽王。帝固让，故虽封琅邪而不去会稽之号。太和元年，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又固让。及废帝废，皇太

后诏曰：“丞相、录尚书、会稽王体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虚，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宜从天人之心，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于是大司马桓温率百官进太极前殿，具乘舆法驾，奉迎帝于会稽邸，于朝堂变服，著平巾幘单衣，东向拜受玺绶。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温出次中堂，令兵屯卫。乙卯，温奏废太宰、武陵王晞及子总。诏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内，改元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颐告于太庙。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自列与太宰、武陵王晞等谋反。帝对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癸丑，杀东海二子及其母。初，帝以冲虚简贵，历宰三世，温素所敬惮。及初即位，温乃撰辞欲自陈述，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诛武陵王晞，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乙卯，废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阳。戊午，诏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迁，神器无主。东海王以母弟近属，入纂大统，嗣位经年，昏暗乱常，人伦亏丧，大祸将及，则我祖宗之灵靡知所托。皇太后深惧皇基，时定大计。大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帅群后，恭承明命。云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弘绪。虽伊尹之宁殷朝，博陆之安汉室，无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实惧眇然，不克负荷，战战兢兢，罔知攸济。思与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顺忠贞鳏寡孤独米人五斛。”己未，赐温军三万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马桓温为丞相，不受。辛酉，温旋自白石，因镇姑孰。以冠军将军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扬州之义城诸军事。十二月戊子，诏以京都有经年之储，

权停一年之运。庚寅，废东海王奕为海西公，食邑四千户。辛卯，初荐酺渌酒于太庙。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王各遣使贡方物。二月，苻坚伐慕容桓于辽东，灭之。三月丁酉，诏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祖宗灵祇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气务于昊苍，耀晨辉于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秕政，士无谤讟，不有怨劝，则德礼焉施？且强寇未殄，劳役未息，自非军国戎祀之要，其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穷谷之贤，滑泥扬波之士，虽抗志玄霄，潜默幽岫，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古人不借贤于曩代，朕所以虚想于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令诗人元素餐之刺，而吾获虚心之求焉。”癸丑，诏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惧不能允厘天工，克隆先业，夕惕惟忧，若涉泉冰。赖宰辅忠德，道济伊望，群后竭诚，协契断金，内外尽匡翼之规，文武致匪躬之节，冀因斯道，终克弘济。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镇有疆理之务，征戍怀东山之勤，或白首戎阵，忠劳未叙，或行役弥久，担石靡储，何尝不昧旦晨兴，夜分忘寝。虽未能抚而巡之，且欲达其此心。可遣大使诣大司马，并问方伯，逮于边戍，宣诏大飨，求其所安。又筹量赐给，悉令周普。”乙卯，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约，盖随时之义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俸。”驸虞见豫章。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吴县西柴里。追贬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戊子，前护军将军庚希举兵反，自海

陵入京口，晋陵太守卞眈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希，擒之，斩于建康市。己未，立会稽王昌明为皇太子，皇子道子为琅邪王，领会稽内史。是日，帝崩于东堂，时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庙号太宗。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

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版桥，温遽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晞大恐，求下车，而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入太微，寻而海西废。及帝登阼，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岙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

孝武皇帝讳曜，字昌明，简文帝第三子也。兴宁三年七月甲申，初封会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为皇太子。是日，简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诏曰：“朕以不造，奄丁闵凶，号天扣地。靡知所诉。藐然幼冲，眇若缀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惧不克负荷。仰凭祖宗之灵，积德之祀。先帝淳风玄化，遗咏在民。宰辅英贤，勋隆德盛。顾命之托，实赖匡训。群后率职，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极之基不坠。先恩遗惠，播于四海，思弘余润，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九月

甲寅，追尊皇妣会稽王妃曰顺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简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贼卢悚晨入殿庭，游击将军毛安之等讨擒之。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诏所在振给。苻坚陷仇池，执秦州刺史杨世。

宁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三月癸丑，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夏五月，旱。秋七月己亥，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庚戌，进右将军桓豁为征西将军。以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镇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九月，苻坚将杨安寇成都。丙申，以尚书仆射王彪之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安为尚书仆射，吴国内史刁彝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复置光禄勋、大司农、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张天锡贡方物。十一月，苻坚将杨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孙帅骑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谥故会稽世子郁为临川献王。己酉，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丑，以丹阳尹王坦之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虚。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氏。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诏曰：“顷玄象忒愆，上天表异，仰观斯变，震惧于怀。夫因变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克意复心，以思厥中？又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夙夜惟忧，不能忘怀，宜时拯恤，救其雕困。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五月，蜀人张育自号蜀王，帅众围成都，遣使称藩。秋七月，凉州地震，山崩。苻坚将邓羌攻张育，灭之。八月，以长秋将建，权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门蜚贼攻郡，太守王匪

死之，征西将军桓豁遣师讨平之。长城人钱步射、钱弘等作乱，吴兴太守硃序讨平之。癸酉，镇远将军桓石虔破苻坚将姚萇于垫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蓝田侯王坦之卒。甲寅，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桓冲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镇丹徒，尚书仆射谢安领扬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讲《孝经》。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十二月癸未，神兽门灾。甲申，皇太后诏曰：“顷日蚀告变，水旱不适，虽克己思救，未尽其方。其赐百姓穷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以征西将军桓豁为征西大将军，领军将军郗愔为镇军大将军，中军将军桓冲为车骑将军，加尚书仆射谢安中书监、录尚书事。甲子，谒建平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诏曰：“顷者上天垂监，谴告屡彰，朕有惧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议狱缓死，赦过宥罪，庶因大变，与之更始。”于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六月，封河间王钦子范之为章武王。秋七月，苻坚将苟萇陷凉州，虜刺史张天锡，尽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于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蚀之。诏太官撤膳。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执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继绝世，绍功臣。三月，以兖州刺史硃序为南中郎将、梁州刺史、监沔中诸军，镇襄阳。闰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风，折木发屋。夏四月己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己巳，暴风，扬沙石。林邑贡方物。秋七月乙卯，老人星

见。八月壬辰，四骑将军桓冲来朝。丁未，以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丙辰，使持节、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车骑将军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尚书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征西司马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壬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尚书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书王劭为尚书仆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风，发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陈留王曹恢薨。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宫。乙酉，老人星见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丙子，谒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坚使其子丕攻陷襄阳，执南中郎将硃序。又陷顺阳。三月，大疫。壬戌，诏曰：“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匱。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廩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癸未，使右将军毛武生帅师伐蜀。夏四月，苻坚将韦钟陷魏兴，太守吉挹死之。五月，苻坚将句难、彭超陷盱眙、高密内史毛璪之为贼所执。六月，大旱。戊子，征虏将军谢玄及超、难战于君川，大破之。秋八月丁亥，以左将军王蕴为尚书仆射。乙未，暴风，扬沙石。九月，盗杀安太守傅湛。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乙巳，谒崇平陵。夏四月，大旱。癸酉，大赦五岁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杀内侍二人。甲子，以比岁荒俭，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其鰥寡穷独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五斛。丁卯，以骠骑将军、琅邪王道子为司

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丁酉，以尚书谢石为尚书仆射。初置督运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扬、荆、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减烦费，损吏士员七百人。秋七月丙子，赦五岁刑已下。甲午，交址太守杜瑗斩李逊，交州平。大饥。冬十一月己亥，以镇军大将军郗愔为司空。会稽人檀元之反，自号安东将军，镇军参军谢蔼之讨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坚遣其襄阳太守阎震寇竟陵，襄阳太守桓石虔讨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献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苻坚将都贵焚烧沔北田谷，略襄阳百姓而去。冬十月丙子，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辅国将军杨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坚将魏光。秋七月，鹰扬将军郭洽及苻坚将张崇战于武当，大败之。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九月，诏司徒、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冬十月，苻坚弟融陷寿春。乙亥，诸将及苻坚战于淝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获坚舆辇及云母车。十一月庚申，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壬子，立陈留王世子灵诞为陈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难初平，大赦。以中军将军谢石为尚书令。开酒禁。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辽背苻坚，举兵于河南，慕容垂自鄯与辽合，遂攻坚子暉于洛阳。仇池公杨世奔还陇右，遣使称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孙宝为临川王。戊午，立新宁王晞子遵为新宁王。辛亥，谒建平等四陵。龙骧将军刘牢之克

谯城。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伐新城、魏兴、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节、都督荆江梁宁益交广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桓冲卒。慕容垂自洛阳与翟辽攻苻坚子丕于鄴。三月，以卫将军谢安为太保。苻坚北地长史慕容泓、平阳太守慕容冲并起兵背坚。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学生百人。封张天锡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苻坚将姚萇背坚，起兵于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慕容泓为其叔父冲所杀，冲自称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纯之修谒洛阳五陵。己酉，葬康献皇后于崇平陵。百济遣使来贡方物。苻坚及慕容冲战于郑西，坚师败绩。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锋都督谢玄攻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鄆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谢安大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丁巳，河间王晏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为新蔡王。苻坚青州刺史苻朗帅众来降。十二月，苻坚将吕光称制于河右，自号酒泉公。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谒诸陵。二月，立国学。蜀郡太守任权斩苻坚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三月，荥阳人郑夔以郡来降。苻坚国乱，使使奉表请迎。龙骧将军刘牢之及慕容垂战于黎阳，王师败绩。夏四月丙辰，刘牢之与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战于五桥泽，王师又败绩。壬戌，太保谢安帅众救苻坚。五月，大水。苻坚留太子宏守长安，奔于五将山。六月，宏来降，慕容冲入长安。秋七月，苻丕自枋头西走，龙骧将军檀玄追之，为丕所败。旱，饥。丁巳，老人星见。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节、侍中、中书监、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卫将军、太保谢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月，姚萇杀苻

坚而僭即皇帝位。九月，吕光据姑臧，自称凉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冬十月丁亥，论淮肥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余封拜各有差。是岁，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辽袭黎阳，执太守滕恬之。乙酉。谒诸陵。慕容冲将许木末杀慕容冲于长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张愿以郡叛，降于翟辽。夏四月，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代王拓拔圭始改称魏。癸巳，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尚书左仆射，谯王恬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镇卫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邃之薨。翟辽寇谯，龙骧将军硃序击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东，丕走东垣，扬威将军冯该击斩之，传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将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陇东。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硃序为青、兖二州刺史，镇淮阴。丁未，大赦。壬子，暴风，发屋折木。戊午，慕容垂寇河东，济北太守温详奔彭城。翟辽遣子钊寇陈、颍，硃序击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为皇太妃。己丑，雨雹。高平人翟暢执太守徐含远，以郡降于翟辽。六月癸卯，束帛聘处士戴逵、袭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赐百官布帛各有差。九月戊午，复新宁王遵为武陵王，立梁王 逢子和为梁王。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讨翟辽于洛口，败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兖二州刺史硃序为持节、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诸军事、雍州刺史，谯王恬之为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夏六月，旱。乞伏国仁死，弟乾归嗣伪位，僭号河南

王。秋七月，翟辽将翟发寇洛阳，河南太守郭给距破之。冬十二月戊子，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杀人。乙未，大风，昼晦，延贤堂灾。丙申，蠡斯则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己亥，加尚书令谢石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子，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谢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廩，其沿线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彭城妖贼刘黎僭称皇帝于皇丘，龙骧将军刘牢之讨平之。二月，扶南献方物。吕光僭号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六月壬寅，使持节、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宣阳门四柱灾。八月，姚萇袭破苻登，获其伪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镇北将军、谯王恬之薨。龙骧将军刘牢之及翟辽、张愿战于太山，王师败绩。征虏将军硃序破慕容永于太行。二月辛己，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月，永嘉人李耽举兵反，太守刘怀之讨平之。己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沔中诸郡及兖州大水。龙骧将军硃序攻翟辽于滑台，大败之，张愿来降。九月丁未，以吴郡太守王珣为尚书仆射。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筑太庙。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杨佺期击破之。己未，章武王范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尚书左仆射，以太子詹事谢琰为尚书右仆射。新庙成。冬十一月，姚萇败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债。夏四月，齐国内史蒋喆杀乐安太守辟闾浚，据青州反，北平原太守辟闾浑讨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六月癸卯，京师地震。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乙卯，大风，折木。戊午，梁王薨。慕容垂袭翟钊于黎阳，败之，钊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昼见。八月，新作东宫。冬十月丁酉，太白昼见。辛亥，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封皇子德文为琅邪王。十二月己未，地震。是岁，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三月，翟钊寇河南。夏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闰月，妖贼司马徽聚党于马头山，刘牢之遣部将讨平之。九月丙戌，龙骧将军杨佺期击氏帅佛嵩于潼谷，败之。冬十月，姚萇死，子兴嗣伪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秋七月，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遣使振恤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宫曰崇训。慕容垂击慕容永于长子，斩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廩丘，东平太守韦简及垂将尹国战于平陆，简死之。是岁，苻登为姚兴所杀，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称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庙。甲寅，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陆纳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夏六月，荆、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圭击慕容垂子宝于黍谷，败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夏四月，新作永安宫。丁亥，雨雹。慕容垂死，子宝嗣伪位。

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大水。六月，吕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时年三十五。葬隆平陵。

帝幼称聪悟。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既威权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初，简文帝见讖云：“晋祚尽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为名焉。简文帝后悟，乃流涕。及为清暑殿，有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倾矣。

史臣曰：前史称“不有废也，吾何以兴”，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迈油云而骧首，济沈川而能跃。少康一旅之众，所以阐帝图；成汤七十之基，所以兴王业；静河海于既泄，补穹圆于已紊；事异于斯，则弗由也。简皇以虚白之姿，在屯如之会，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太宗晏驾，宁康篡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隕。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氏自泯。五尽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

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

赞曰：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 帝纪第十

### 安帝 恭帝

安皇帝讳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长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摄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会稽王道子稽首归政。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尚书左仆射。二月，吕光将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单于，国号南凉。击光将奚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为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吕光子纂为乞伏乾归所败。光建康太守段业自号凉州牧。慕容宝败魏师于蓟。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及绪以悦于恭，恭乃罢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长史王廞以吴郡反，王恭讨平之。慕容宝将慕容详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宝奔黄龙。秋八月，吕光为其仆射杨轨、散骑常侍郭麇所攻，光子纂击走之。九月，慕容宝将慕容麟斩慕容祥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为魏师所败。

二年春三月，龙舟二灾。夏五月，兰汗弑慕容宝而自称大将军、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宝子盛斩兰汗，僭称长乐王，摄天子位。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等举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临川。丙子，宁朔将军邓启方及慕容德将慕容法战于管城，王师败绩。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于黄龙。桓玄大败王师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会稽王道子黄钺。遣征虏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前将军王琨、右将军谢琰讨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午，会稽王道子屯中堂，元显守石头。己酉，前将军王琨守北郊，右将军谢琰备宣阳门。辅国将军刘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击败恭，恭奔曲阿长塘湖，湖尉收送京师，斩之。于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寻阳。冬十月，新野言驹虞见。丙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寻阳，推桓玄为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天兴。京兆人韦礼帅襄阳流人叛，降于姚兴。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秃发乌孤自称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蕴为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间王国镇薨。林邑范胡达陷日南、九真，遂寇交址，太守杜瑗讨破之。段业自称凉王。仇池公杨盛遣使称藩，献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陈夫人为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书令王琨卫将军，以会稽王世子元显为扬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龙骧将军辟闾浑，遂僭即皇帝位于广固。秋八月，秃发乌孤死，其弟利鹿孤嗣伪位。冬十月，姚兴陷洛阳，执河南太守辛恭靖。十一月甲寅，妖贼孙恩陷会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崇、义兴太守魏隐并委官而遁，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皆遇害。

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走之。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绍而自立。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娄，进至紫微。三月，彗星见于太微。夏四月，地震。孙恩寇浹口。五月丙寅，散骑常侍、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己卯，会稽内史谢琰为孙恩所败，死之。恩转寇临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旱。辅国司马刘裕破恩于南山。恩将卢循陷广陵，死者三千余人。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兴伐乞伏乾归，降之。八月丁亥，尚书右仆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宁朔将军高雅之及孙恩战于余姚，王师败绩。以扬州刺史元显为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封元显子彦璋为东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岁，河右诸郡奉凉武昭王李玄盛为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孙恩复寇浹口。吕超杀吕纂，以其兄隆僭即伪位。三月甲寅，众星西流，历太微。夏五月，孙恩寇吴国，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逊杀段业，自号大都督、北凉州牧。六月甲戌，孙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于省。冠军将军高素、右卫将军张崇之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辅国将军司马允之、游击将军毛邃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领军将军孔安国屯中皇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卫京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孙恩于广陵之郁洲，为贼所执。秋七月，段玘杀慕容盛，盛叔父

熙尽诛段氏，因僭称尊号。九月，吕隆降于姚兴。冬十月，姚兴帅侵魏，大败而旋。是岁，饥，禁酒。

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后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元显前锋，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以讨桓玄。二月丙午，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败王师于姑孰，谯王尚之、齐王柔之并死之。以右将军吴隐之为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三月己巳，刘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师败绩于新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壬申，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以桓谦为尚书仆射，迁太傅、会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临海太守辛景击孙恩，斩之。是月，秃发利鹿孤死，弟辱檀嗣伪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为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书下舍灾。冬十月，冀州刺史刘轨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曲赦广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阳。乙卯，桓玄自称大将军。丁巳，冀州刺史孙无终为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秋八月，玄又自号相国、楚王。九月，南阳太守庾仄起义兵，为玄所败。冬十一月壬午，玄迁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庙神主于琅邪国。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为平固王。辛亥，帝蒙尘于寻阳。

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洧水入石头，漂杀人户。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丙辰，斩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丁巳，义师济江。三月戊午，刘裕斩玄将皇甫之于江乘，斩皇甫敷于

罗落。己未，玄众溃而逃。庚申，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刘裕以谧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辛酉，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辛未，桓玄逼帝西上。丙戌，密诏以幽逼于玄，万机虚旷，令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余如故。并大赦谋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后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将军、武陵王遵称制，总万机。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及桓玄将庾稚、何澹之战于湓口，大破之。玄复逼帝东下。五月癸酉，冠军将军刘毅及桓玄战于峥嵘洲，又破之。己卯，帝复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乘兴反正于江陵。甲申，诏曰：“奸凶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渐，以致播越。赖镇军将军裕英略奋发，忠勇绝世，冠军将军毅等诚心宿著，协助同嘉谋。义声既振，士庶效节，社稷载安，四海齐庆。其大赦，凡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无所问。”戊寅，奉神主人于太庙。闰月己丑，桓玄故将扬武将军桓振陷江陵，刘毅、何无忌退守寻阳，帝复蒙坐于贼营。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讨伪梁州刺史桓希，斩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给事中刁聘、秘书丞王迈之谋反，伏诛。冬十月，卢循寇广州，刺史吴隐之为循所败。执始兴相阮佃之而还。慕容德死，兄子超嗣伪位。

义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破襄阳。己丑，刘毅次于马头。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次纪南，为振所败。振武将军刘道规击桓谦，走之。乘舆反正，帝与琅邪王幸道规舟。戊戌，诏曰：

“朕以寡德，夙纂洪绪。不能缉熙遐迩，式遏奸宄。逆臣桓玄乘衅肆乱，乃诬罔天人，篡据极位。朕躬播越，沦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坠。赖镇军将军裕忠武英断，诚冠终古。运谋机始，贞贤协其契；抆泪誓众，义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挥。巨猾奔迸，三率稜威，大憝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义旗载捷，狡徒沮溃，朕获反正。斯实宗庙之灵，勤王之勋。岂朕一人独享伊祜，思与亿兆幸兹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官爵二级，鰥寡孤独谷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台备乘舆法驾，迎帝于江陵。弘农太守戴宁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谋反，伏诛。平西参军谯纵害平西将军、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于襄阳。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振，斩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曰：“此非诸卿之过，其还率职。”戊戌，举章皇后哀三日，临于西堂。刘裕及何无忌等抗表逊位，不许。庚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加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甲辰，诏曰：“自顷国难之后，人物凋残，常所供奉，犹不改旧，岂所以视人如伤，禹汤归过之诚哉！可筹量减省。”夏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戊辰，饯于东堂。五月癸未，禁绢扇及携蒲。游击将军、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伏诛。桓玄故将桓亮、苻宏、刁预寇湘州，守将击走之。秋八月甲子，封临川王子修之为会稽王。冬十一月，乞付乾归伐仇池，仇池公杨盛大破之。是岁，凉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称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击谯纵将谯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莲为高阳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杨孜敬有罪，伏诛。冬十月，论匡复之功，封车骑将军刘裕为豫章郡公，抚军将军刘毅南平郡公，右将军何无忌安成郡公，

自余封赏各有差。乙亥，以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盗杀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车骑将军刘裕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兴将赫连勃勃僭称天王于朔方，国号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诛。八月，遣冠军将军刘敬宣持节监征蜀诸军事。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秃发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岁，高云、冯跋杀慕容熙，云僭即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领司徒，车骑将军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卒。甲午，加吏部尚书孟昶尚书左仆射。冬十一月辛卯，雷。梁州刺史杨思平有罪，弃市。癸丑，大风拔树。是月，秃发傉檀僭即凉王位。十二月，陈留王曹灵诞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庚戌，以抚军将军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辅国将军何无忌镇南将军。庚戌，寻阳地震。二月，慕容超将慕容兴宗寇宿豫，阳平太守刘千载、南阳太守赵元并为贼所执。三月己亥，大雪，平地数尺。车骑将军刘裕帅师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于太庙。刘裕大破慕容超于临朐。秋七月，姚兴将乞伏乾归僭称西秦王于苑川。九月戊辰，离班弑高云，云将冯跋攻班，杀之。跋僭即王位，仍号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绍弑其主圭。

六年春正月丁亥，刘裕攻慕容超，克之，齐地悉平。是月，广州刺史卢循反，寇江州。三月，秃发傉檀及沮渠蒙逊战于穷泉，傉檀败绩。壬申，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及循战于豫章，王师败绩，无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

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乃入卫京师。五月丙子，大风，拔木。戊子，卫将军刘毅及卢循战于桑落洲，王师败绩。尚书左仆射孟昶惧，自杀。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内外戒严。大司马、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次中皇堂，太尉刘裕次石头，梁王珍之屯南掖门，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南岸，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怀默屯建阳门，淮口筑柵浦、药园、廷尉三垒以距之。丙寅，震太庙鸱尾。秋七月庚申，卢循遁走。甲子，使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蒯恩等帅众追之。是月，卢循寇荆州，刺史刘道规、雍州刺史鲁宗之等败之。又破徐道覆于华容，贼复走寻阳。八月，姚兴将桓谦寇江陵，刘道规败之。冬十一月，蜀贼谯纵陷巴东，守将温祚、时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刘裕破卢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夏四月，卢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秋七月丁卯，以荆州刺史刘道规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逊伐凉，凉武昭王玄盛与战，败之。

八年春二月丙子，以吴兴太守孔靖为尚书右仆射。三月甲寅，山阴地陷四尺，有声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弑乞伏乾归，乾归子炽盘诛公府，僭即伪位。六月，以平北将军鲁宗之为镇北将军。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将军刘道规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纯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庚辰，裕矫诏曰：“刘毅苞藏祸心，构逆南夏，藩、混助乱，志肆奸宄。赖宁辅玄鉴，抚机挫锐，凶党即戮，社稷乂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实资玄泽。况事兴大憝，祸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刘毅不在其例。普增

文武位一等。孝顺忠义，隐滞遗逸，必令闻达。”己丑，刘裕帅师讨毅。裕参军王镇恶陷江陵城，毅自杀。冬十一月，沮渠蒙逊僭号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硃龄石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帅师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岁，庐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刘裕害前将军诸葛长民及其弟辅国大将军黎民、从弟宁朔将军秀之。戊寅，加刘裕镇西将军、豫州刺史。林邑范胡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弛湖池之禁。封镇北将军鲁宗之为南阳郡公。秋七月，硃龄石克成都，斩谯纵，益州平。九月，封刘裕次子义真为桂阳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炽盘帅师伐秃发傉檀，灭之。秋七月，淮北大风，坏庐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林邑遣使来献方物。是岁，城东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贰于刘裕，裕帅师讨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二月丁未，姚兴死，子泓嗣伪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蕴薨。壬午，刘裕及休之战于江津，休之败，奔襄阳。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见。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论平蜀功，封刘裕子义隆彭城公，硃龄石丰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铜钟六枚。秋七月丙戌，京师大水，坏太庙。辛亥晦，日有蚀之。八月丁未，尚书左仆射谢裕卒，以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将鲁轨寇襄阳，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走之。二月，加刘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连勃勃攻姚泓

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尚书令、都乡亭侯刘柳卒。秋八月，刘裕及琅邪王德文帅众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将姚光以洛阳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二月，凉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业嗣位为凉州牧、凉公。三月，龙骧将军王镇恶大破姚泓将姚绍于潼关。夏，刘裕败魏将鹅青于河曲，斩青裨将阿薄干。是月，凉公李士业大败沮渠蒙逊于鲜支涧。五月，刘裕克潼关。丁亥，会稽王修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秋七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归诸京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龙骧将军王镇恶于长安。夏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冬十月，以凉公士业为镇西将军，封酒泉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北。雍州刺史硃龄石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寻又大溃，龄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东堂，时年三十七。葬休平陵。

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初讖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

恭帝讳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元兴初，迁车骑大将军。桓玄执政，进位太宰，加兗冕之服，绿綬绶。玄篡位，以帝为石阳县公，与安帝俱居寻阳。及玄败，随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跃马奋戈，直至阶下，瞋目谓安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帝乃下床谓振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马致拜。振平，

复为琅邪王，又领徐州刺史，寻拜大司马，领司徒，加殊礼。义熙二年，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诏曰：“大司马明德懋亲，大尉道勋光大，并徽序彝伦，燮和二气，髦俊引领，思佐鼎饪。而雅尚冲挹，四门弗辟，诚合大雅谦虚之道，实违急贤赞世之务。昔蒲轮载征，异人并出，东平开府，奇士向臻，济济之盛，朕有钦焉。可敕二府，依旧辟召，必将明易女俊义，嗣轨前贤矣。”于是始辟召掾属。时太尉裕都督中外诸军，诏曰：“大司马地隆任重，亲贤莫贰。虽府受节度，可身无致敬。”刘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请帅所莅，启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从之，乃与裕俱发。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辞陵庙，帝复上疏曰：“臣推轂阃外，将革寒暑，不获展情埏埴，私心罔极。伏愿天慈，特垂听许，使臣微诚粗申，即路无恨。”许之。及姚泓灭，归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刘裕矫称遗诏曰：“唯我有晋，诞膺明命，业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属当多难，幸赖宰辅，拯厥颠覆。仍恃保佑，克黜祸乱，遂冕旒辰极，混一六合。方凭阿衡，惟新洪业，而遭疾大渐，将遂弗兴。仰惟祖宗灵命。亲贤是荷。咨尔大司马、琅邪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惟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造，无废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会。立皇后褚氏。甲午，征刘裕还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悬而不乐。以骠骑将军刘道怜为司空。秋八月，刘裕移镇寿阳。以刘怀慎为前将军、北徐州刺史，镇彭城。九月，刘裕自解扬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阳公义真为扬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礼。己卯，太史奏，黑龙四见于东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帝自是之后，深虑祸机，褚后常在帝侧，饮食所资，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请后，有间，兵人逾垣而入，弑帝于内房。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

帝幼时性颇忍急，及在藩国，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后复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凉寝食之节，以恭谨闻，时人称焉。始，元帝以丁丑岁称晋王，置宗庙，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禅代之岁，年在庚申，为一百四岁。然丁丑始系西晋，庚申终入宋年，所余惟一百有二岁耳。璞盖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钟无妄之日，道子、元显并倾朝政，主昏臣乱，未有如斯不亡者也。虽有手握戎麾，心存旧国，回首无良，忽焉萧散。于是桓玄乘衅，势逾飙指，六师咸泯，只马徂迁。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孙恩岂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颠覆，则恭皇斯甚。于越之民，讷熏丹穴，会稽之侣，宁叹人臣。去皇屋而归来，洒丹书而不恨。夫五运攸革，三微数尽，犹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观其摇落，人有为之流涟者也。

赞曰：安承流湏，大盗斯张。恭乃寓命，他人是纲。犹存周赧，始立怀王。虚尊假号，异术同亡。

## 志第一

## 天文上

天体	仪象	天文经星	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外星		天汉起没	
十二次度数	州郡躔次		

昔在庖牺，观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故《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然则三皇迈德，七曜顺轨，日月无薄蚀之变，星辰靡错乱之妖。黄帝创受《河图》，始明休咎，故其《星传》尚有存焉。降在高阳，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泊帝尝，亦式序三辰。唐虞则羲和继轨，有夏则昆吾绍德。年代绵邈，文籍靡传。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遗记，于今不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官星占，存而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著《天官书》，以明天人之道。其后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皇极论》，以参往之行

事。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今详众说，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

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恆八万里。日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日入下，故不见。天之居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是其证也。极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日朝出阳中，暮入阴中，阴气暗冥，故没不见也。夏时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日同辉，故日出即见，无蔽之者，故夏日长也。冬天阴气多，阳气少，阴气暗冥，掩日之光，虽出犹隐不见，故冬日短也。”

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瞽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闻而讥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复云有之而不动乎？”由此而谈，稚川可谓知言之选也。

虞喜族祖河间相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瓮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西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馀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

吴太常姚信造听天论云：“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

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

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至于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有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所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从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下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

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

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

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

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众日月宜随夫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

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还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

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于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 仪象

《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考灵曜》云：“分寸之咎，代天气生，以制方员。方员以成，参以规矩。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观玉仪之游。”郑玄谓以玉为浑仪也。《春秋文曜钩》云：“唐尧既位，羲和立浑仪。”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

暨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至和帝时，贾选逵系作，又加黄道。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

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莫莢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开落。

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果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统，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

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应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没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漏昼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陆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

《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也。”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日邪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员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夏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邪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以句股法言之，旁万五千里，句也；立八万里，股也；从日邪射阳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曜度》、《考异邮》

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七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四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

分黄赤二道，相兴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员如弹丸也。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员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改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改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 天文经星

《洪范传曰》：“清而明者，天之物也。天忽变色，是谓易常。天裂，阳不足，是谓臣强。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有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生也。”

马续云：“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

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得总而理诸？”后武帝时，

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今略其昭昭者，以备天官云。

### 中宫

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谓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忧。钩陈，后宫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常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宫，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抱北极四星曰四辅，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华盖下五星曰五帝内坐，设叙顺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宫中坐，大臣犯主。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阴阳而配节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农时也。极东一星曰柱下史，主记过；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妇人之微者，主传漏，故汉有侍史。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主胡人入中国。客星守之，备奸使，亦曰胡兵起。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其西河中九星如钩状，曰钩星，直则地动。天一星在紫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谨、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

紫宫垣十五星，其西番七，东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一曰旗星，为番卫，备番臣也。宫阙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将宫中兵。东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悬图法。门内

东南维五星曰尚书，主纳言，夙夜谘谋；龙作纳言，此之象也。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抚。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后妃夫人与太子宴饮。东北维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饌。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旋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祸。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燕，六主赵，七主齐。”

魁中四星为贵人之牢，曰天理也。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宜德化，调七政，和阴阳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军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太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五曰司命、司怪，

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冠，大理佐理宝。所谓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阶者也。明润，大小齐，天瑞臻。

文昌北六星曰内阶，天皇之阶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总领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国，集众事也。其星明，吉。太阳守一星，在相西，大将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设武备。西北四星曰势。势，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辅也。东西蕃有芒及动摇者，诸侯谋。执法移，刑罚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轨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

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左执法东北一星曰谒者，主赞宾客也。谒者东北三星曰三公内坐，朝会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内坐，治万事。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诸侯，内待天子，不之国也。辟雍之礼得，则太微、诸侯明。

黄帝坐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也。天子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则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黄帝坐不明，人主求贤士以辅法，不然则夺势。四帝星夹黄帝坐，东方苍帝，灵威仰

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纪之神也。

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储也。太子北一星曰从官，侍臣也。帝坐东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门之内，近右执法。屏，所以雍蔽学帝也。执法主刺举；臣尊敬君上，则星光明润泽。郎位十五星在帝坐东北。一曰依乌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汉官之光禄、中散、谏议、议郎、三署郎中，是其职也。郎，主守卫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诛。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大臣为乱。郎将在郎位北，主阅具，所以为武备也。武贲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常陈七星，如毕状，在帝坐北，天子宿卫武贲之士，以设强御也。星摇动，天子自出，明则武兵用，微则兵弱。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住，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宜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躔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变则占其人。

南四星曰内平，近职执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贵戚也。

摄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时节，伺襍祥。摄提为楯，以夹拥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圣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摄提间。大角者，天王座也。又为天栋，正经纪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献酬酢。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锋，主胡兵。又为丧，故其变动应以兵

丧也。星亡，其国有兵谋。其北一星曰招摇，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与梗河略相类也。招摇与北斗杓间曰天库。星去其所，则有库开之祥也。招摇欲与栋星、梗河、北斗相应，则胡兵当来受命于中国。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败。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天之武备也。故在紫宫之左，所以御难也。女床三星，在纪星北，后宫御也，主女事。天棂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主分争与刑罚，藏兵亦所以御难也。枪、棂，皆以备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国兵起。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七公七星，在招摇东，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贯索九星在其前，贱人之牢也。一曰连索，一曰连营，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也。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七星见，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动则斧钺质用，中空则更元。《汉志》云十五星。天纪九星，在贯索东，九卿也，主万事之纪，理怨讼也。明则天下多辞讼；亡则政理坏，国纪乱；散绝则地震山崩。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则织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贵。东足四星曰渐台，临水之台也，主晷漏律吕之事。西足五星曰辇道，王者得嬉游之道也，汉辇道通南北宫，其象也。

左右角间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进贤，主卿相举逸才。亢、东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户，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则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阴谋。键闭一星，在房东北，近钩钤，主关籥。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权衡，主聚众。一曰天旗庭，主斩戮之事也。市中星众润泽，则岁实。荧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贵丧。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东北，主伺阴阳也。明大，辅臣强，四夷开；候细微，则国安；亡则主失位；移则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余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夏。宗正二星，在帝坐东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号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东，主录亲疏享祀。族人有序，则如绮文而明正。动则天子亲属有变；客星守之，贵人死。宗星二，在候星东，宗室之象，帝辅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阴。江星不具，天下津河关道不通。明若动摇，大水出，大兵起；参差则马贵。荧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绝。

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主关闭。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关也。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南二星，天库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钺质也。上二星，旗附也。斗建之间，三光道也。星动则众劳。月晕之，蛟龙见，牛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讐有谋，亦为关梁不通，有大水。东南四星曰狗国，主鲜卑、鸟丸、沃且。荧惑守之，外夷为变。狗国北二星曰天鸡，主候时。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长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余贵，囚徒起兵。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鈇钺。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左星，南星也，所以备关梁而距难也，设守阴险，知谋徽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泽，将吉；不正，为兵忧也。星怒，马贵。动则兵起，曲则将失计夺势。旗星差戾，乱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时。前近

河鼓，若桴鼓相直，皆为桴鼓用。

离珠五星，在须女北，须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备，津关道不通。

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天蛇也，主水虫。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其星动，为策马，车骑满野。亦曰梁，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故或占车骑，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桥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仆，在王良旁。若移在马后，是谓策马，则车骑满野。阁道六星，在王良前，飞道也。从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阁道星，天子游别宫之道也。傅路一星，在阁道南，旁别道也。东壁北十星曰天廐，主马之官，若今驿亭也，主传令置驿，逐漏驰骛，谓其行急疾，兴晷漏竞驰也。

天将军十二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南一星曰军南门，主谁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积京，主大丧也。积京中星众，则诸侯有丧，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积尸，明则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济不通也。中一星曰积水，候水灾。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关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语，以知佞谗也。曲，吉；直而动，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谗，主巫医。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北。五车者，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谷丰耗。西北大星曰天库，主太白，主秦。次东北星曰狱，主辰星，主燕赵。次东星曰天仓，主岁星，主鲁卫。次东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荧惑，主魏。五星有变，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

曰三泉。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圉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乱。五车南六星曰诸王，察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谷，主候岁。八谷一星亡，一谷不登。天关一星，在五车南，亦曰天门，日月之所行也，主边事，主关闭。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贵人多死。

东井钺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变异及鸟兽草木之妖，明主闻灾，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设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台谢之高，主远望气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变。南河、北河各三星，夹东井。一曰天高，天之关门也，主关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阳门，一曰越门，一曰权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阴门，一曰胡门，一曰衡星，主水。两河戍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动摇，中国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阙丘，主宫门外象魏也。五诸侯五星，在东井北，主刺举，戒不虞。又曰理阴阳，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为帝定疑议。星明大润泽，则天下大治；芒角，则祸在中。五诸侯南三星曰天尊，主盛饘粥以给贫馁。积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积薪一星在积水东北，供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积薪东，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

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主，土职也。一曰东陵，一曰权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将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将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也。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飧饮食。

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轩辕西四星曰燿，燿者，烽火之燿也，边亭之警候。

燿北四星曰内平，平罪之官，明刑罚。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卫掖门。南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议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也。月、五星犯守之，处士、女主忧，宰相易。南四星曰长垣，主界域及胡夷。荧惑入之，胡入中国；太白入之，九卿谋。

#### 二十八舍

东方。角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为天田，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道。盖天之三门，犹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贤者在朝；动摇移徙，王者行。

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者也。一曰疏庙，主疾疫。星明大，辅纳忠，天下宁。

氏四星，王者之宿宫，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后二星，妾也。后二星大，则臣奉度。

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辅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为天衢，为天关，黄道之所经也。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间，其北曰太阴。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平和；由阳道则旱丧；由阴道则水兵。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南星曰左骖，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骖。亦曰天厩，又主开闭，为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则王者明；骖星大，则兵起；星离，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钩钤，房之钤键，天之管籥，主闭键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

钩钤间有星及疏坼，则地动河清。

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心星直，则王失势。

尾九星，后宫之场，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宫，解衣之内室。尾亦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有叙，多子孙。

箕四星，亦后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鸡，主八风。凡日月宿在箕、东壁、翼、轸者风起。又主口舌，主客蛮夷胡貉；故蛮胡将动，先表箕焉。

北方。南斗六星，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贤进士，禀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为寿命之期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行。

牵牛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摇动变色则占之。星明大，王道昌，关梁通。

须女四星，天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

虚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

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余同虚占。坟墓四星，属危之下，主死丧哭泣，为坟墓也。

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庙，又为军粮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国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离宫六星，天子之别宫，主隐藏休息之所。

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星明，王者兴，

道术行，国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经士不用，图书隐；星动，则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亦曰大将，欲其明。

娄三星，为天狱，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食廩，五谷府也，明则和平。

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也。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之所经也。昴明，则天下牢狱平。昴六星皆明，与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黄，兵大起。一星亡，为兵丧；摇动，有大臣下狱，及有白衣之会。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

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附耳一星，在毕下，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则中国微，有盗贼，边候惊，外国反；移动，佞谗行。月入毕，多雨。

觜觿三星，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主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储盈，将得势。

参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钺，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伐。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也。参，白兽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故《黄帝占》参应七将。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鲜卑、戎、狄之国，故不欲明。七将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则芒角张。伐星明与参等，大臣皆谋，兵起。参星失色，军散败。参芒角动摇，

边候有急，兵起，有斩伐之事。参星移，客伐主。参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丧，山石为怪。参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故不欲其明，明与井齐，则用钺于大臣。月宿井，有风雨。

舆鬼五星，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星为积尸，主死丧祠祀。一曰鈇钺，主诛斩。鬼星明，大谷成；不明，百姓散。钺欲其忽忽不明，明则兵起，大臣诛。

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绣，又主急兵盗贼。故星明王道昌；暗则贤良不处，天下空。

张六星，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饮食赏赉之事。星明则王者行五礼，得天之中。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俳倡，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夷宝。动则蛮夷使来，离徙则天子举兵。

轸四星，主冥宰，辅臣也；主车骑，主载任。有军出入，皆占于轸。又主风，主死丧。轸星明，则车驾备；动则车驾用。辖星傅轸两傍，主王侯，左辖为王者同姓，右辖为异姓，星明，兵大起。远轸，凶。辖举，南蛮侵。长沙一星，在轸之中，主寿命。明则主寿长，子孙昌。又曰，车无辖，国有忧；轸就聚，兵大起。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库楼十星，六大星为库，南四星为楼，在角南。一曰天库，兵车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

主陈兵。东北二星曰阳门，主守隘塞也。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库楼北，平天下之法狱事，廷尉之象也。天门二星，在平星北。

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斩杀。顿顽二星，在折威东南，主考囚情状，察诈伪也。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贲，主宿卫。东端一星骑阵将军，骑将也。南三星车骑，车骑之将也。阵车三星，在骑官东北，革车也。

积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为卫也。他星守之，近臣诛。从官二星，在积卒西北。

龟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主章祝，巫官也。鱼一星，在尾后河中，主阴事，知云雨之期也。

杵三星，在箕南，杵给庖春。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星在箕舌前杵西北。

鳖十四星，在南斗南。鳖为水虫，归太阴。有星守之，白衣会，主有水令。农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农主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

天田九星，在牛南。罗堰九星，在牵牛东，距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沟渠也。九坎九星，在牵牛南。坎，沟渠也，所以导达泉源，疏盈泻溢，通沟洫也。九坎间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畴事。

虚南二星曰哭，哭东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坟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垒城，如贯索状，主北夷于丁零、匈奴。南二星曰盖屋，治宫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虚梁，园陵寝庙之所也。

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又主翼王也。垒壁阵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垒也，主军卫为营壅

也。五星有在天军中者，皆为兵起，荧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师，众也；师门，犹军门也。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钱。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纲，主武帐。北落东南九星曰八魁，主张禽兽。

天仓六星，在娄南，仓谷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积厨粟之所也。

天困十三星，在胃南。困，仓廩之属也，主给御粮也。

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主蓄黍稷以供飨祀；《春秋》所谓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天子之苑囿，养兽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园，植果菜之所也。

毕附耳南八星曰天节，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节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晓方俗之官，通重译者也。

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候变御难。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主水浆以给厨。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东南四星曰军井，行军之井也。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名取此也。军市十三星在参东南，天军贸易之市，使有无通也。野鸡一星，主变怪，在军市中。军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东二星曰子，子东二星曰孙。

东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财。弧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主备盗贼，常向于狼。弧矢动移不如常者，多盗贼，胡兵大起。狼弧张，害及胡，天下乖乱。又曰，天弓张，天下尽兵。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

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纪，主禽兽之齿。

稷五星，在七星南。稷，农正也，取乎百谷之长以为号也。

张南十四星曰天庙，天子之祖庙也。客星守之，祠官有忧。

翼南五星曰东区，蛮夷星也。

轸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乐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轸东南，蛮夷之国号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军门，主营候彪尾威旗。

天汉起没

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十二次度数

十二次。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后。魏太史令陈卓更言郡国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于辰在辰，郑之分野，属兖州。费直《周易分野》，寿星起轸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寿星起轸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属豫州。费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属幽州。费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属扬州。费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须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为玄枵，于辰在子，齐之分野，属青州。费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十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谏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费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戌，鲁之分野，属徐州。费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于辰在酉，赵之分野，属冀州。费直，起娄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费直，起毕九度。蔡邕，起毕六度。

自东井十六度至柳八度为鹑首，于辰在未，秦之分野，属雍州。费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费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于辰在巳，楚之分野，属荆州。费直，起张十三度。蔡邕，起张十二度。

#### 州郡躔次

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并云：

角、亢、氏，郑，兖州：

东郡入角一度

东平、任城、山阳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济北陈留入亢五度

济阴入氏二度

东平入氏七度  
房、心，宋，豫州：  
颍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国入房五度  
淮阳入心一度  
鲁国入心三度，  
楚国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凉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渔阳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辽西东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乐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广阳入箕九度。  
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  
九江入斗一度  
庐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阳入斗十六度  
会稽入牛一度  
临淮入牛四度  
广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虚、危，齐，青州：  
齐国入虚六度  
北海入虚九度  
济南入危一度  
乐安入危四度  
东莱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营室、东壁，卫，并州：  
安定入营室一度  
    天水入营室八度  
陇西入营室四度  
    酒泉入营室十一度  
张掖入营室十二度    武都入东壁一度  
金城入东壁四度  
    武威入东壁六度  
敦煌入东壁八度。  
奎、娄、胃，鲁，徐州：  
东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娄一度  
城阳入娄九度  
胶东入胃一度  
昴、毕，赵、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钜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广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毕三度

赵郡入毕八度

安平入毕四度

河间入毕十度

真定入毕十三度

觜、参，魏，益州：

广汉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参一度

犍为人参三度

牂柯入参五度

巴郡入参八度

汉中入参九度

益州入参七度

东井、舆鬼，秦，雍州：

云中入东井一度

定襄入东井八度

雁门入东井十六度 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

上党入舆鬼二度。

柳、七星、张，周，三辅：

弘农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东入张一度  
河内入张九度  
翼、轸，楚。荆州：  
南阳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轸十一度  
桂阳入轸六度  
武陵入轸十度  
长沙入轸十六度

## 志第二

### 天文中

七曜 杂星气 史传事验

#### 七曜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宁。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无主。日变色，有军，军破；无军，丧侯王。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日昼昏，行人无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去一年有大水。日昼昏，乌鸟群鸣，国失政。日中乌见，主不明，为政乱，国有白衣会，将军出，旌旗举。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故君明，则月行依度；臣执权，则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则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权，则或进或退。月变色，将有殃。月昼明，奸邪并作，君臣争明，女主失行，阴国兵强，中国饥，天下谋僭。数月重见，国以乱亡。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岁星盈缩，以其舍命国。其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安静中度，吉。盈缩失次，其国有忧，不可举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润泽，德合同。又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又主福，主大司农，主齐吴，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主岁五谷。赤而角，其国昌；赤黄而沈，其野大穰。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荧惑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舍命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国受殃。环绕钩已，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乍左乍右，其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丧。周旋止息，乃为死丧；寇乱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顺之战胜。又曰，荧惑主大鸿胪，主死丧，主司空。又为司马，主楚吴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过，司骄奢亡乱妖孽，主岁成败。又曰，荧惑不动，兵不战，有诛将。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钩已，战凶，有围军；钩已，有芒角如锋刃，人主无出宫，下有伏兵；芒大则人众怒。又为理，外则理兵，内则理政，为天子之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房、心，主命恶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德，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缩，有军不复。所居之宿，国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忧。居宿久，国福厚；易则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缩，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一曰，填为黄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司天下女主之过。又曰，天子

之星也。天子失信，则填星大动。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进退以候兵，高埤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若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号上公也，大司马位谨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辰星见，则主刑，主廷尉，主燕赵，又为燕、赵、代以北；宰相之象。亦为杀伐之气，战斗之象。又曰，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为刑事。和阴阳，应效不效，其时不和。出失其时，寒暑失其节，邦当大饥。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在于房心间，地动。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蛮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黄而小，地大动。光明与月相逮，其国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岁星以德，荧惑有礼，填星有福，太白兵强，辰星阴阳和。所行所直之辰，顺其色而有角者胜，其色害者败。居实，有德也；居虚，无德也。色胜位，行胜色，行得尽胜之。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心为明堂，荧惑庙也。南斗为文太室，填星庙也。亢为疏庙，太白庙也。七星为员宫，辰星庙也。五星行至其庙，谨候其命。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

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

凡五星，木与土合，为内乱，饥；与水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合，为饥，为旱；与金合，为白衣之会，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曰牝牡，年谷大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年或有或无。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从军，为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分宅；出其阳，偏将战。与土合，为忧，主孽卿。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一曰，火与水合，为焯，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下师。一曰，为变谋更事，必为旱。与金合，为疾，为白衣会，为内兵，国亡地。与木合，国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环绕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凡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凡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毋伤，七寸以内必之。

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杀，太白以强国战，辰以女乱。

凡五星入月，岁，其野有逐相；太白，将僂。

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从，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百姓饥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谓大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承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皆圆，白为丧，为旱；赤中不平，为兵；青为忧，为水；黑为疾疫，为多死；黄为吉。皆角，赤，犯我城；

黄，地之争；白，哭泣声；青，有兵忧；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凡五星，岁，政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填，缓则不还，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辰，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及各出一方，为格，野虽有军，不战。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

#### 杂星气

图纬旧说，及汉末刘表为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刘睿集天文众占，名《荆州占》。其杂星之体，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气，有妖气，有日月傍气，皆略其名状，举其占验，次之于此云。

####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黄星在赤方气中，亦名德星。

二曰周伯星，黄色，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

三曰含誉，光耀似慧，喜则含誉射。

四曰格泽，如炎火，下大上锐，色黄白，起地而上。见则不种而获，有土功，有大客。

#### 妖星

一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未类彗，小者数寸，长或

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

二曰孛星，彗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暗蔽不明，有所伤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由是言之，灾甚于彗。

三曰天棓，一名觉星。本类星，末锐，长四丈。或出东北方西方，主奋争。

四曰天枪。其出，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殃之不尽，当为旱饥暴疾。

五曰天欃。石氏曰，云如牛状。甘氏，本类星，末锐。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长可三丈，主捕制。

六曰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赤云独见。或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藿而长，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长二丈，未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乱，所见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丧。

七曰天冲，出如人，苍衣赤头，不动。见则臣谋主，武卒发，天子亡。

八曰国皇，大而赤，类南极老人星。或曰，去地一二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难。或曰，其下起兵，兵强。或曰，外内有兵丧。

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为昭明，昭明灭光，以为起霸起德之征，所起国兵多变。一曰，大人凶，兵大起。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

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两角。或曰，类太白，数动，察之而赤，为乖争之征，主击强兵。见则主失法，豪杰起，天子以不义失国，有声之臣行主德。

十一曰天谗，彗出西北，状如剑，长四五丈。或曰，如钩，长四丈。或曰，状白小，数动，主杀罚。出则其国内乱，其下相谗，为饥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

十二曰五残，一名五锋，出正东，东方之星。状类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苍彗散为五残，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气如晕，有毛。或曰，大而赤，数动，察之而青。主乖亡；为五分，毁败之征，亦为备急兵。见则主诛，政在伯，野乱成，有急兵，有丧，不利冲。

十三曰六贼，见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动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残、六贼出，祸合天下，逆侵关枢；其下有兵，冲不利。

十四曰狱汉，一名咸汉，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从横。主遂王，主刺王。出则阴精横，兵起其下。又为丧，动则诸侯惊。

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鸡。其怒，有青黑，象伏鳖。或曰，怒，雌也，主争兵。又曰，黄彗分为旬始，为立主之题，主乱，主招横。见则臣乱兵作，诸侯虐，期十年，圣人起伐，群猾横恣。或曰，出则诸侯雄鸣。

十六曰天锋，彗象矛锋。天下从横，则天锋星见。

十七曰烛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不久而灭。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乱，有大盗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状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长数丈，左右兑。

出而易处。星见，不出三年，有乱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谷不收，人相食。

十九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见则兵起。

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余，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时出。见，十月而兵起，皆为兵起其下。

二十一曰地维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见则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河图》云：

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反登、苍彗。

荧惑散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棓、赤彗。

填星散为五残、狱汉、大赆、昭星、绌流、旬始、蚩尤、虹蜺、击咎、黄彗。

太白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白彗。

辰星散为枉矢、破女、拂枢、灭宝、绕纒、惊理、大畜祀、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长短，曲折应象。

汉京房著《风角书》有《集星章》，所载妖星皆见于月旁，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见，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枪、天根、天荆、真若、天棓，天楼、天垣，皆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其星咸有两青方在其旁。

天阴、晋若、官张、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荧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

天上、天伐、从星、天枢、天翟、天沸、荆彗，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

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墙星、棖星、白藿，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共旁。

天美、天欂、天杜、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气所生，皆出于月左右方气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将出不出日数期候之。当其未出之前而见，见则有水旱，兵丧，饥乱；所指亡国，失地，王死，破军，杀将。

#### 客星

张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荆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见之国，为饥为凶，为善为恶，为喜为怒。周伯星黄色煌煌，所至之国大昌。蓬絮星色青而荧荧然，所至之国风雨不节，焦旱，物不生，五谷不登，多蝗虫。”又云：“东南有三星出，名曰盗星，出则人下有大盗。西南有三星出，名曰种陵，出则天下谷贵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东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见则有大丧。”

####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迟者期迟。大而无光者，众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贵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贵且众也。乍明乍灭者，贼败成也。前大后小者，担忧也；前小后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坠，其下有兵。无风云，有流星见，良久间乃入，为大风，发屋折木。小流星百数四面行者，众庶流移之象。

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鸣，天保也；所坠国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坠者起兵。流星有光

青赤，长二三丈，名曰天雁，军中之精华也；其国起兵，将军当从星所之。流星晖然有光，光白，长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将军从星所之。

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然白，前卑后高，此谓顿顽，其所从者多死亡。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然皎白，星灭后，白者曲环如车轮，此谓解衔，其国人相斩为爵禄。飞星大如缶若甕，其后皎然白，长数丈，星灭后，白者化为云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积骨。

枉矢，类流星，色苍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长数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见则谋反之兵合射所诛，亦为以乱伐乱。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顷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状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主候兵讨贼。见则四方相射，千里破军杀将。或曰，五将斗，人相食，所往之乡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国易政，戒守御。

营头，有云如坏山堕，所谓营头之星，所堕，其下覆军，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昼陨名营头。

#### 云气

瑞气：一曰庆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庆云，亦曰景云。此喜气也，太平之应。二曰归邪。如星非星，如云非云。或曰，星有两赤彗向上，有盖，下连星。见，必有归国者。三曰昌光，赤，如龙状，圣人起，帝受终，则见。

妖气：一曰虹蜺，日旁气也，斗之乱精。主惑心，主内淫，

主臣谋君，天子诘，后妃颀，妻不一。二曰云，如狗，赤色，长尾；为乱君，为兵丧。

### 十輝

《周礼》眡昆氏掌十輝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昆，谓阴阳五色之气，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璫之属，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谓云气成形，象如赤乌，夹日以飞之类是也。三曰觶日傍气，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觶。四曰监，谓云气临在日上也。五曰闇，谓日月蚀，或曰脱光也。六曰瞽，谓瞽瞍不光明也。七曰弥，谓白虹弥天而贯日也。八曰序，谓气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璫，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隳，谓晕气也。或曰，虹也，《诗》所谓“朝隳于西”者也。十曰想，谓气五色有形想也，青饥，赤兵，白丧，黑忧，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气为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游气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风雨之候也，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有云障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日蒙蒙无光，士卒内乱。又曰，数日俱出，若斗，天下兵起，大战。日斗，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状，其上微起，在日上为戴。戴者，德也，国有喜也。一云，立日上为戴。青赤气抱在日上，小者为冠，国有喜事。青赤气小而交于日下为纓，青赤气小而员，一二在日下左右者为纽。青赤气如小半晕状，在日上为负，负者得地为喜。又曰，青赤气长斜倚日旁为戟。青赤气员而小，在日左右为珥，黄白者有喜。又曰，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在日东，东军战胜。南北亦如之。无军而珥，为拜将。又日旁如半环向日为抱。青赤气如月初生，背日者为背，又曰，背气青赤而曲，外向为叛象，分为反城。璫者如带，璫在日四方。青赤气长而立日旁为直，日旁有一直，敌在一旁欲自立，从直所击者胜。日旁有二直三

抱，欲自立者不成，顺抱击者胜，杀将。气形三角，在日西方为提，青赤气横在日上下为格。气如半晕，在日下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气如履，在日下者为履。日旁抱五重，战顺抱者胜。日一抱一背，为破走。抱者，顺气也；背者，逆气也。两军相当，顺抱击逆者胜，故曰破走。日抱且两珥，一虹贯抱至日，顺虹击者胜，杀将。日抱两珥且璫，二虹贯抱至日，顺虹击者胜。日重抱，内有璫，顺抱击者胜。亦曰，军内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贯抱，顺抱击胜，得二将。有三虹，得三将。日抱黄白润泽，内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亲来降者；军不战，敌降，军罢。色青黄，将喜；赤，将兵争，白，将有丧，黑，将死。日重抱且背，顺抱击者胜，得地，若有罢师。日重抱，抱内外有璫，两珥，顺抱击者胜，破军，军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气，员而周匝，内赤外青，名为晕。日晕者，军营之象。周环匝日，无厚薄，敌与军势齐等。若无军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晕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忧。

凡占，两军相当，必谨审日月晕气，知其所起，留止远近，应与不应，疾迟，大小，厚薄，长短，抱背为多小，有无，虚实，久亟，密疏，泽枯。相应等者势等。近胜远，疾胜迟，大胜小，厚胜薄，长胜短，抱胜背，多胜少，有胜无，实胜虚，久胜亟，密胜疏，泽胜枯。重背，大破；重抱为和亲；抱多，亲者益多；背为天下不和，分离相去，背于内者离于内，背于外者离于外也。

#### 杂气

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恆带杀气

森森然。或如华盖在雾气中，或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或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此皆帝王气。

猛将之气，如龙，如猛兽；或如火烟之状；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状，夜照人；或白而赤气绕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门上楼；或上黑下赤，状似黑旌；或如张弩；或如埃尘，头锐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将之气也。气发渐渐如云，变作山形，将有深谋。

凡军胜之气，如堤如坂，前后磨地。或如水光；将军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将士骁勇。或如埃尘粉沸，其色黄白；或如人持斧向敌；或如蛇举首向敌，或气如覆舟，云如牵牛；或有云如斗鸡，赤白相随，在气中；或发黄气，皆将士精勇。

凡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敌欲求和退。

凡负气，如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类偃盖，或类偃鱼；或黑气如坏山坠军上者，名曰营头之气；或如群牛群猪，在气中。此衰气也。或如悬衣，如人相随；或纷纷如转蓬，或如扬灰；或云如卷席，如匹布乱穰者，皆为败征。气如系牛，如人卧，如双蛇，如飞鸟，如决堤垣，如坏屋，如惊鹿相逐，如两鸡相向，此皆为败军之气。

凡降人气，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头；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气如黑山，以黄为缘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坚城之上，有黑云如星，名曰军精。或白气如旌旗，或青云黄云临城。皆有大喜庆。或气青色如牛头触人，或城上气如烟火。如双蛇，如杵形向外，或有云分为两彗状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气，或赤如飞鸟，或赤气如败车，或有赤黑气如狸皮斑，或城中气聚如楼，出见于外；营上有云如众人头，赤

色，其城营皆可屠。气如雄雉临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气，浑浑员长，赤气在其中：或白气粉沸，起如楼状；或如幢节状，在乌云中；或如赤杵在乌云中，或如乌人在赤云中。

凡暴兵气，白，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或白气如仙人，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来。或气如人持刀楯，云如人，色赤，所临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气如人持节，兵来未息。云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战气，青白如膏；如人无头；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气随之，必大战，杀将。四望无云，见赤气如狗入营，其下有流血。

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蒙，臣有谋。雾气若昼若夜，其色青黄，更相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者，其下贤人隐也。青云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云气如乱穰，大风将至，视所从来。云甚润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云气如阵，厚大重者，多雨。气若雾非雾，衣冠不濡，见则其城带甲而趣。日出没时有雾气横截之，白者丧，乌者惊，三日内雨者各解。有云如蛟龙，所见处将军失魄。有云如鹄尾来廕国上，三日亡。有云赤黄色四塞，终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纵恣。有云如气，昧而浊，贤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雾者，众邪之气，阴来冒阳。

凡白虹雾，奸臣谋君，擅权立威。昼雾夜明，臣志得申。

凡夜雾白虹见，臣有忧；昼雾白虹见，君有忧。虹头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雾气不顺四时，逆相交错，微风小雨，为阴阳气乱之象。积日不解，昼夜昏暗，天下欲分离。

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娠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北夷之气如牛羊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恆山之北，气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正黑；江淮之间，气皆白；东海气如员箜；附汉河水，气如引布；江汉气劲如杼，济水气如黑，渭水气如狼白尾，淮南气如白羊，少室气如白兔青尾，恆山气如黑牛青尾。东夷气如树，西夷气如室屋，南夷气如阁台，或类舟船。

阵云如立垣。杼轴云类轴，搏，两端兑。杓云如绳，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蛰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兵必起，合斗其直。云气如三匹帛，广前兑后，大军行气也。

韩云如布，赵云如牛，楚云如日，宋云如车，鲁云如马，卫云如犬，周云如车轮，秦云如行人，魏云如鼠，郑云如绛衣，越云如龙，蜀云如困。

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搏。前卑后高者，疾。前方而高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后卑者，不止而返。校骑之气，正苍黑，长数百丈。游兵之气如彗扫，一云长数百丈，无根本。喜气上黄下赤，怒气上下赤，忧气上下黑。土功气黄白。徙气白。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若雾非雾，仿佛若可见。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视则千里，举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内。平望，桑榆间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属地者，三千里。敌在东，日出候

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气见以知大，占期内有大风雨，久阴，则灾不成。

### 史传事验

#### 天变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刘向说：“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是时人主昏瞽，妃后专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为二，有声如雷者三。君道亏而臣下专僭之象也。是日，长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间二王，后成都、河间、东海又迭专威命，是其应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广三四丈，有声如雷，野雉皆鸣。是后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临朝，太宗总万机，桓温专权，威振内外，阴气盛，阳气微。

元帝太兴二年八月戊戌，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声，人主忧。”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鸣，甲午止。其后王敦入石头，王师败绩。元帝屈辱，制于强臣，即而晏驾，大耻不雪。

安帝隆安五年闰月癸丑，天东南鸣。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是后桓玄篡位，安帝播越，忧莫大焉。鸣每东南者，盖中兴江外，天随之而鸣也。

义熙元年八月，天鸣，在东南，京房《易传》曰：“万姓劳，厥妖天鸣。”是时安帝虽反正，而兵革岁动，众庶勤劳也。

#### 日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蚀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腹劾三公。”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蚀之。五年十一

月戊申晦，日有蚀之。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台祈禳。帝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即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天上有寤之。宜敕政自修，有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谴上公与太史令俱禳祠之，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蚀之。见吴历。

青龙元年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蚀之。五年四月丙辰朔，日有蚀之。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蚀之。十月戊申朔，又日有蚀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会有日蚀之变，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塞变应天，乃实人事。“济旨警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嘉平元年二月二月己未朔，日有蚀之。

高贵乡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蚀之。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蚀之。京房易占曰：“日有蚀乙酉，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济之变。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蚀之。十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蚀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蚀

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又，七月丁酉朔，日有蚀之。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并日有蚀之。

咸宁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并日有蚀之。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惠帝元庚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十二月，废皇太子为庶人，寻杀之。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朔，并日有蚀之。

永宁元年闰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并日有蚀之。十一月，惠帝崩。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蚀之。

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二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

愍帝建兴四年六月丁巳朔，十二月甲申朔，并日有蚀之。五年五月丙子，十一月丙子，并日有蚀之。时帝蒙尘于平阳。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蚀之。

明帝太宁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在卯至斗。斗，吴分也。其后苏峻作乱。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忧崩。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是时帝已年长，每幸司徒第，犹出入见王导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礼。以入君而警敬人臣之妻，有亏君德之象也。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是时帝既冠，当亲万机，而委政大臣，著君道有亏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

蚀之。三月，杜皇后崩。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京都大雨，郡国以闻。是谓三朝，王者恶之。六月而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卯，并日有蚀之。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在尾。燕分，北狄之象也。是时边表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忧劳，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几既在角。凡蚀，浅者祸浅，深者祸大。角为天门，入主恶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甲寅朔，十二月戊午朔，并日有蚀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识万机。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并日有蚀之。皆海西被废之应也。

孝武帝宁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

太元四年闰月己酉朔，日有蚀之。是时苻坚攻没襄阳，执殊序。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是时元显执政。

元兴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其冬桓玄篡位。

义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自义熙元年至是，日蚀皆从上始，皆为革命之征。

《周礼》只眡禋氏掌十輝之法，以观妖祥，辩吉凶，有禋、象、镌、监、闇、瞢、弥、序、隳、想凡十。后代名变，说者莫同。今录其著应以次之云。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白虹贯日。权发诏戒惧。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晕再重，白虹贯之。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为斗牛，主吴越。”是时孙皓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晕，再重，青赤有光。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飞燕者，数日乃消。王隐以为愍怀废死之征。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晕，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黄雾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气。京房《易传》曰：“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中有黑气。”

永宁元年九月甲申，月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则有此变。”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气。

永兴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气分日。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气掩日，所照皆黄。案《河图》占曰：“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朔晦，有不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日光也。”占类日蚀。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贯日，二月癸卯，白虹贯日，青黄晕，五重。占曰：“白虹贯日，近臣为乱，不则诸侯有反者。晕五重，有国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马越暴蔑人主。五年，刘聪破京都，帝蒙尘于寇庭。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飞燕者。

愍帝建兴二年正月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并照，虹蜺弥天。日有

重晕，左右两珥。占曰：“白虹，兵气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数。”又曰：“三日并出，不过三旬，诸侯争为帝。日重晕，天下有立王。晕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陈卓曰：“当有大庆，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东改元为建武，刘聪、李雄亦跨曹刘疆宇，于是兵连累叶。

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斗。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亲录讯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时帝宠幸刘隗，擅威福，亏伤君道，王敦因之举兵，逼京都，祸及忠贤。

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乙卯朔，日晕无光。癸巳，黄雾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阴阳昏，臣有阴谋。”京房曰：“下专刑，兹谓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书令刁协、仆射周顗、骠骑将军戴若思等，是专刑之应。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丙子，白虹贯日。史官不见，桂阳太守华包以闻。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贯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贯日。二年七月，白虹贯日。自后庾氏专政，由后族而贵，盖亦妇人擅国之义，故频年白虹贯日。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灭。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为乌，形见分明，五日乃止。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时天子幼弱，久不亲国政。

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少时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见东方。四年四月戊辰，日晕，厚密，白虹贯日中。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日，日晕，

五重。十一月，桓温废帝，即简文咸安元年也。

简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孝武宁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鸭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时帝已长，而康献皇后以从嫂临朝，实伤君道，故日有瑕也。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时会稽王以母弟干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晕，有背璫。是后不亲万机，会稽王世子元显专行威罚。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贯日。未几，桓玄克京都，王师败绩。明年，玄篡位。

义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六年五月丙子，日晕，有璫。时有庐循逼京都，内外戒严。七月，循走。七年七月，五虹见东方。占曰：“天子黜。”其后刘裕代晋。十年，日在东井，有白虹十余丈在南干日。灾在秦分，秦亡之象。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气贯日，东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气贯之交匝。

#### 月变

魏文帝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晕北斗。占曰：“有大丧，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帝既位，大赦天下。

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蚀，既。丁夜又蚀，既。占曰：“月蚀尽，大人忧。”又曰：“其国贵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闰月乙亥，月晕軫，复有白晕贯月北，晕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恶之。”六年，桓温废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齿。占曰：“月生齿，天子

有贼臣，群下自相残。”桓玄篡逆之征也。

义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犹见东方。是谓之仄匿，则侯王其肃。是时刘裕辅政，威刑自己，仄匿之应云。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舆鬼而晕。占曰：“主忧，财宝出。”一曰：“月晕，有赦。”

#### 月奄犯五纬

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

青龙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文懿叛。二年正月，遣宣帝讨之。三年正月，天子崩。四年三月己巳，太白与月俱加景昼见，月犯太白。占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韩既薨。

齐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袭月。宣帝奏永宁太后废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岁星入月中。占曰：“国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三年正月乙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龙元年。七月，左卫将军陈 等率众奉帝伐成都王，六军败绩，兵逼乘舆。后二年，帝崩。

元帝太兴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荧惑。占曰：“有乱臣。”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曰：“其国兵饥，人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乱，率江荆之众来攻，败京都，杀将相。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百姓并去南亩。困于兵革。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镇南将军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人主恶之。”明年，石季龙之众大寇沔南，于是内外戒严。五年四月辛未，月犯岁星，在胃。占曰：“国饥，人流。”乙未，月犯岁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恶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东井，犯岁星。占曰：秦饥，人流亡。”是时兵革连起。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舆鬼。占曰：“秦有兵。”时桓温伐苻健，健坚壁长安，温退。十二年八月，桓温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岁星，在房。占曰：“人饥。一曰：“豫州有灾。”二年闰三月乙亥，月犯岁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谢万败。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胡不安。”四年正月，慕容俊卒。五年正月乙丑辰时，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大丧。”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拔之，护奔走。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

哀帝兴宁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须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灾在扬州。”三年，洛阳没。其后桓温倾扬州资实北讨，败绩，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残破。后慕容及苻坚互来侵境。三年正月乙卯，月奄岁星，在参。占曰：“参，益州分也。”六月，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周抚卒。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益州以叛。苻序率众助刺史周楚讨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荧惑，在参。占曰：“为内乱，帝不终之征。”一曰：“参，魏地。”五年，慕容为苻

坚所灭。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荧惑入月。占曰：“有乱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亲为政，天下乱。”是时琅邪王辅政，王妃从兄王国宝以姻昵受宠。又陈郡人袁悦昧私苟进，交遘主相，扇扬朋党。十三年，帝杀悦于市。于是主相有隙，乱阶兴矣。十三年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岁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据司寇，众军累讨弗克，慕容氏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十八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月。占曰：“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一曰：“有乱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又，王国宝邪狡，卒伏其辜。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岁星，在尾。占曰：“为饥，燕国亡。”二十年，慕容垂遣宝伐魏，反为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门外。占曰：“国受兵。”乙酉，月奄岁星，在东壁。占曰：“为饥，卫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邓启方等以万人伐慕容宝于滑台，启方败。三年九月，桓玄等并举兵，于是内外戒严。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牵牛。占曰：“吴越有兵丧，女主忧。”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在牵牛。十月乙未，月奄岁星，在北河。占曰：“为饥，胡有兵。”其四年五月，孙恩破会稽，杀内史谢琰。后又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元兴元年，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

元兴元年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大饥，人相食。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荧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

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三年二月甲辰，月掩岁星于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二月丙辰，刘裕起义兵，杀桓修等。明年正月，众军攻桓振，卒灭诸桓。

义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地亡国。”一曰：“贵人死。”七月己未，月奄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国以伐己。”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营室。占同上。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三年，恆徙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薨。二年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齐亡国。”一曰：“强国君死。”五年四月，刘裕大军北讨慕容超，卒灭之。七年六月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占曰：“有边兵，且饥。”八月乙未，月犯岁星，在参。占曰：“益州兵饥。”七月，硃龄石克蜀，蜀人寻反，又讨之。八年正月庚戌，月犯岁星，在毕。占同上。九年七月，硃龄石灭蜀。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岁星，在左角。占曰：“为饥。”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于张。占曰：“天下有大丧。”其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岁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六月，帝逊位，禅宋。

#### 五星聚舍

魏明帝太和四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岁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诸葛亮以大众寇天水。时宣帝为大将军，距退之。

青龙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是年四月，诸葛亮据渭南，吴亦起兵应之，魏东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岁星、太白三星聚于毕昴。占曰：

“为兵丧。毕昴，赵地也。”後贾后陷杀太子，赵王废后，又杀之，斩张华、裴頠，遂篡位，废帝为太上皇，天下从此遭乱连祸。

永宁二年十一月，荧惑、太白斗于虚危。占曰：“大兵起，破军杀将。虚危，又齐分也。”十二月，荧惑袭太白于营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齐王冏之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傲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寔以下二千余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太安三年正月，荧惑犯岁星。占曰：“有战。”七月。左卫将军陈 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岁星。占曰：“填与岁合，为内乱。”是时司马越专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为内兵，有大战。”是后河间王为东海王越所杀。明年正月，东海王越杀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冯嵩，杀东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怀帝永嘉六年七月，荧惑、岁星、太白聚牛、女之间，徘徊进退。案占曰：“牛女，扬州分”，是后两都倾覆，而元帝中兴场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东井。占曰：“金火合曰烁，为丧。”是时愍帝蒙尘于平阳，七月崩于寇庭。

元帝太兴二年七月甲午，岁星、荧惑会于东井。八月乙未，太白犯岁星，合在翼。占曰：“为兵饥。”三年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占同上。永昌元年王敦攻京师，六军败绩。王敦寻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岁星于营室。占曰：

“为兵饥。”四年二月，石季龙破幽州，迁万余家以南。五年，季龙众五万寇沔南，略七千余家而去。又骑二万围陷邾城，杀略五千余人。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七年三月，太白荧惑合于太微中，犯左执法。明年，显宗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荧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后庾翼大发兵，谋伐石季龙，专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岁星，在轸。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龙将刘宁寇没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荧惑入娄，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丧，灾在赵。”其年石季龙死，来年冉闵杀石遵及诸胡十万余人，其后褚裒北伐，丧众而薨。六年三月戊戌，荧惑犯岁星。占曰：“为战。”七年三月戊子，岁星、荧惑合于奎。其年刘显杀石祗及诸胡帅，中土大乱。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温伐苻健，退，因破姚襄于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荧惑犯填星，在张。占曰：“兵大起。”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恶之。”五年十月丁卯，荧惑犯岁星，在营室。占曰：“大臣有匿谋。”一曰：“卫地有兵。”时桓温擅权，谋移晋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岁星，在太微中。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荧惑，在太微端门中。六年，海西公废。

简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岁星犯填星，在须女。占曰：“为内乱。”七月，帝崩，桓温擅权，谋杀侍中王坦之等，内乱之应。

孝武宁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荧惑，在营室。占曰：“金火合为烁，为兵丧。”太元元年七月，苻坚伐凉州，破之，

虜张天锡。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是时河朔未平，兵连在外，冬大饥。十七年九月丁丑，岁星、荧惑、填星同在亢、氏。十二月癸酉，填星去，荧惑、岁星犹合。占曰：“三星合，是谓惊立绝行，内外有兵丧与饥，改立王公。”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荧惑辰星合于氏。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岁星，在斗。占曰：“为乱饥，为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字元年，王恭等举兵，显王国宝之罪，朝廷杀之。是后连岁水旱饥。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岁星、荧惑皆入羽林。占曰：“中军兵起。”四月，王恭等举兵，内外戒严。

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在上将东南。占曰：“楚兵饥。”一曰：“灾在上将。”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刘裕尽诛桓氏。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娄。占同上。三年二月壬辰，太白、荧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三年二月，刘裕起义兵，桓玄逼帝东下。

义熙二年十二月丁未，荧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刘敬宣伐蜀。三年二月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徐州分。是时，慕容超僭号于齐，兵连徐兖，连岁寇抄，至于淮泗，姚兴、譙纵僭号秦蜀，卢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刘裕北殄慕容超。其六月辛卯，荧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荧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众征赫连勃勃，大为所破。五年四月甲戌，荧惑犯辰星，在东井。占曰：“皆为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岁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鲁有兵。”是年四月，刘裕讨慕容超。六年二月，灭慕容超于鲁地。七年七月丁卯，岁星

犯填星，在参。占曰：“岁填合，为内乱。”一曰：“益州战，不胜，亡地。”是时硃龄石伐蜀，后竟灭之。明年，诛谢混、刘毅。八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东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二月丙午，荧惑、填星皆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东井，从岁星也。东井，秦分。十三年，刘裕定关中，其后遂移晋祚。十四年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顺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将西三尺许，又顺还入太微。时填星在太微，荧惑绕填星成钩己，其年四月丙戌，从端门出。占曰：“荧惑填星钩己天庭，天下更纪。”十二月，安帝母弟琅邪王践阼，是曰恭帝。来年，禅于宋。

## 志第三

###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经星变附见  
妖星客星    星流陨云气

月五星犯列舍    经星变附见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六月甲申，太白昼见。案刘向《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是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距守。其十二月丙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昼见。占同上。又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至壬申，兴岁星相及，俱犯右执法，至癸酉乃出。占曰：“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又曰：“月、五星犯左右执法，大臣有忧。”一曰：“执法者诛，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东武阳王鉴薨。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四月，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曰：

“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吴遂围江夏，寇襄阳，大将军宣帝救襄阳，斩吴将张霸等，兵丧更王之应也。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荧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将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将相有忧。”其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亮所害。十二月，太尉华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轩辕大星。十一月寅，太白昼见南斗，遂历八十余日，恆见。占曰：“吴有兵。”明年，孙权遣张弥等将兵万人，锡授公孙文懿为燕王，文懿斩弥等，虜其众。青龙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青龙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舆鬼。舆鬼主斩杀。占曰：“人多病，国有忧。”又曰：“大臣忧。”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昼见，积三十余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是时，诸葛亮据渭南，宣帝与相持；孙权寇合肥，又遣陞议、孙韶等人淮沔，天子亲东征。蜀本秦地，则为秦魏及楚兵悉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樞闭。占曰：“有火灾。”三年七月，崇华殿灾。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钺。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钺，悉为兵灾。”一曰：“斧钺用，大臣诛。”七月己丑，填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忧。”行近距，为行阴。其占曰：“大水，五谷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伤五谷。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恆昼见。占曰：“尾为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钩钤。占曰：“王者忧。”四年闰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钺。三月癸卯，填星犯东井。己巳，太白与月加景昼见。五月壬寅，太白犯毕左股第一星。

占曰：“毕为边兵，又主刑罚。”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使侵犯诸国，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斩首捕虏万计。其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将军有忧。”

“其七月，司徒陈矫薨。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其七月辛卯，太白昼见，积二百八十余日。时公孙文懿自立为燕王，署置百官，发兵距守，宣帝讨灭之。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恶之。犯前星，太子有忧。”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见废。其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将军死。”正始元年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其闰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斗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鲜卑阿妙兒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破之，斩二万余级。三年，又斩鲜卑大师及千余级。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舆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占曰：“有钱令。”一曰：“大臣忧。”三年三月，太尉满宠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钱各有差。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钺。是月，宣帝讨诸葛恪，恪弃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蜀。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诸侯有失国者。”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将军死。”七月乙亥，荧惑犯毕距星。占曰：“有边兵。”一曰：“刑罚用。”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将军死。”七月癸丑，填星犯键闭。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嘉平元年，天子谒陵，宣帝奏诛曹爽等。天子野宿，于是失势。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东井距星。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四月辛巳，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一

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与楚王彪有谋，皆伏诛，人主遂卑。

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东。《汉晋春秋》云“逆行”。案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是时，王凌谋立楚王彪，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以问知星人浩详。详疑有故，欲悦其意，不言吴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丙申，月犯舆鬼。三年四月戊寅，月犯东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将军死。”一曰：“为兵。”是月，王凌、楚王彪等诛。七月，皇后甄氏崩。四年三月，吴将为寇，镇东将军诸葛诞破走之。其年七月己巳，月犯舆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乱。”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积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谋，不成。”庚辰，月犯箕星。占曰：“将军死。”七月，月犯井钺。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国有忧。”十一月癸酉，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将军死。”正元元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兵俱败，诛死。二月，李丰及弟翼、后父张缉等谋乱，事泄，悉诛，皇后张氏废。九月，帝废为齐王。蜀将姜维攻陇西，车骑将军郭淮讨破之。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北轸西头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东井钺星。壬戌，月又犯钺星。八月辛亥，月犯箕。

吴废孙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书也。占曰：“太白犯斗，国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诸葛诞

反。又明年，孙綝废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东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中央大星。八月壬子，岁星犯井钺。九月庚寅，岁星逆行，乘井钺。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为乱，人君忧。

“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济之变及诸葛诞诛，皆其应也。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夜，岁星又犯东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

三年八月壬辰，岁星犯舆鬼钺星。占曰：“斧钺用，大臣诛。

“四年四月甲申，岁星又犯舆鬼东南星。占曰：“鬼东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诛。”景元元年，杀尚书王经。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讐。”是后钟会、邓艾破蜀，会讐艾。二年四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人主有大忧。”一云：“大臣忧。”四年十月，岁星守房。占曰：“将相忧。”一云：“有大赦。”明年，邓艾、钟会皆夷灭，赦蜀土。五年，帝逊位。

武帝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亡国。”是时羊祜表求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皓面缚请罪，吴国遂亡。

太康八年三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帝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诸侯三公谋其上，必有斩臣。”一曰：“天子亡国。”是春太白守毕，至是百余日。占曰：“有急令之忧。”一曰：“相死。”又为边境不安。后贾后陷杀太子。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昼见。九年六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其后，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

讨赵王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太白昼见。占曰：“台星失常，三公忧。太白昼见，为不臣。”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斩司空张华。其五月，荧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吴分野。”是时，赵王伦为相，明年，篡位，三王兴师诛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扬州。其八月，荧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赵王伦篡位，改元。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奢，明年，诛死。

永宁元年，自正月至于闰月，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星传》曰：“日阳，君道也；星阴，臣道也。日出则星亡，臣不得专也。昼而星见午上者为经天，其占‘为不臣，为更王’。”今五星悉经天，天变所未有也。石氏说曰：“辰星昼见，其国不亡则大乱。”是后，台鼎方伯，互执大权，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据华夏，亦载籍所未有也。其四月，岁星昼见。五月，太白昼见。占同前。七月，岁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忧。虚危，齐分。”一曰：“守虚，饥；守危，徭役烦多，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为内乱”，一曰“群臣相杀”。太白守右掖门，占曰：“为兵，为乱，为贼。”八月戊午，填星犯左执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忧”。荧惑守昴，占曰“赵魏有灾”。辰星守舆鬼，占曰“秦有灾”。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忧。”一曰：“左卫将军死，天下有兵。”二年四月癸酉，岁星昼见。占曰：“为臣强。”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傲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寔以下二十余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长沙，于

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扰，兵大起。”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国乱。”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将。占曰：“上将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间攻洛阳。八月，长沙王奉帝出距二王。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义，张方又杀之。三年正月，荧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卫将军陈 率众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兵逼乘舆。是时，天下盗贼群起，张昌尤盛。

永兴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经房、心，历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战；犯亢，有大兵，人君忧；入房心，为兵丧；犯尾箕，女主忧。”一曰：“天下大乱。入南斗，有兵丧。”一曰：“将军为乱。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扬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荡阴之役。九月，王浚杀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溃，于是兗豫为天下兵冲。陈敏又乱扬土。刘元海、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贱，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数被幽废。皆其应也。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晞破公师藩，张方破范阳王獠，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颙，颙奔走，东海王迎杀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冯嵩出战，大败，桑遂害东燕王腾，杀万余人，焚烧魏时宫室皆尽。其九月丁未，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填守房，多祸丧；守心，国内乱，天下赦。”是时，司马越专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一月，帝崩，怀帝即位，大赦天下。

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刘向说，天官列

宿，在位之象；其众小星无名者，众庶之类。此百官众庶将流散之象也。是后天下大乱，百官万姓，流移转死矣。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见，二月庚子，始晨见东方，是谓当见不见，占同上条。其后破军杀将，不可胜数，帝崩虜庭，中夏沦覆。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占曰：“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是时太史令高堂冲奏，乘兴宜迁幸，不然必无洛阳。五年六月，刘曜、王弥入京都，焚烧宫廊，执帝归平阳。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国有福。”是时，安东将军、琅邪王始有扬土。其年十一月，地动，陈卓以为是地动应也。五年十月，荧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恶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临。

元帝太兴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忧。”二年二月甲申，荧惑犯东井。占曰：“兵起，贵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后宫忧。”三年五月己戌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将星。占曰：“天子自将，上将诛。”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己亥，荧惑在东井，居五诸侯南，踟蹰留积三十日。占曰：“荧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忧。守五诸侯，诸侯有诛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距战，败绩，人主谢过而已。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顓、尚书令刁协、骠骑将军戴若思。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镇南将军甘卓。闰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宁三年正月，荧惑逆行，入太微。占曰：“为兵丧，王者恶之。”闰八月，帝崩。后二年，苏峻反，攻焚宫室，太后以忧逼崩，天子幽劫于石头城，远近兵乱，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

月，石勒杀略娄、武进二县人。明年，石勒众又抄略南沙、海虞。其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龙自立。是时，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与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谯，石生以长安，郭权以秦州并归顺。于是遣督护乔球率众救彪，彪败，球退。又，石季龙、石斌攻灭生、权。其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龙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三月己亥，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时，石弘虽袭勒位，而石季龙擅威横暴，十一月废弘自立，遂幽杀之。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岁中旱。”四月，石季龙略骑至历阳，加司徒王道大司马，治兵列戍冲要。是时，石季龙又围襄阳。六月，旱。其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荧惑入东井。占曰：“无兵，兵起；有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昼见。占曰：“斗为宰相，又扬州分，金犯之，死丧之象。昼见，为不臣，又为兵丧。”其后，石季龙僭称天王，发众七万；四年二月自陇西攻杀段辽于蓟，又袭慕容皝于棘城，不克，皝击破其将麻秋，并虏段辽杀之。三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八月，荧惑入舆鬼，犯积尸。甲戌，月犯东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昼见，在柳。占曰：“为兵，为不臣。”明年，石季龙大寇沔南，于是内外戒严。其五月戊戌，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死，执政者忧。”九月，太白又犯右执法。案占：“五星灾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

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忧。”五年四月乙未，月犯毕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占曰：“将相忧。”是月庚申，丞相王导薨，庾冰代辅政。八月，太尉郗鉴薨。又有河南郟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六年三月甲辰，荧惑犯太微外将星。占曰：“上将忧。”四月丁丑，荧惑犯右执法。占曰：“执政者忧。”六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星。占曰：“大将忧。”是时，尚书令何充为执法，有谴，欲避其咎，明年求为中书令。其四月丙午，太白犯毕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忧。”六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己丑，太白入舆鬼。五月，太白昼见。八月辛丑，月犯舆鬼。八年六月，荧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忧。”八月壬寅，月犯毕。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毕大星。占同上。其建元二年，车骑将军庾冰薨。庾翼大发兵，谋伐石季龙，专制上流，朝廷惮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赵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昼见。是年，石季龙杀其子邃，又遣将寇没狄道，及屯蓟东，谋慕容皝。二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季龙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愤愤，无皐白之征也。”其闰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为丧，天下受爵禄。”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赐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毕。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关。占曰：“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为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月

入太微，犯屏西南星。占曰：“辅臣有免罢者。”七月、八月，月皆犯毕。占同上。己未，月犯舆鬼。占曰：“大臣有诛。”九月庚戌，月又犯毕。是年初，庾翼在襄阳。七月，翼疾将终，辄以子爰之为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寻被废。明年，桓温又辄率众伐蜀，执李势，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戎，月又犯房上星。八月壬申，太白犯左执法。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将军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将军死，国有忧。”戊戌，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为丧，为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执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将军死。”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将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陈逵征寿春，败而还。七月，氐蜀余寇反，乱益土。九月，石季龙伐凉州。五年，征北大将军褚裒卒。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时，戎晋相侵，赵地连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轩辕。占曰：“在赵，及为兵丧。”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将军死。”八月，石季龙太子宣杀第韬，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将星。五年正月，石季龙僭号称皇帝，寻死。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为兵。”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忧，将军死。”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月，关中二十余举兵内附。石遵攻没南阳。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赵魏大乱。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刘显、苻健、慕容俊并僭号。殷浩北伐，败绩，见废。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忧，又豫州

分野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将相忧。”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将军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将军死。”丙寅，荧惑犯钺星。占曰：“大臣有诛。”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昼见，在南斗。月犯右执法。占并同上。是岁，司徒蔡謨免为庶人。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贵人有忧。”五月乙未，荧惑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太白入毕口，犯左股。占曰：“将相当之。”六月乙亥，月犯箕。占曰：“国有兵。”丙子，月犯斗。丁丑，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轩辕。戊子，太白犯右执法。占悉同上。七年，刘显杀石祗及诸将帅，山东大乱，疾疫死亡。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轩辕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岁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内乱兵起。”八月戊戌，荧惑入舆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将为乱。”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占曰：“兵起。”是时，帝幼冲，母后称制，将相有隙，兵革连起，慕容俊僭号称燕王，攻伐不休。十年正月乙卯，月蚀昴星。占曰：“赵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钺星。占曰：“斧钺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七月庚午，太白昼见。晷度推之，灾在秦郑。九月辛酉，太白犯左执法。是时，桓温擅命，朝臣多见迫胁。四月，温伐苻健，破其峽柳军。十二月，慕容恪攻齐。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轩辕。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国有忧。”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昼见，在东井。

占如上。己未，月犯钺星。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太微东蕃上相星。十二年十一月，齐城陷，执段龛，杀三千余人。永和三年，鲜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奔散，河津隔绝。时权在方伯，九服交兵。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舆鬼。丁亥，月奄井南轸西头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将死。”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轸。占同上。轸是楚分野。壬子，月犯毕。占曰：“为边兵。”七月辛巳，荧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岁星犯房。占曰：“豫州有灾。”其年五月，苻坚杀苻生而立。十二月，慕容俊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谢奕薨。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轩辕大星。占曰：“人主恶之。”甲午，月犯东井。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有大哭泣。”三年正月壬辰，荧惑犯樞闭星。案占曰：“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钩钤。案占：“王者恶之。”六月，太白犯东井。七月乙酉，荧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舆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大星，将军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轩辕大星。甲子，月犯毕大星。占曰：“为边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诸葛攸舟军入河，败绩。豫州刺史谢万入颍，众溃而归，万除名。十一月，司徒会稽王以郟县、谢万二镇败，求自败，求自贬三等。四年正月，慕容俊死，子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骛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忧。”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从端门出。占曰：“贵夺势。”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门，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国

有忧。”丙辰，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星。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为丧，有赦，天下受爵禄。”十二月甲寅，荧惑犯房。丙寅，太白昼见。庚寅，月犯健闭，占曰：“人君恶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谋。”是时，殷浩败绩，卒致迁徙。其月辛亥，月犯牵牛宿。占曰：“国有忧。”六月癸亥，月犯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当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将郗昙薨。五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赐爵，褚后失势。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护奔荥阳。是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军当之。”九月乙酉，月奄毕。占曰：“有边兵。”十月丁未，月犯毕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边兵。”八月，范汪废。隆和元年，慕容遣将寇河阴。

哀帝兴宁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忧。”岁星犯舆鬼。占曰：“人君忧。”十月，太白昼见，在亢。占曰：“亢为朝廷，有兵丧，为臣强。”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为苻坚所灭，又据司、冀、幽、并四州。六年闰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占曰：“天子亡国。”又曰：“诸侯三公谋其上。”一曰：“有斩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十一月，桓温废帝，并奏诛武陵王，简文不许，温乃徙之新安，皆臣强之应也。

简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犹不退。占曰：“国不安，有忧。”是时，帝有桓温之逼。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关。占曰：“兵起。”岁星形色如太白。占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岁星于仲夏当细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为臣强。”六月，太白昼见，

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帝崩，桓温以兵威擅权，将诛王坦之等，内外迫胁。又，庾希入京城，卢悚入宫，并诛灭之。

孝武宁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上曰：“灾不在王者，则在豫州。”一曰：“主命恶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忧，有死亡。”一曰：“将军死。”七月，桓温薨。九月癸巳，荧惑入太微。是时，女主临朝，政事多缺。二年闰月己未，月奄牵牛南星。占曰：“左将军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三年五月丙午，北中郎将五坦之薨。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东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荧惑奄左执法。占曰：“执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坚破凉州。二年十月，尚书令王彪之卒。太元元年四月丙戌，荧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国饥。”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九月，荧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军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氐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国有忧。”二年二月，荧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角。角，兖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樊、邓、襄阳、彭城。四年二月，襄阳陷，硃序没。四月，魏兴陷，贼聚广陵、三河，众五六万。于是诸军外次冲要，丹阳尹屯卫京都。六月，兖州刺史谢玄讨贼，大破之。是时，中外连兵，比年荒俭。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昼见。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昼见，在斗。占曰：“吴有兵丧。”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占曰：“魏有兵丧。”是月，桓冲征沔汉，

杨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坚自将，号百万，九月，攻没寿阳。十月，刘牢之破苻坚将梁成，斩之，杀获万余人。谢玄等又破苻坚于淝水，斩其弟融，坚大众奔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矣。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昼见。十一月丁巳，又昼见。十年四月乙亥，又昼见于毕昴。占曰：“魏国有兵丧。”是时苻坚大众奔溃，赵魏连兵相攻，坚为姚萇所杀。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申，又昼见于舆鬼。占曰：“秦有兵。”时魏、姚萇、苻登连兵，相征不息。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东阿，翟辽寇河上，姚萇假号安定，苻登自立陇上，吕光窃据凉土。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昼见，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十三年正月丙戌，又昼见。十二月，荧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围泰山，向钦之击走之。是年，翟辽又攻没荥阳，侵略陈项。于时政事多弊，君道陵迟矣。十四年四月乙巳，太白昼见于柳。六月辛卯，又昼见于翼。九月丙寅，又昼见于轸。十二月，荧惑入羽林。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掠司兗，众军累讨不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兗州又蝗。十五年九月癸未，荧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昼见。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忧。”是时，太子常有笃疾。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昼见。十月丁酉，又昼见。十八年六月，又昼见。十九年五月，又昼见于柳。六月辛酉，又昼见于舆鬼。九月，又见于轸。二十年六月，荧惑入天囷。占曰：“大饥。”七月

丁亥，太白昼见，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国有忧。昼见为兵丧。”十二月己巳，月犯樞闭及东西咸。占曰：“樞闭司心腹喉舌，东西咸主阴谋。”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昼见。三月癸卯，太白连昼见，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丧，中军兵起。”三月，太白昼见于胃。占曰：“中军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为饥。”六月，岁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胁朝廷，于是内外戒严，杀王国宝以谢之。又连岁水旱，三方动，众人饥。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荧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丧。”六月，姚兴攻洛阳，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魏王圭即位于中山。其八月，荧惑守井钺。占曰：“大臣有诛。”二年六月戊辰，摄提移度失常。岁星昼见，在胃，兖州分野。是年六月，郗恢遣郑启方等以万人伐慕容宝于滑台，败而还。闰月，太白昼见，在羽林。丁丑，月犯东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东上相。辛未，辰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庾楷等举兵，表诛王愉等，于是内外戒严。三年六月，洛阳没于寇。桓玄破荆州，雍州杀殷仲堪等。孙恩聚众攻没会稽，杀内史。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五年正月，太白昼见。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昼见，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灾在吴越。”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关。占曰：“王者忧。”九月庚子，荧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处士诛。”十月甲子，月犯东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贼大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孙恩攻侵郡县，杀内史，至京口，进军蒲洲，于是内外戒严。恩遣别将攻广陵，杀三千余人，退据郁洲，是时刘裕又追

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马元显大治水军，将以伐玄。元兴元年正月，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军。三月，桓玄，克京都，杀司马元显，放太傅会稽王道子。

元兴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因昼见。占曰：“诸侯有诛。”七月戊寅，荧惑在东井。荧惑犯舆鬼、积尸。占并同上。八月丙寅，太白奄右执法。九月癸未，太白犯进贤。占曰：“进贤者诛。”二年二月，岁星犯西上将。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诛，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岁星犯进贤，荧惑犯西上将。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荧惑犯东上相。十二月乙巳，月奄轩辕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魏破姚兴军。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三年正月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战于野，上相死。”二月丙辰，荧惑逆行，在左执法西北。占曰：“执法者诛。”四月甲午，月奄轩辕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并同上。是年二月丙辰，刘裕杀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军西讨。辛巳，诛左仆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峥嵘洲，义军破灭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崩。

义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执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灾”。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昼见，在翼、轸。占曰：“为臣强，荆州有兵丧。”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忧。”九月甲子，荧惑犯少微。占曰：“处士诛。”庚寅，荧惑犯右执法。癸卯，荧惑犯左执法。占并同上。十

一月丙戌，太白犯钩钤。占曰：“喉舌忧。”十二月己卯，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薨。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四月，姚兴伐仇池公杨盛，击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自后政在刘裕，人主端拱而已。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己丑，月犯心后星。占曰：“豫州有灾。”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将。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将军死，天下有兵。”壬寅，荧惑犯氐。占曰：“氐为宿宫，人主忧。”六月庚午，荧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荧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为兵。”九月壬午，荧惑犯哭星，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又，慕容超侵略徐、兖，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谧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复寇淮北。四月，刘裕大军讨之，拔临朐。又围广固拔之。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后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昼见，在参。占曰：“益州有兵丧，臣强。”八月己卯，太白犯左执法。辛卯，荧惑犯左执法。九月壬子，荧惑犯进贤星。是年八月，刘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七月，司马叔璠等攻没邹山，鲁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众征赫连勃勃，大为破所。五年，刘裕讨慕容超，灭之。四年正月庚子，荧惑犯天关。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饥，仓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将。乙卯又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刘裕讨慕容超，后南北军旅运转不

息。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岁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荧惑犯氐。闰月丁酉，月犯昴。辛亥，荧惑犯钩钤。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是年四月，刘裕讨慕容超。十月，魏王圭遇弑。六年五月，卢循逼郊甸，宫卫被甲。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灾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吴，吴地兵起。”太白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国有忧。”一曰：“有白衣之会。”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昼见。七月己亥，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灾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诛。”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昼见。九月甲寅，太白犯左执法。丁丑，填星犯毕。占曰：“有边兵。”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四月，卢循寇湘中，没巴陵，率众逼京畿。是月，左仆射孟昶惧王威不振，仰药自杀。七年十二月，刘蕃泉徐道覆首，杜慧度斩卢循，并传首京都。八年六月，刘道规卒，时为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刘蕃、尚书左仆射谢混伏诛。刘裕西讨刘毅，斩首徇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七年四月辛丑，荧惑入舆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灾。”六月，太白昼见，在翼。己亥，填星犯天关。占曰：“臣谋主。”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子，太白犯哭星。其七月，硃龄石克蜀。蜀又反，讨灭之。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钺。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关。占曰：“有兵。”十一月丁丑，填星犯东井。占曰：“大人忧。”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钺。

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诛刘蕃、谢混，讨灭刘毅。十二月，硃龄石灭蜀。九年二月，荧惑入舆鬼。占曰：“有兵丧。”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右执法，昼见。七月庚午，月奄钩钤。占曰：“喉舌臣忧。”九月庚午，岁星犯轩辕大星。己丑，月犯左角。时刘裕擅命，兵革不休。十年，裕讨司马休之。王师不利，休之等奔长安。十年正月丁卯，月犯毕。占曰：“将相有以象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牵牛南星。乙丑，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将死之，国有诛者。”七月庚辰，月犯天关。占曰：“兵起。”荧惑犯井钺。填星犯舆鬼，遂守之。占曰：“大人忧，宗庙改。”八月丁酉，月奄牵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舆鬼。占曰：“人主忧。”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阴谋。”十一年，林邑寇交州，距败之。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毕。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边兵。”己卯，荧惑入舆鬼。闰月丙午，填星又入舆鬼。占曰：“为旱，大疫，为乱臣。”五月癸卯，荧惑入太微。甲辰，犯右执法。六月己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辛丑，月犯毕。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顺行，从右掖门入太微。丁卯，奄左执法。十一月癸亥，月入毕。占同上。乙未，月入舆鬼而晕。十二年五月甲申，岁星留房心之间，宋之分野。始封刘裕为宋公。六月壬子，太白顺行入太微右掖门。己巳，月犯毕。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丙戌，月入毕。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轩辕。丁亥，犯牵牛。癸巳，荧惑犯右执法。八月己酉，月犯牵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忧。”九月壬辰，荧惑犯轩辕。十月戊申，月犯毕。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国有

忧。”甲寅，月犯毕。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积七十余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荧惑犯舆鬼。占曰：“秦有兵，又为旱，为兵丧。”亦曰：“大人忧，宗庙改，亦为乱臣。”时刘裕擅命，军旅数兴，饥旱相属，其后卒移晋室。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八月甲子，太白犯轩辕。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执法，因留太微中，积二百余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执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忧。”十月甲申，月入太微。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顺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义熙十二年七月，刘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禽姚泓，司、兗、秦、雍悉平。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硃龄石诸军陷没，官军舍而东。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五月丙申，月皆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轩辕。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昼见。自义熙元年至是，太白经天者九，日蚀者四，皆从上始，革代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刘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逊位于宋。

####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掖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丧。”十月，帝南征孙权。是后，累有征役。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占：“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时帝军广陵，辛丑，亲御甲冑观兵。明年五

月，帝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占曰：“为兵丧。”甘氏曰：“孛彗所当之国，是受其殃。翼又楚分野，孙权封略也。”明年，权有辽东之败。又明年，诸葛亮入秦川。孙权发兵，缘江淮屯要冲，权自围新城以应亮，天子东征权。

青龙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长三尺。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占曰：“大辰为天王，天下有丧。”刘向《五纪论》曰：“《春秋》，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为中外有兵。天纪为地震，孛彗主兵丧。”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将硃然围江夏。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讨公孙文懿。三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同上。张，周分野。十月癸巳，客星见危，逆行，在离宫北、腾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灭。占曰：“客星所出有兵丧。虚危为宗庙，又为坟墓。客星近离宫，则宫中将有丧，就先君于宗庙之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见西方，在尾，长三丈，拂牵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进犯羽林。占曰：“尾为燕，又为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为上将，羽林中军兵。为吴越有丧，中军兵动。”二年五月，吴遣三将寇边。吴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讨诸葛恪于皖。太尉满宠薨。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见七星，长二尺，色白，进至张，积二十三日灭。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见轸，长一尺，积百五十六日灭。九年三月，又见昴，长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见翼，长二尺，进至轸，积四十二日灭。案占曰：“七星张为周分野，翼轸为楚，昴为赵魏。

彗所以除旧布新，主兵丧也。”嘉平元年，宣帝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三族，京师严兵。三年，诛楚王彪，又袭王凌于淮南。淮南，东楚也。魏诸王幽于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营室，西行，积九十日灭。占曰：“有兵丧。室为后宫，后宫且有乱。”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见西方，在胃，长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贯参，积二十日灭。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见轸，长五丈，在太微左执法西，东南指，积百九十日灭。案占：“胃，兖州之分野。参，主兵。太微，天子庭。执法，为执政。孛彗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丰、丰弟翼、后父张缉等谋乱，皆诛，皇后亦废。九月，帝废为齐王。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气出南斗侧，广数丈，长竟天。王肃曰：“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分，西北竟天。镇东大将军毋丘俭等据淮南叛，景帝讨平之。案占：“蚩尤旗见，王者征伐四方。”自后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岁，吴主孙亮五凤元年也。斗牛，吴越分。案占：“吴有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孙綝盛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故《国志》又书于吴也。淮南江东同扬州地，故于时变见吴、楚。楚之分则魏之淮南，多与吴同灾。是以毋丘俭以孛为己应，遂起兵而败。后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又反淮南，吴遣将救之。及城陷，诞众与吴兵死没各数万人，犹前长星之应也。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见角，色白。占曰：“彗星见两角间色白者，军起不战，邦有大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为成济所害。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见太微中，转东南行，历轸宿，积七日灭。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被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见亢，色白，长五寸，转北行，积四十五日灭。占曰：“为兵丧。”一曰：“彗星见亢，天子失德。”四年，钟会、邓艾伐蜀，克之。二将反乱，皆诛。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见王良，长丈余，色白，东南指，积十二日灭。占曰：“王良，天子御辇。彗星扫之，禅代之表，除旧布新之象也。白色为丧。王良在东壁宿，又并州之分野。”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禅。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见轸，青白色，西北行，又转东行。占曰：“为兵丧，轸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吴寇江夏、襄阳。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轸。占曰：“天下兵起，轸又楚分野。”

咸宁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氏。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氏，又兖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为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恶之。”一曰：“有改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杀罚，三台为三公。”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为后宫。五月，又孛于东方。七月，星孛紫宫。上曰：“天下易主。”四年四月，蚩尤旗见东井。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也。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宫。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为王者。”明年吴亡，是其应也。孛主兵丧。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战于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枭戮十数，偏裨行阵之徒馘斩万计，皆其征也。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张。占曰：“为兵丧。”十一月，星孛于轸。占曰：“后宫当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

南。是年，齐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该薨。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长数十丈余日灭。占曰：“斗主爵禄，国有大忧。”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乱兵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为兵丧。”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贾后诛杨骏及其党与，皆夷三族，杨太后亦见弑。又诛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楚王玮，王室兵丧之应也。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轩辕、太微，经三台、太陵。占曰：“奎为鲁，又为库兵，轩辕为后宫，太微天子庭，三台为三司，太陵有积尸死丧之事。”其后武库火，西羌反。后五年，司空张华遇祸，贾后废死，鲁公贾谧诛。又明年，赵王伦篡位。于是三王兴兵讨伦，兵士战死十余万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见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将起。”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斩司空张华，又废帝自立。于是三王并起，迭总天权。其十二月，彗星出牵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号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赵王伦篡位，改元，寻为大兵所灭。二年四月，彗星见齐分。占曰：“齐有兵丧。”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奢。明年，诛死。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昼见。二年三月，彗星见东方，指三台。占曰：“兵丧之象。三台为三公。”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太尉、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

永兴元年五月，客星守毕。占曰：“天子绝嗣。”一曰：“大臣有诛。”时诸王拥兵，其后惠帝失统，终无继嗣。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毕。占曰：“为兵丧。昴毕又赵魏分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玑更授，天子出走。”

又曰：“强国发兵，诸侯争权。”是后，诸王交兵，皆有应。明年，惠帝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灭。占曰：“为兵乱。”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荆州刺史陶侃讨默，斩之。时石勒又始僭号。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见西方，在奎。占曰：“为兵丧。奎，又为边兵。”三年正月，石季龙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龙伐慕容皝，不克。既退，皝追击之，又破麻秋。时皝称蕃，边兵之应也。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见亢，长七尺，白色。占曰：“亢为朝廷，主兵丧。”二年，康帝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见于亢。芒西向，色白，长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见于亢。占曰：“为兵丧、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为兵丧，除旧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为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兴宁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为兵丧。”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没洛阳，沈劲等战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见紫宫西垣，至七月乃灭。占曰：“客星守紫宫，臣弑主。”六年，桓温废帝为海西公。

孝武宁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经氏、亢、角、轸、翼、张。至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氏。九月丁丑，有星孛

于天市。占曰：“为兵丧。”太元元年七月，苻坚破凉州，虜张天锡。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有赦。”是后司、雍、兖、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戌，经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长十余丈。八月戊戌，入紫宫乃减。占曰：“北河戌一名胡门，胡有兵丧。扫太微，入紫微，王者当之。三台为三公，文昌为将相，将相三公有灾。入北斗，诸侯戮。”一曰：“扫北斗，强国发兵，诸侯争权，大人忧。”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并发兵，表以诛王国宝为名。朝廷顺而杀之，并斩其从弟绪，司马道子由是失势，祸乱成矣。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灭。占曰：“燕有兵丧。”二十年，慕容垂息宝伐魏，为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见，不出三年，必有乱臣戮死于市。”是时，王国宝交构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兴兵，而朝廷杀王国宝、王绪。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长三丈，上至阁道、紫宫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经于太微帝坐端门。占曰：“彗星扫天子庭阁道，易主之象。”经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条。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贯索、天市、天津。占曰：“贵臣狱死，内外有兵丧。天津为贼断，王道天下不通。”案占：“灾在吴越。”五年二月，有孙恩兵乱，攻侵郡国。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栅断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其后玄遂篡位，乱京都，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应也。

元兴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

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

义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扫帝坐，在房心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兴，除旧布新，宋兴之象。”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渐长至十余丈，进扫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征。”其年，宋有天下。

#### 星流陨

蜀后主建兴十三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流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坠军中者，皆破败之征也。”九月，亮卒于军，焚营而退，群帅交怨，多相诛残。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围公孙文懿于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白色有芒鬣，从首山东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文懿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并如斗，见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声。案占：“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钟、邓克蜀，二星盖二帅之象。二帅相背，又分流南北之应。钟会既叛，三军愤怒，隆隆有声，兵将怒之征也。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陨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陨为百姓叛。西流，吴人归晋之象好。”二年，吴夏口督孙秀率部曲二千余人来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陨如雨。《刘向传》云：“下去其上之象。”后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乱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东北行，竟天。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东南行。案占曰：“以乱伐乱。北斗主执杀，出斗魁，居中执杀者，不直之象也。”是后，赵王杀张、裴，废贾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盗，以至屠灭，以乱伐乱之应也。一曰，氏帅齐万年反之应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昼陨中天北下，光变白，有声如雷。案占：“名曰营首。营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刘元海、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残灭。王浚起燕代，引鲜卑攻掠鄴中，百姓涂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

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占同上。是后，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时，司马越西破河间兵，奉迎大驾，寻收繆胤、何绥等，肆无君之心，天下恶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尸枢，是其应也。

怀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于东北，小者如斗，相随，天尽赤，声如雷。占曰：“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杀东燕王腾，遂据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斩于乐陵。于是以甄为汲郡太守，弟兰钜鹿太守。小星相随者，小将别帅之象也。司马越忿魏郡以东平原以南皆党于桑，以赏甄等，于是侵掠赤地。有声如雷，忿怒之象也。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坠，有声。寻而帝蒙尘于平阳。

元帝太兴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虚、危，没翼、轸。占曰：“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翼、轸，荆州之分野。”太宁二年，王敦杀譙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泉夷，枉矢触翼之应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甕，长百余丈，青赤色，从西方来，尾分为百余岐，或散。时王敦之乱，百姓流亡之应也。

成帝咸康三年元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娄北。案占：“为饥，五谷不藏。”是月，大旱，饥。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人太微。占曰：“大人当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从辰巳上，东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间，盖燕分也。案占：“为营首。营首之下，流血滂沱。”是时，慕容俊僭称大燕，攻伐无已。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织女，没造父，有声如雷。占曰：“燕齐有兵，百姓流亡。”其年十二月，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奔散，河津隔绝。慕容恪攻齐。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见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声如雷。明年，遣使免袁真为庶人。桓温在寿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于苻坚。温破苻坚军。六年，寿春城陷。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东南经翼、轸，声如雷。占曰：“楚地有兵，军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坚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伐竟陵，桓石虔击大破之，生擒震，斩首七千，获生口万人。声如雷，将帅怒之象也。十三年闰月戊辰，天狗东北下，有声。占曰：“有大战，流血。”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伪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太山，向钦之击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众多西行，经牵牛、虚、危、天津、阁道，贯太微、紫宫。占曰：“星庶人类，众多西行，众将西流之象。经天子庭，主弱臣强，诸侯兵不制。”其年五月，孙恩侵吴郡，杀内史。六月，至京口。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刘裕追破之。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以东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万计。十月，桓玄遣将击刘轨，破走之。轨奔青州。

#### 云气

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气亘天，砰隐有声。二年十月丁丑，赤气见北方，东西竟天。占曰：“并为大兵。砰隐有声，怒之象也。”是后，四海云扰，九服交兵。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气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见五日乃灭。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毒流天下。

怀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有白气如带，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贯参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马越收繆胤等。又，三方云扰，攻战不休。五年三月，司马越死于宁平城，石勒攻破其众，死者十余万人。六月，京都焚灭，帝如虜庭。

愍帝建兴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气曜于西北。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之党于石城，战败。

## 志第四

### 地理上

昔者元胎无象，太素流形，对越在天，以为元首，则《记》所谓冬居营窟，夏居橧巢，饮血茹毛，未有麻丝者也。及燧人钻火，庖牺出震，风宗下武，炎胤昌基，画野无闻，其归一揆。黄帝则东海南江，登空蹑岱，至于昆峰振辔，崆山防道，存诸汗竹，不可厚诬。高阳任地依神，帝誉顺天行义。东逾蟠木，西济流沙，北至幽陵，南抚交趾，日月所经，舟车所至，莫匪王臣，不逾兹域。帝尧时，禹平水土，以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弥劭，表提类而分区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创并部之名，燕齐起幽营之号，则《书》所谓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尧，殷因无所损益。周武克商，自丰徂镐。至成王时，改作《禹贡》，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并。职方掌天下之士，以周厥利；保章辩九州之野，皆有分星。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惩{义心}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碭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鄣、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

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也。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他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西带，皆临大海。汉祖龙兴，革秦之弊，分内史为三部，更置郡国二十有三，桂阳、江夏、豫章、河内、魏郡、东海、楚国、平原、梁国、定襄、泰山、汝南、淮阳、千乘、东莱、燕国、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广汉、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内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为京兆、冯翊、扶风是为三辅也。文增厥九，广平、城阳、淄川、济南、胶西、胶东、河间、庐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济北、济阴、山阳、北海也。宣改济北曰东平。武帝开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嵩、沈黎、汶山、犍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农、临淮、西河、朔方、酒泉、陈留、安定、天水、玄菟、乐浪、广陵、敦煌、武威、张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国七十有一，与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复夏旧号，南置交址，北有朔方，凡为十三部。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址、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岁，在雕秣之辰，郡国萧条，并省者八。城阳、淄川、高密、胶东、六安、真定、泗水、广阳。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复为刺史，员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吴郡。和顺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济北、广阳，顺改淮阳为陈，改楚为彭城，济东为东平，临淮为下邳，千乘为六安，信都为安平，天水为汉阳。省朔方刺史，

合之于司隶，凡十三部，其与西汉不同者，司隶校尉部郡治河南，朔方隶于并部。而郡国百有八焉。省前汉八，分置五，改旧名七，因旧九十六，少前汉三也。桓灵颇增于前，复置六郡。桓，高阳、高凉、博陵；灵，南安、鄱阳、庐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宁版荡，关洛荒芜，所置者十二，新兴、乐平、西平、新平、略阳、阴平、带方、譙、乐陵、章武、南乡、襄阳。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渔阳、庐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阳平、弋阳、魏兴、新城、义阳、安丰。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阳也。得汉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于汉建安之间初置郡九，巴东、巴西、梓潼、江阳、汶山、汉嘉、硃提、宕渠、涪陵。后主增二，云南、兴古。得汉郡者十有一焉。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临川、临海、衡阳、湘东。景，天门、建安、建平、合浦北部。归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兴、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兴、东阳、桂林、荥阳、宜都。得汉郡者十有八焉。

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孙氏，凡增置郡国二十有三，荥阳、上洛、顿丘、临淮、东莞、襄城、汝阴、长广、广宁、昌黎、新野、随郡、阴平、义阳、毗陵、宣城、南康、晋安、宁浦、始平、略阳、乐平、南平。省司隶置司州，别立梁、秦、宁、平四州，仍吴之广州，凡十九州，司、冀、兖、豫、荆、徐、扬、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州。郡国一百七十三，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汉旧九十三，置二十三。以为冠带之国，尽有殷周之土。若乃敦庞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牺农之世，用长黎元，未争疆场。而玉环楛矢，夷裘风驾，南鞞表旆，东风入律，光乎上德，奚远弗臻。然则星象丽天，山河纪地，端掖裁其弘敞，

崑函判其都邑，仰观俯察，万物攸归。是以洛沚咸阳，宛然秦汉，晋滨河西，同知尧禹，于兹新邑，宅是镐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诵者，史官弗之书也。

昔庖牺氏生于成纪，而为天子，都于陈。神农氏都陈，而别营于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穷桑，而迁都曲阜。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号，建都于亳。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万物资生，载昆华而不坠，倾河海而宁泄。考卜惟王，乘飞驻軫，睨 弇山而镌勒，览曾城以为玩。时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东迁，星离豆剖，当涂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余，当八尧之禅，先王桑梓，罄宇来归，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尽弃，永嘉南度，纶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观于浊河而受绿字，寰瀛之内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维，地有四瀆。八纁之外，名为八极。地不足东南，天不足西北。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极之数，自下亦如之。昔黄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案，凡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国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祁、西、燕、齐，在乎兹域。

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昔在帝尧，叶和万邦，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声教，穷竖亥所步，莫不率俾，会群臣于涂山，

执玉帛者万国。于是九州之内，作为五服。天子之国，内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候。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讫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不失旧物。自孔甲之后，以至于桀，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矣。成汤败桀于焦，迁鼎于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宪典。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班，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天子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武王归丰，监于二代，设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余国，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封于齐，表东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大司徒以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调；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小司徒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遗人则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馆，馆有积。遂人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鄣，五鄣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时治致太平，政称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盖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则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强吞弱而众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鲁、邾、郑、宋、纪、卫、西、莒、齐、陈、杞、蔡、邢、郟、晋、薛、许、邓、秦、曹、楚、随、黄、梁、虞、郟、小邾、徐、燕、郟、麋、舒、庸、郟、莱、吴、越、有穷、三苗、瓜州、有虞、东、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郟、芮、魏、

淳于、谷、巴、州、蓼、罗、赖、牟、葛、谭、萧、遂、滑、权、鄆、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郟、厉、项、密、任、须句、颛臾、顿、管、雍、毕、丰、邗、应、蒋、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寻、过、有过、戈、偃阳、郟、铸、豕韦、唐杜、杨、鹵、郟、观、扈、邳、胡、黎、大庭、骀、岐、邾、锺吾、浦姑、昆吾、房、密须、甲父、郟、桐、亳、韩、赵。三十一国尽亡其处，祭、极、荀、贾、貳、軫、绞、于余丘、阳、箕、英氏、毛、聃、莘、偃、封父、仍、有仍、崇、郟、庸、姁、奄、商奄、褒姒、蓐、有缙、阙巩、颯、颯、穷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遂有七王，韩、魏、赵、燕、齐、秦、楚。又有宋、卫、中山，不断如线，如三晋篡夺，亦称孤也。

《司马法》广陈三代，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受耕之，爰自其处。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口。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供车马甲兵士从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旱。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环庐种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于疆场，鸡狗豕无失其时。间有序，乡有庠，序有明教，庠以行礼。司马之法，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令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井四为邑，邑四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区，牛三头。四丘为

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谓乘车之制。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谓诸侯之大者也，谓之千乘之国。天子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二万人，故天子称万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于天下，访周之败，以为处士横议，诸侯寻戈，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焉。汉兴，创艾亡秦孤立而败，于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余邑。于时民罹秦项，户口凋弊，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而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注，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不西至巴蜀，北至云中，西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朝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自文景与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东西九千

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光武中兴，不逾前制，东海王疆以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二十九县，其余称为宠锡者，兼一郡而已。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献帝建安元年拜曹操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魏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侯之庶子为亭伯。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九十万。孙叔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人口二百四十万。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案《禹贡》豫州之地。及汉武帝，初置司隶校尉，所部三辅、三河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北得冀州分河东、河内二郡，东得豫州之弘农、河南二郡，郡

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银印青绶。及光武都洛阳，司隶所部与前汉不异。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晋仍居魏都，乃以三辅还属雍州，分河南立荥阳，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废东郡立顿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隶校尉统之。州统郡一十二，县一百，户四十七万五千七百。

河南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一十一万四千四百。置尹。

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平昌、宣阳、建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司隶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内也。

河南周东都王城郑郛也。

巩周孝王封周桓公孙惠公于巩，号东周，故战国时有东、西周号。芒山、首阳其界也。

河阴 新安函谷关所居。

成皋有关，郑之武牢。

缙氏有刘聚，周大夫刘子邑。有延寿城、仙人祠。

阳城有鄂阪关。此邑是为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阳城山、箕山，许由墓在焉。

新城有延寿关。故戎蛮子之国。

陆浑故蛮子国，楚壮王伐陆浑是也。

梁战国时谓为南梁，别少梁也。

阳翟

荥阳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八，户三万四千。

荥阳地名敖，秦置敖仓者。

京郑太叔段所居。

密故周畿内。

卷有博浪长沙，张良击秦始皇处。

阳武 苑陵 中牟六国时，赵献侯都。

开封宋蓬池在东北，或曰蓬泽。

弘农郡汉置。统县六，户一万四千。

弘农本函谷关。汉武帝迁于新安县。

湖故曰胡，汉武更名湖。

陕故虢国，周分陕东西，二相主之。

宜阳 黽池 华阴华山在县南。

上洛郡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统县三，户万七千。

上洛峽关在县西北。

商秦相卫商鞅邑。

庐氏熊耳山在东，伊水所出。

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

平阳旧尧都。侯国。

杨故杨侯国。

端氏韩、魏。赵既为诸侯，以端氏封晋君也。

永安故霍伯国。霍山在东。

浦子 狐讙 襄陵公国相。

絳邑晋武公自曲沃徙此。

濩泽析城山在西南。

临汾公国相。

北屈壶口山在东南。有南屈，故称北。

皮氏故耿国。

河东郡秦置。统县九，户四万二千五百。

安邑旧舜都。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垣王屋山在东北，沁水所出。汾阳公国相。大阳吴山在西。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后于此猗氏古猗顿城。解有盐池。蒲坂有历山，

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齐居其阳，所谓首阳山。河北汲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六，户三万七千。

汲有铜关。朝歌纣所都。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林虑

获嘉故汲新中乡。汉武帝行过时，获吕嘉首，因改名。修武晋所启南阳，秦改名修武。

河内郡汉置。统县九，户五万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州故晋邑。怀平皋邢侯自襄国徙此。

河阳

沁水 轹故周原邑。山阳 温故国也，苏忿生封。

广平郡魏置。统县十五，户三万五千二百。

广平 邯郸秦置为郡。易阳 武安 涉 襄国故邢侯国都。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乡 临水 广年侯相。斥漳平恩

阳平郡魏置。统县七，户五万一千。

元城汉元后生邑。馆陶 清泉 发干 东武阳 阳平 乐平

魏郡汉置。统县八，户四万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长乐 魏 斥丘 安阳 荡阴 内黄黄池在西。黎阳故黎侯国。

顿丘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四，户六千三百。

顿丘 繁阳 阴安 卫

永嘉之后，司州沦没刘聪。聪以洛阳为荆州，及石勒，复以为司州。石季龙又分司州之河南、河东、弘农、荥阳、兖州之陈留、东燕为洛州。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后以弘农人流寓寻阳者侨立为弘农郡。又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郡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县。并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温入洛，复置河南郡，属司州。

兖州。案《禹贡》济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河东曰兖州。”《春秋元命包》云命：“五星流为兖州。兖，瑞也，信也。”又云：“盖取兖水以名焉。”汉武帝置十三州，以旧名为兖州，自此不改。州统郡国八，县五十六，户八万三千三百。

陈留国汉置。统县十，户三万。魏武帝封。

小黄 浚仪有洪沟，汉高祖项羽欲分处。封丘 酸枣乌巢地在东南。济阳 长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雍丘故杞国。尉氏 襄邑 外黄

濮阳国故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统县四，户二万一千。

濮阳古昆吾国。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即而投此水。公国相。廩丘公国相。有羊角城。白马有瓠子堤。鄄城公国相。

济阴郡汉置。统县九，户七千六百。

定陶汉高祖封彭越为梁王，都此。乘氏故侯国。句阳 离狐宛句 己氏 成武有楚丘亭。单父故侯国。城阳舜所渔，尧冢在西。

高平国。故属梁国，晋初分山阳置。统县七，户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钜野鲁获麟所。方与 金乡 湖陆 高平侯国。南平阳侯国。有漆亭。

任城国汉置。统县三，户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国。亢父 樊

东平国汉置。统县七，户六千四百。

须昌 寿张有蚩尤祠。范 无盐 富城 东平陆 刚平

济北国汉置。统县五，户三千五百。

庐扁鹊所生。县西有石门。临邑 东阿 谷城有乌下聚。蛇丘有下灌亭。

泰山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九千三百。

奉高西南有明堂。博有龟山。嬴南武城梁父侯国。有菟裘聚。山茌茌山在东北。新泰故曰平阳。南武阳有颛臾城。莱芜有原山。东牟故牟国。钜平有阳关亭。

惠帝之末，兖州阖境沦没石勒。后石季龙改陈留郡为建昌郡，属洛州。是时遗黎南渡，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太山等郡。后改为南兖州，或还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阳。后始割地为境，常居广陵，南与京口对岸。咸康四年，于北谯界立陈留郡。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

豫州。案《禹贡》为荆河之地。《周礼》：“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钩钤星别为豫州。”地界，西自华山，东至于淮，北自济，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为三川、河东、南阳、颍川、碭、泗水、薛七郡。汉改三川为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旧名不改，以河南、河东二郡属司隶，又以南阳属荆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鲁，分梁沛立汝南郡，分颍川立淮阳郡。后汉章帝改淮阳曰陈郡。魏武分沛立谯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阳郡。及武帝受命，又分颍川立襄城都，分汝南立汝阴郡，合陈郡于梁国。州统郡国十，县八十五，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六。

颍川郡秦置。统县九，户二万八千三百。

许昌汉献帝都许。魏禅，徙都洛阳，许宫室武库存焉，改为许昌。长社

颍阴 临颖公国相。鄆 邵陵公国相。鄆陵公国相。新汲  
长平

汝南郡汉置。统县十五，户二万一千五百。

新息 南安阳 安成侯相。慎阳 北宜春 朗陵阳安故江国。有江亭。上蔡 平舆故沈子国。有沈亭。定颖 濯阳 南顿 汝阳 吴房故房子国。西平故柏国。有龙泉，水可用淬刀剑。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统县七，户一万八千。

襄城侯相。有西不羹城。繁昌魏文受禅于此。郟 定陵侯相。父城侯相。昆阳公国相。舞阳宣帝始封此邑。

汝阴郡魏置郡，后废，泰始二年复置。统县八，户八千五百。

汝阴故胡子国。慎故楚邑。原鹿 固始 颍阳 新蔡 宋侯相 褒信

梁国汉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三千。

睢阳春秋时宋都。蒙 虞 下邑有阳山，山有文石。宁陵故葛伯国。谷熟 陈 项 长平 阳夏 武平 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

沛国汉置。统县九，户五千九十六。

相 沛汉高祖所起处。丰 竺邑 符离 杼秋 汶 虹萧 谯郡魏置。统县七，户一千。

谯 城父 鄆 山桑 龙亢 蕲 铎

鲁郡汉置。统县七，户三千五百。

鲁曲阜之地，鲁侯伯禽所居。汶阳 卞 邹有绎山。番故小邾之国。薛奚仲所封。公丘

弋阳郡魏置。统县七，户一万六千七百。

西阳故弦子国。軹 蕲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阳

安丰郡魏置。统县五，户一千二百。

安风 雩娄 安丰侯相。蓼 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阴立新蔡，分梁国立陈郡，分汝南立南顿。永嘉之乱，豫州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

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入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宁康元年，移镇姑孰。孝武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县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又于汉庐江郡之南部置晋熙郡。

冀州。案《禹贡》、《周礼》并为河内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毕散为冀州，分为赵国。”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舜以冀州南北阔大，分卫以西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周人因焉。及汉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旧名焉冀州，历后汉至晋不改。州统郡国十三，县八十三，户三十二万六千。

赵国。汉置。统县九，户四万二千。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公国相。中丘 柏人 平乡 下曲阳 故鼓子国。 郛

钜鹿国秦置。统县二，户一万四十。

黽陶 钜鹿

安平国汉置。统县八，户二万一千。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观津侯相。扶柳 广宗侯国。

经

平原国汉置。统县五。户五万一千。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乐陵国汉置。统县五，户三万三千。

厌次 阳信 漯沃 新乐 乐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汉置。统县十，户四万。

南皮 东光 浮阳 饶安 高城 重合 东安陵 修 广川侯相。

阜城

章武国泰始元年置。统县四，户一万三千。

东平舒 文安 章武 束州

河间国汉置。统县六，户二万七千。

乐城侯相。武垣 鄆侯相。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阳国泰始元年置。统县四，户七千。

博陆 高阳 北新城侯相 蠡吾

博陵郡汉置。统县四，户一万。

安平 饶阳 南深泽 安国

清河国汉置。统县六，户二万二千。

清河 东武城 绎幕侯相。贝丘 灵

中山国汉置。统县八，户三万三千。

卢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阴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二万四千。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阳 恆山在县西北，有坂号飞狐口。蒲

吾

南行唐 灵寿 九门侯相。

惠帝之后，冀州沦没于石勒。勒以太兴二年僭号于襄国，称赵。后为慕容俊所灭，慕容氏又为苻坚所灭。孝武太元八年，坚败，其地入慕容垂。垂僭号于中山，是为后燕。后燕卒灭于魏。

幽州。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言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与六国俱称王。及秦灭燕，以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汉高祖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旧名不改。其后开东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皆属焉。元凤元年，改燕曰广阳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晋不改。幽州统都国七，县三十四，户五万九千二十。

范阳国汉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阳郡。武帝置国，封宣帝弟子绥为王。统县八，户一万一千。

涿 良乡 方城 长乡 遒 故安 范阳 容城侯相。

燕国汉置，孝昭改为广阳郡。统县十，户二万九千。

蓟 安次侯相。昌平 军都有关。广阳 潞 安乐国相。蜀主刘禅封此县公。泉州侯相。雍奴 狐奴

北平郡秦置。统县四，户五千。

徐无 土垠 俊靡 无终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统县二，户四千七十。

沮阳 居庸

广宁郡故属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统县三，户三千九百五十。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四百。

代 广昌 平舒 当城

辽西郡秦置。统县三，户二千八百。

阳乐 肥如 海阳

惠帝之后，幽州没于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俊僭早于蓟，是为前燕。七年，俊移都于鄴。俊死，子 为苻坚所灭。坚败，地复入慕容垂，是为后燕。垂死，宝迁于和龙。

平州。案《禹贡》冀州之域，于周为幽州界，汉属右北平郡。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

一百。

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置郡。统县二，户九百。

昌黎 宾徒

辽东国秦立为郡。汉光武以辽东等属青州，后还幽州。统县八，户五千四百。

襄平东夷校尉所居。汶 居就 乐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乐浪郡汉置。统县六，户三千七百。

朝鲜周封箕子地。屯有 浑弥遂城秦筑长城之所起。镗方 驷望

玄菟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二百。

高句丽 望平 高显

带方郡公孙度置。统县七，户四千九百。

带方 列口 南新 长岑 提奚 含资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为刺史，遂属永嘉之乱，廆为众所推。及其孙俊移都于蓟。其后慕容垂子宝又迁于和龙，自幽州至子庐溥镇以南地入于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镇令支，青州刺史镇新城，并州刺史镇凡城，营州刺史镇宿军，冀州刺史镇肥如。高云以幽、冀二州牧镇肥如，并州刺史镇白狼。后为冯跋所篡，跋僭号于和龙，是为后燕，卒灭于魏。

并州，案《禹贡》盖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北曰并州，其镇曰恆山。《春秋元命包》云：“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恆山为称，而云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汉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旧名不改，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后汉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

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陞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并州统郡国六，县四十五，户五万九千二百。

太原国秦置。统县十三，户一万四千。

晋阳侯相。阳曲 榆次 于离 孟 狼孟 阳邑 大陵 祁平 陶 京陵 中都 邬

上党郡秦置。统县十，户一万三千。

潞 屯留 壶关 长子 兹氏 高都 铜鞮 涅襄垣 武乡

西河国汉置。统县四，户六千三百。

离石 隰城 中阳 介休

乐平郡泰始中置。统县五，户四千三百。

沾 上艾 寿阳 阳 乐平

雁门郡秦置。统县八，户一万二千七百。

广武 崞 枉陶 平城 葭人 繁峙 原平 马邑

新兴郡魏置。统县五，户九千。

九原 定襄云中 广牧 晋昌

惠帝改新兴为晋昌郡。及永兴元年，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镇平阳，幽州刺史镇离石。及刘聪攻陷洛阳，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怀之间，离石县荒废，勒于其处置永石郡，又别置武乡郡。及苻坚、姚兴、赫连勃勃，并州并徙置河东，又姚兴以河东为并、冀二州云。

雍州。案《禹贡》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

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谓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阏也。《周礼》：西曰雍州。盖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于酆镐，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则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国。秦灭，汉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为凉州，其余并属司隶，不统于州。后汉光武都洛阳，关中复置雍州。后罢，复置司隶校尉，统三辅如旧。献帝时又置雍州，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分陇右为秦州，改京兆尹为太守，冯翊、扶风各除左右，仍以三辅属司隶。晋初于长安置雍州，统郡国七，县三十九，户九万九千五百。

京兆郡汉置。统县九，户四万。

长安 杜陵 霸城 蓝田 高陆 万年故栎阳县。新丰阴般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

冯翊郡汉置，名左冯翊。统县八，户七千七百。

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祠临晋水，故名。下邳秦武公伐邾戎，置有上邳，故加下。重泉 频阳秦厉公置，在频水之阳。栗邑 莲芍 郃阳夏阳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风郡汉武帝以为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风。统县六，户二万三千。

池阳汉惠帝置。有豳{山辟}山。郿成国渠首受渭。雍侯相。有五畹、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陈仓

美阳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汉置。统县七，户五千五百。

临泾 朝那 乌氏 都卢 鹑觚 阴密殷时密国。西川北地郡秦置。统县二，户二千六百。

泥阳 富平

始平郡泰始二年置。统县五，户一万八千。

槐里秦曰废丘，汉高帝更名。有黄山宫。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东，古文以为终南。鄠古国，夏启所伐。蒯城

新平郡汉置。统县二，户二千七百。

漆漆水在西。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风国为秦国。徙都。建兴之后，雍州没于刘聪。及刘曜徙都长安，改号曰赵，以秦、凉二州牧镇上邽，朔州牧镇高平，幽州刺史镇北地，并州牧镇蒲坂。石勒克长安，复置雍州。石氏既败，苻健僭据关中，又都长安，是为前秦。于是乃于雍州置司隶校尉，以豫州刺史镇许昌，秦州刺史镇上邽，荆州刺史镇丰阳，洛州刺史镇宜阳，并州刺史镇蒲坂。苻坚时，分司隶为雍州，分京兆为咸阳县，洛州刺史镇陕城。灭燕之后，分幽州置平州，镇龙城，幽州刺史镇蓟城，河州刺史镇枹罕，并州刺史镇晋阳，豫州刺史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雍州刺史镇蒲坂。于是移洛州居丰阳，以许昌置东豫州，以荆州刺史镇襄阳，徐州刺史镇彭城。即而姚萇灭苻氏，是为后秦。及苻子兴克洛阳，以并、冀二州牧镇蒲坂，豫州牧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分司隶领北五郡，置幽州刺史镇安定。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勃勃僭号于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又平刘义真于长安，遣子瓚镇焉，号曰南台。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牧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荆州刺史镇陕，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遥领。初以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鄠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有秦国流人至江南，改堂邑为秦郡，侨立尉氏县属焉。康帝时，庾翼为荆州刺史，迁镇襄阳。其后秦雍流

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襄阳故属荆州。

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秦兴美阳甘泉宫，本匈奴铸金人祭天之处。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浑邪王等居凉州之地。二王后以地降汉，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未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关右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统郡八，县四十六，户三万七百。

金城郡汉置。统县五，户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亶

西平郡汉置。统县四，户四千

西都 临羌 长宁 安夷

武威郡汉置。统县七，户五千九百。

姑臧 宣威 揖次 仓松 显美 骊鞞 番禾

张掖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七百。

永平 临泽汉昭武县，避文帝讳改也。屋兰汉因屋兰名焉。

西郡汉置。统县五，户一千九百。

日勒 删丹 仙提 万岁 兰池一云兰绝池。

酒泉郡汉置。统县九，户四千四百。

福禄 会水 安弥 驛马 乐涇 表氏 延寿 玉门 沙头

敦煌郡汉置。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

昌蒲 敦煌 龙勒 阳关 效谷 广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 新乡 乾齐

西海郡故属张掖，汉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统县一，户二千五百。

居延泽在东南，《尚书》所谓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鄯、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鄯、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及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张茂分武兴、金城、西平、安故为定州。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张祚又以敦煌郡为商州。永兴中，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张玄靓改为祁连郡。张天锡又别置临松郡。天锡降于苻氏，其地寻为吕光所据。吕光都于姑臧后，以郭麀言讖，改昌松为东张掖郡。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

秦州。案《禹贡》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陇右置焉，刺史领护羌校尉，中间暂废。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太康三年，罢秦州，并雍州。七年，复立，镇上邽。统郡六，县二十四，户

三万二千一百。

陇西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

襄武 首阳乌鼠山在东。 临洮 狄道

南安郡汉置。统县三，户四千三百。

獮道 新兴 中陶

天水郡汉武置，孝明改为汉阳，晋复为天水。统县六，户八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 始昌 新阳 显新汉显亲县。 成纪

略阳郡本名广魏，泰始中更名焉。统县四，户九千三百二十。

临渭 平襄 略阳 清水

武都郡汉置。统县五，户三千。

下辨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阴平郡泰始中置。统县二，户三千。

阴平 平广

惠帝分陇西之狄道、临洮、河关，又立洮阳、遂平、武街、始兴、第五、真仇六县，合九县置狄道郡，属秦州。张骏分属凉州，又以狄道县立武始郡。江左分梁为秦，寄居梁州，又立氏池为北秦州。

梁州。案《禹贡》华阳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名焉。《周礼》职方氏以梁并雍。汉不立州名，以其地为益州。及献帝初平六年，以临江县属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分巴郡垫江置巴西郡。刘备据蜀，又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汉、汉昌三县宕渠郡，寻省，以县并属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又分广汉置新都郡。梁

州统郡八，县四十四，户七万六千三百。

汉中郡秦置，统县八，户一万五千。

南郑 蒲池 褒中 沔阳 成固 西乡 黄金 兴道  
梓潼郡蜀置。统县八，户一万二百。

梓潼 涪城 武连 黄安 汉德 晋寿 剑阁 白水  
广汉郡汉置。统县三，户五千一百。

广汉 德阳 五城

新都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四，户二万四千五百。

雒 什方 绵竹 新都

涪陵郡蜀置。统县五，户四千二百。

汉复 涪陵 汉平 汉葭 万宁

巴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三百。

江州 垫江 临江 枳

巴西郡蜀置。统县九，户一万二千。

阆中 西充国 苍溪 岐嶷 南充国 汉昌 宕渠 安汉  
平州

巴东郡汉置。统县三，户六千五百。

鱼复 朐朐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罢新都郡并广汉郡。惠帝复分巴西置宕渠郡，统宕渠、汉昌，宣汉三县，并以新城、魏兴、上庸合四郡以属梁州。寻而梁州郡县没于李特，永嘉中又分属杨茂搜，其晋人流寓于梁益者，仍于二州立南北二阴平郡。及桓温平蜀之后，以巴汉流人立晋昌郡，领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宣汉、宁都、新兴、吉阳、东关、永安十县；又置益昌、晋兴二县，属巴西郡；于德阳界东南置遂宁郡；又于晋寿置剑阁县，属梁州。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寿郡，统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梓潼郡徙居梓潼，罢剑阁县；又别置南汉中郡，分巴西、

梓潼为金山郡。及安帝时，又立新巴、汶阳二郡，又有北新巴、华阳、南阴平、北阴平四郡，其后又立巴渠、怀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怀汉、新兴、安康等十郡。

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厄也。”言其所在之地险厄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灭蜀，置郡，以张若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始此也。及后汉，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诸道置蜀、广汉、犍为三郡属国都尉，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献帝初平元年，刘璋分巴郡立永宁郡。建安六年，改永宁为巴东，以巴郡为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刘备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为巴东郡，巴西郡为巴郡，又分广汉立梓潼郡，分犍为立江阳郡，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以犍为属国为硃提郡。刘禅建兴二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分建宁永昌立云南郡，分建宁柯立兴古郡，分广汉立东广汉郡。魏景元中，蜀平，省东广汉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益州统郡八，县四十四，户十四万九千三百。

蜀郡秦置。统县六，户五万。

成都 广都 繁 江原 临邛 郫

犍为郡汉置。统县五，户一万。

武阳 南安 犍道 资中 牛鞞

汶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一万六千。

汶山 升迁 都安 广阳 兴乐 平康 蚕陵 广柔

汉嘉郡蜀置。统县四，户一万三千。

汉嘉 徙阳 严道 旄牛

江阳郡蜀置。统县三，户三千一百。

江阳 符 汉安

硃提郡蜀置。统县五，户二千六百。

硃提 南广 汉阳 南秦 堂狼

越巂郡汉置。统县五，户五万三千四百。

会无 邛都 卑水 定笮 台登

牂柯郡汉置。统县八，户一千二百。

万寿 且兰 谈指 夜郎 毋敛 并渠 警 平夷

惠帝之后，李特僭号于蜀，称汉，益州郡县皆没于特。李雄又分汉嘉、蜀二郡立沈黎、汉原二郡。是时益州郡县虽没李氏，江左并遥置之。桓温灭蜀，其地复为晋有，省汉原、沈黎而立南阴平、晋原、宁蜀、始宁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复没于苻氏。太元八年，复为晋有。隆安二年，又立晋熙、遂宁、晋宁三郡云。

宁州。于汉魏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广，分益州之建宁、兴古、云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户八万三千。

云南郡蜀置。统县九，户九千二百。

云平 云南 柁栋 青蛉 姑复 邪龙 榆 遂久 永宁

兴古郡蜀置。统县十一，户六千二百。

律高 句町 宛温 漏卧 毋掇 贲古 滕休 鐔封 汉兴 进乘  
都箴

建宁郡蜀置。统县十七，户二万九千。

味 昆泽 存 邑 新定 谈槁 毋单 同濑 漏江 牧麻 谷昌  
连然 秦臧 双柏

俞元 修云 泠丘 滇池

永昌郡汉置。统县八，户三万八千。

不韦 永寿 比苏 雍乡 南涪 嵩唐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太安二年，惠帝复置宁州，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晋宁，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时其地再为李特所有。其后李寿分宁州兴古、永昌、云南、硃提、越嵩、河阳六郡为汉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硃提、越嵩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罢并宁州。以越嵩还属益州，省永昌郡焉。